

喜 間

外省生活之場景

葛蘭·德歐·琴妮

巴爾扎克著
高名凱譯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葛 蘭 德 · 歐 琴 妮

作 者 巴 爾 扎 克

譯 者 高 名 凱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總 經 售 處 雲 海 聯 合 發 行 所

雲 海 燕 益

上 海 山 陰 路 恆 豐 里 七 七 號

★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巴爾扎克著
高名凱譯

十九世紀法國巨匠巴爾扎克，被稱爲文壇的拿破崙，所著「人間喜劇」，全書共五十多部，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下列各作，即將陸續出版。各書均附名貴插圖多幅。

獨身者三部曲：

杜爾的教士

一五〇元

畢愛麗黛

一五〇元

打水姑娘

幻滅三部曲：

兩詩人

外省偉人在巴黎

發明家的苦惱

* * *

葛蘭德·歐琴尼

幽谷百合

米露埃·兩兒胥

820(52)

7715₄₄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葛
蘭
德
·
歐
琴
妮

巴 爾 扎 克 著
高 名 凱 譯

獻給·瑪利亞

您的塑像是這本書的最美麗的飾物。爲着光耀家庭起見，但望您的名字在這裏要和一條不知從那一棵樹上攀折下來的黃楊聖樹枝一樣，不過這枝黃楊樹一定是由宗教加以聖化的，是由信虔的手使其常青的。

得·巴爾扎克

第一章 鄉紳的姿態

外省的一些城市，有許多房子，他的外觀可以使人生出憂愁的感覺，就好像是最蒼黑的修道院，最荒涼的野地或最悲慘的殘墟一樣。也許這些房子是和修道院的寂寞，野地的荒蕪，和殘墟的遺骸一樣，那裏的生活和動態是清靜得可以使一個外來的人以為是沒有人煙的地方，除非他忽然碰到一個在十字窗的欄杆上因為聽到陌生的步履，窺望外探視的半道士式的面孔所發出的慘白冷酷的眼光。

這些憂愁的輪廓就表現在蘇穆爾城的一個住宅的姿態裏，這住宅就坐落在城市高處通到別宮的一條崎嶇街道的盡頭。這一條現在很少人光降的街道，夏天熱，冬天冷，有些地方很黑，然而因為他那鋪石小路所發出的清脆的響音，因為他那狹小而蜿蜒的小徑，因為這古城所給他留下而屬於堡壘範圍之內的那些冷清清的房子，他是很可能值得注意的。

那些經過三世紀之久的建築，雖然是用木料構造的，卻仍然是很結實的，而且在各方面看來，都是蘇穆爾

所以能够引起好古家和藝術家的注意的元素。當人們走過這些房屋前面的時候，人們很難對於那些帶有奇形怪狀修飾的大塊厚木板不加以讚賞，這些厚木板常常刻有黑色隱起雕，蓋在大部分房屋的地面樓上。

這裏，許多橫斷的木塊都蓋上一層青石色，而在脆弱的屋牆上都畫成許多藍線條，牆的上端接着是一個被年紀所疊成柱形的屋頂，他那腐爛的蓋板卻被雨水和太陽輪流的使他變成絞曲的形狀。那裏有破損而變黑的窗戶欄杆，欄杆的細紋的雕刻，必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看得見，拿來和棕色土鏽比，似乎還要輕脆；這些窗戶欄杆上就投出了窮女工所種植的丁香花和薔薇。更遠一點，就是飾有大釘的門戶，在那裏，我們的祖宗曾用他們的天才留下一一些自用的楔形文字的痕跡，然而這些文字的意義是再也找不出來的。說不定是一個新教徒在那裏表徵他的信仰，說不定是一個神聖同盟會員在那裏漫罵亨利四世。有些鄉紳就在那裏刻上了表示他在服務市邑時所得到的貴族爵位的標幟，來象徵被人所忘卻的邑吏任內所有的光榮。這裏是整個的法蘭西歷史。一面油灰牆在表顯工匠的匏削器的神妙，在這牆所屬的傾頹的房屋旁邊立有一所紳士的公館，這公館的石門穹窿上還可以看出紳士的勳章的遺跡，是一七八九年之後震動全國的幾次革命所摧殘的。

在這一條街道中，做買賣的地面樓既不是小舖子，也不是大商店，中世紀的朋友們還可以在那裏找到我們的祖宗那樣簡陋的工資制度。這些矮房子沒有門面，沒有貨品陳列櫥，沒有玻璃櫃，他們很深，很黑，沒有任何外面或內部的裝飾。他們的門是兩頭整個打開的，粗加裝鐵，上部向內捲疊，下部裝有一個用發條打響的鈴，不

斷來往的打空氣和陽光有的是從門頂，有的是從穹窿，木板，窗欄杆一般高的小牆之間的空隙處透進這潮溼的洞穴；這牆上嵌有結實的遮隱板，用釘有圓頭螺絲釘的鐵杆，早晨把他打開，晚上回關。這牆的作用就是在於展放商人的貨品。這裏絲毫也沒有詭計。隨着不同的商業性質，標本是兩三包鹽和鯊魚，幾包遮頭布，繩索，懸在板上椽間的黃銅，沿着牆上的圍籠，或棚層上的幾塊毛布。

請你走進去，你就可以看見一個乾淨的女郎，她是很年輕，很美麗的，圍上白色的圍頭巾，紅紅的臂膀，她就要放下她的編織物去叫喚她的父親或母親，這父親或母親就要來給你售賣你所要的東西，冷淡的，和悅的，傲慢的，都隨着他的性格如何而定，有的時候只為兩分錢，有的時候則為兩萬佛郎的貨品。

你可以看見一個木商坐在他的門邊，一面轉動他的拇指，一面跟一位隣居談天；表面上看來，他只有一些鑽成空洞用來倒置曬乾瓶蓋的壞木板和兩三捆板條，但是在港裏，他的工場卻能够供應全安如省的補匠；他能够從一塊木板裏看到：如果收成好的話，可以得到多少噸的收穫，一線陽光可以促成豐收，一場惡雨可以毀壞收穫；只在一天之中，大桶的價格是值得十一佛郎或是落到六磅。

在這地帶，就好像是在杜爾蘭一樣，商業的生活是由氣候的更變來統制的。種葡萄的人，房東，賣木頭的商人，補匠，旅館主人，航海家，一切的人都在等待着太陽光的降臨，夜裏他們戰慄的躺臥在床上，唯恐第二天早晨有人告訴他夜裏凍了冰；他們畏懼風雨，畏懼溼旱，希望能够如願而有水，有熱，有雲彩。在天時和地利之間永遠

存在着一個對立的鬭爭。晴雨表輪流的使人們發愁，解悶和快樂。

從這一條街道（即古代的蘇穆爾大街）的一端到另一盡頭，每一個門上都貼着這些字：『這是黃金的天氣！』每一個人也都對他的隣居說：『天下錢了！』因為他們知道太陽的光彩和適當的雨水要給他們帶來什麼東西。好季節的星期六中午，你怎麼樣也不能夠從這些正直的小工業家手裏買到一分錢的貨色。每一個入都有他的葡萄，他的籬園，他們都到鄉間去住兩天。在那裏，也是料想得到的事，商人的買賣和利潤，十二分之十都是在不斷的利用娛樂的交際，觀察，解說和偵探來進行的。一個主婦沒有聽見隣居問她丈夫鸚鵡是不是養得爛熟之前絕不購買。一個少女在窗前探頭的時候，沒有不被一羣閒人看見的。所以在那裏，一切的事情都瞞不過人家，就是這些跑不進去的黑黢黢冷清清的房屋也一點兒不神祕。

他們差不多都是生活在大空當中：每一個家庭都是坐在門邊，在那裏吃飯，在那裏吵架。沒有一個在街上走的人不被人們所研究。同樣的，以前的時候，一個來到外省市鎮的客人都在家家門前受到人們的戲弄。因此就產生了許多好聽的故事，因此，安幾爾的居民就有「話匣子」的綽號，因為他們特長於都市的嘲笑。

這古城的老邸廈就建立在這條街道的高處，以前是地方的紳士所居住的。這篇故事所要敘述的那座滿充斥着憂愁色調的房子就正好是這些邸廈之中的一個，這是一世紀以前所傳下來的值得敬重的遺留；在那個時代，一切的東西和人物都賦有簡樸的性格，這性格是一天天的消失在法蘭西的風俗習慣之中了。

這蜿蜒如畫的道路，他的極小部分都可以引起人們的記憶，都可以令人墮入一種機械的夢幻；當您沿着這條道路走之後，您就可以看見一團越加深刻化的黑暗，中間就隱着葛蘭德先生的宅門。

葛蘭德先生在蘇穆爾享有盛名，這原因和結果是一般多少，沒有在外省生活過的人所不能夠完全瞭解的。葛蘭德先生（一部分人管他叫做葛蘭德伯，可是這些老頭子的數目已經大形減少了）在一七八九年是一個舒服的木桶匠，他會念書，會寫字，會算帳。當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在蘇穆爾地區公賣教區的財產時，這位木桶匠有四十歲的年紀，剛剛娶了一位木板商人的女兒。葛蘭德帶着他的動產和嫁資二千路易（註）的金子跑到縣城去，利用了他岳父所給他的二百雙路易，賄賂了監視拍賣國有財產的一個兇猛的共和黨人；差不多不用一個子兒就很合法的，至少是很正當的，得到了這地區內最優良的葡萄園，一所老舊的修道院和一些分租的田地。

蘇穆爾的居民並沒有多大的革命性。葛蘭德伯卻變成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共和黨人，一個愛國者，醉心於新思潮，然而這位木桶匠在種植葡萄方面卻是非常質樸的。他被委派為蘇穆爾地區行政委員會的委員，他的撫慰工作也可以從政治和商業兩方面感覺出來。在政治方面，他保護了解除爵位的貴族，用他的全力阻止拍

註：法國幣名，因其上刻有路易圖像，故名。

實移殖外省的貴族的財產。在商業方面，他供給共和政府的軍隊一兩千瓶的白酒，換得一個婦女團體留着用爲最後之用的超越的草場作爲他的報酬。

在總裁時代，這位好好先生葛蘭德變成了市長，他很细心的管理，更謹慎的收穫葡萄。在帝國時代，他仍舊變爲葛蘭德先生。拿破崙不喜歡共和黨人，他派了一個大地主，一個貴族，一個後來的帝國男爵來代替葛蘭德先生，因爲葛蘭德先生曾經戴過紅色的頭巾（註）葛蘭德先生一點兒也沒有歉意的離開了幸運的市政府。他曾經爲全城的利益建築了許多極好的道路，可以通達到他所有的地產的所在地。自從他分門別類他所有的不同的園圃和葡萄田之後，謝謝他一貫的小心，他就變成了地方的頭領，這是當時用來指示能够生產上等葡萄酒的葡萄種植家的一個普通的術語。他到底能够請求到光榮騎士的勳章。

這椿事發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時候葛蘭德先生年紀五十七歲，他的妻子大約三十六歲。他們正當的愛情所生的結晶，一位獨生的女兒，正好十歲。大約是上帝有意的要安慰他在官場的失意，這一年他卻接連的承繼了葛蘭德夫人的母親拉高丁尼夫人（外姓拉柏爾特里爾）這死者的父親老拉柏爾特里爾先生，和外祖母莊特葉夫人的財產；三份繼承的數目卻沒有人知道。這三位老年人的慳吝是很動人的，他們在長時間之中堆

註：革命黨人所戴的頭巾。

積着他們的金錢，留着偷偷的思念。老拉柏爾特里爾先生管存款叫做浪費，因為他在端詳黃金的光彩上可以得到比利息更大的益處。所以，蘇穆爾城的居民只好從陽光照耀下的產業所得到的收入來猜測他的財富。葛蘭德先生因此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貴族銜頭，是我們有平等奇癖的人所永遠去不掉的，他變成了全地區「最多額的納稅者。」他種植了一百畝的葡萄，好年頭可以出產七八百大桶的葡萄酒。他有十三個佃田，一所老舊的修道院，在那兒，爲着經濟起見，他就給各十字窗，各穹窿，各花玻璃窗建上了圍牆去保護他們；他又有二十七塊草場，在那兒他就在一七九三年錯雜的增種了三千棵白楊樹；還有他所住的房子也是屬於他自己的。

這些所說的都是看得見的家產。至於他的資金，卻只有兩個人能夠粗略的猜測他的數目：一位是古慮曹先生，替葛蘭德先生放高利貸的法律公證人；另一位是國拉桑先生，蘇穆爾最富有的銀行家，因爲生利起見，這位葡萄種植人不得不爲着方便而祕密的和他合作。雖然老古慮曹和國拉桑先生行事極乎謹慎，產生了他們在省中的信用和他們的家財，然而他們卻公開的對葛蘭德先生表露最大的敬畏，所以一般的觀察家也可以從他們對於他的詔諛來估計前任市長所有的資金的數量。蘇穆爾城中沒有一個人不相信葛蘭德先生有一個特殊的寶庫，一個滿充路易的隱穴，每天夜裏看到一大堆黃金時，他就有一個不能去掉的愉快。貪小利的人看到這位好好先生的眼光，對此就有一種確信的情緒，好像黃色的金屬品曾經從這眼光裏傳出他的顏色一樣。一個善於利用資金生大利的人，他的眼光就和愛好逸樂的人，賭鬼或侍臣的眼光一樣，必定能夠養成某些

說不出名字的習慣，偷看，貪婪，神祕的動作，是逃不出同道的眼睛的。這祕密的語言就在某種情形之下形成了同嗜的祕密會社。

葛蘭德先生因此就引起了人們的尊敬；這也是他所應得的，因為他從來沒有短過任何人的債務，因為他這麼一個老木桶匠，老葡萄種植人能夠和天文學家一樣準確的揣測什麼時候必須製造一千個或五百個大桶；他沒有錯過任何的投機機會，當木桶的售價比較收成的糧食還要昂貴的時候，他總有木桶出售；他能夠把他所收穫的葡萄藏在倉庫裏，等到每桶價值二百佛郎的時候才來脫售，然而小地主們卻只好用五路易的市價來售賣他們的葡萄。他那著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穫是很聰明的收藏着，很慢的售出，給他帶來了二十四萬磅的利息。從理財的觀點來說，他就好像是一個猛虎和一個蟒蛇；他知道如何臥倒，如何盤曲，如何長對着他的犧牲物而跳躍上去；然後他就打開他的錢包，盡吞金錢，安靜的躺下，就好像正在消化，懶洋洋，冷冰冰，而有步驟的長蛇。

沒有一個人看見他走過的時候不會生起羨慕而雜有尊敬和恐怖的情緒。蘇穆爾的每一個人，難道沒有感覺到印有他的鐵爪痕跡的瘡傷嗎？從這一個人手中，管家古慮曹曾經用過一筆必要的款項買過一塊地，然而卻只是百分之十二；從那一個人身上，阿拉桑先生曾經給他支付過款項，然而卻預先扣去了可怕的高利。沒有一日沒有人談到葛蘭德先生，也許是在市場上，也許是在城中夜會的對話中。有一部分人而且認為老葡萄

種植人的家財是愛國者可以自傲的地方。同樣的，沒有一個商人，沒有一個旅館主人不用滿意的神色對外來的客人說：

『先生，我們這兒有兩三家百萬富翁；但是葛蘭德先生卻連自己的家財有多少都不知道！』

一八一六年，蘇穆爾最能幹的會計師曾估計過這位好好先生土地產業的價值，認為將近四百萬；然而平均來說，自從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之間，每年都從他的土地中獲到十萬佛郎的利潤，算起來，他所有的金錢的總數和他的不動產的總數大約是相等的。於是，在打牌或者討論葡萄之後，談到葛蘭德先生的時候，能幹的人們就說：

『葛蘭德伯嗎……葛蘭德伯總得有五六百萬。』

『你比我本事還要大，我從來就不知道這總數。』如果古盧曹先生或國拉桑先生聽到這句話時，他總這樣的回答。

某一個巴黎人談到許多羅特棄德（註）或拉非特先生，蘇穆爾的人們就問他到底這些人是不是和葛蘭德先生一樣的富有。如果這個巴黎人笑着用傲慢的肯定的答案來回覆的話，他們就搖着頭，帶着懷疑的神色，

註：首戶的意思。

彼此互相瞧一眼。

這麼樣的大家財就像是黃金造成的大衣，蓋住了這個人的一切行爲。如果當初他的生活中有某種特點曾經引起人們的訕笑和諷譏的話，這諷譏和訕笑也是徒費精力的。就是在極小的行動上，葛蘭德先生也自有對他所判斷的事物的權威。他所說的話，他所穿的衣服，他的姿勢，眼睛的一瞬，都變成了全地區的榜樣，這地區的每一個人都把他和博物學家研究動物本能的效果一樣的研究之後，居然也能够認識他極輕微的動作之中所有的深幽的智慧和。

「這個冬天要大冷罷！」人家這樣說，「葛蘭德伯已經穿上皮手套了：應該收穫葡萄去。」——葛蘭德伯拿了很多的木板，今年一定有葡萄酒。」

葛蘭德先生向來沒有買過肉，也沒有買過麵包。他的佃戶每星期都給他帶來充分的閣雞，小雞，雞蛋，牛油和繳還田租的麥子。他有一個磨房，租用這磨房的人，除了按契約付租之外，還要來向他要去一些穀實，給他帶來麩皮和麵粉。他惟一的女僕，大拿囊，雖然年紀不輕，每星期六卻都得親身造出全家用的麵包。葛蘭德先生自己也和租他田地的種菜人商量供給他菜蔬。至於菓子呢，他收成得多着呢，還得拿一部分送到市場去賣。生火用的柴是從園籬中斫下的，或是從半腐爛的老叢林中收集的，是他從田陌上拔起來的，他的佃戶們就替他把柴塊運到城裏來，很高興的給他安置在堆柴的地方，接受了他的謝意。

照人們所知道的，他的惟一費用就是聖餐，妻子和女兒的化妝品，付給禮拜堂的椅子費，燈費，大拿囊的水，鍋罐的鍍錫費，財產的上稅，房屋修理費和開採的費用。他有六百畝森林，是新近才買到的，他就請了一位隣居看林子，答應給他一些津貼。只自這一次買到森林之後，他才吃野味。這個人的舉止非常簡單。他很少說話，平常只用破碎的小句子來表達他的思想，用低弱的聲調來說話。大革命是他被人注目的時代，自此之後，當這位好好先生要作長篇的演講或辯論，他總是很吃力的口吃。這口吃，這沒有倫次的談論，一大篇莫明其妙的語詞，條理的缺乏，這些都是不良教育的結果，可以用上面所說和下面將要敘述的事體來解釋。另外，和代數的方程式一樣正確的有四句話，是他在日常生活和商業中常常用來收斂或解決一切難題所用的：『我不知道。』『我不會。』『我不要。』『以後再看罷。』

他回來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他從沒有寫過什麼。

據說他是很冷淡的聽人說話的，下頷套在右手掌中，把右肘支撐在左手的背面，他很堅決的構成許多意見，絕不反悔。就是爲着極小的買賣，他也是大加長思的。如果在一個聰明的會談中，他的對手發現了他的祕密的野心，以爲能够抓得住他，他就回答說：

「不是問我太太，我一點兒也決定了。」

他已經把他的妻子逼成一個完全的奴隸，然而事實上，她卻是他最合式的盾牌。他向來不串門，不想接客，

也不想請客，他從來不作聲，似乎要節省一切，甚至於不肯作任何的動作。因為經常的尊敬產業，他也一點兒不在他人家中攪亂。

可是，不管他的聲調如何的輕柔，不管他的態度怎樣的矜持，這位木桶匠的語言和習慣是很刺人的，特別當他在家的時候，因為他在家裏沒有在外頭那樣的約束自己。

從體格來說，他是五尺高，短胖而帶四角形的人，腿肚有十二寸的圓周，多節的膝蓋骨，寬闊的肩膀；他的臉孔是圓圓而帶茶褐色的，面上顯出小痘斑；他的頷部是直的，他的嘴唇沒有任何的曲線，他的牙齒是潔白的；他的眼睛有一種幽靜而貪婪的印象，就好像毒蛇的眼睛一般；他那滿充着橫紋的額頭也少不了顯著的隆起；他那灰黃而斑白的頭髮，那些不知道給葛蘭德先生開玩笑的嚴肅的年青人管他叫做銀色和金色。他那粗大的鼻尖支撐着一個紋皺皺的肉瘤，一般粗人說他是滿充着狡猾，這並不是胡說八道。這個外表可以告訴人家一種帶有危險性的細膩，一種冷酷的誠實，一種慣於聚精會神而想在慳吝中追求愉快的人的個人主義。惟一讓他覺得真正是件東西的就是他的女兒歐琴妮，他的惟一的繼承者。此外，舉止，容貌，動作，這一切都可以證明他對自己的自信，因為在一切的事業中，他總是成功的。所以，雖然從表面上看來他是個好說話的和藹的人，事實上葛蘭德先生卻有一個鐵的性格。

他總是一樣的穿法，今日看見他怎麼穿的人也就可以看出他在一七九一年是怎麼穿的。他的大厚鞋是

用皮帶打結的，無論什麼時候，他總穿着長絨的襪子，一條帶有銀鈕子的棕色粗布短褲，一件帶有黃褐相間的條紋而釘有一排正直鈕子的絲絨背心，一身寬大而有褶的上衣，一條黑色的領帶和一頂瓜哥兒（註）他的手套就和憲兵所用的手套一樣的堅固，已經用了二十個月，爲着保持這手套的潔淨起見，他總是很有計畫的把他放在帽緣，放在這一定的地位。

蘇穆爾城的居民對於這個人物，除此之外的，也就知道了。

只有六個人有資格來到這所房子。頭三個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古慮曹先生的姪兒。這位年青人，自從就任蘇穆爾地方法院院長的職務後，就把「彭風」這個名字加在「古慮曹」這個名字上面，並且極力想方法要使「彭風」這個名字戰勝「古慮曹」。在他簽名的時候，他已經寫上了「彭風·古慮曹」。不小心的訴訟人，如果叫他做「古慮曹先生」的話，馬上就要遭到他的當堂聲斥。這位長官保護那些叫他做「院長先生」的人，然而卻格外寵愛那些叫他做「彭風先生」的詭諛者，並且對他們發出甜蜜的微笑。這位院長先生年正三十三歲，他佔有彭風這塊領地，可以收到七千磅的地租；他等着要繼承那位當法律公證人的叔父和另外一位杜爾城聖馬爾丁教區的叔父古慮曹教士的財產；這兩位叔父都是很富裕的。這三位古慮曹在一大羣

註：原文 Quaker 係指瓜哥兒派宗教信徒而言。此派信徒常戴長帽。

從兄弟，表兄弟，從姊妹，表姊妹的支持之下，再和城中二十大家庭相聯合，結成了一個黨派，就好像古時代佛羅蘭斯城的梅迪西斯家一樣；而且也像梅迪西斯衆兄弟一樣，諸位古慮曹也有他們的巴赤。

國拉桑夫人是一個年紀二十三歲的兒子的母親，她很殷勤的和葛蘭德夫人打交道，希望能夠使她親愛的阿寶甫和歐琴妮結婚。銀行家國拉桑先生很費些力量，設法給他的妻子許多活動的方便；他不斷的給這位老守財虜做些秘密的服務，並且總是來得適合其時。這三位國拉桑也有他們的同黨，他們的從表兄弟，從表姊妹，他們的忠實的同盟。

在古慮曹黨方面，家庭的外交總長（註）是古慮曹教士，他受了他那當法律公證人的兄弟的支持，曾經拚命的爭過財產，而且想保留財富，繼承給他的姪兒，這位地方法院院長。

這種爲葛蘭德·歐琴妮的婚姻而引起的古慮曹和國拉桑二家的暗鬪就激動了蘇穆爾城各社會的注目。

葛蘭德小姐要嫁給院長先生呢，還是國拉桑家的阿寶甫先生呢？

註：原文 le Talleyrand de la famille「一家之Talleyrand 達利蘭。」達氏係法國之著名外交家。

對於這個問題，有些人的答案認爲葛蘭德先生並不把他的女兒嫁給二者之中的任何一個。他們說：這位利慾癡心的老木桶匠是要找一個法蘭西的世卿來當女婿的，三萬磅的租金就可以使他接受葛蘭德先生已往，現在和將來所有的一切的木桶。

另外一部分人就回答說：國拉桑先生夫婦都是貴族，非常的富裕，阿贊甫是一個非常可愛的騎士，除非在他囊中有一個教皇的姪兒之外，這麼合式的結褵應當可以滿足一位不大相干的人，全蘇穆爾城的人都看見過這個人手中曾經拿過桶匠用的鐵斧，曾經戴過紅色的頭巾。感覺最敏捷的人就看出彭風·古慮曹先生無時無刻不到這公館，然而他的對頭卻只在星期日才受到主人的接見。這邊一堆人認爲國拉桑夫人和葛蘭德家中的女流打得比古慮曹兄弟們來得火熾，她總能够露出一些話頭，使其早晚成功。那邊一堆人就回答說：古慮曹教士是世界上最婉轉的一個人，夫人對和尙，正是勢均力敵。

「他們是頭對頭，手對手，」一個聰明的蘇穆爾人這樣說。

最有閱歷的本地老年人就認爲葛蘭德夫婦太聰明，他們不會把家產讓給外人，蘇穆爾的葛蘭德·歐琴妮要嫁給富有的葡萄酒批發商人巴黎的葛蘭德先生的兒子（註）對於這種說法，古慮曹和國拉桑兩派的人

註：歐俗堂兄弟和堂姊妹可以結婚，可以講愛情。

就回答說：

「先說兩個弟兄三十年只見到兩次面。再說，巴黎的葛蘭德先生對於他的兒子抱有極大的野心。他是區長，議員，國防軍的聯隊長，商業法庭的審判員；他已經放棄了蘇穆爾的葛蘭德，並且想要用拿破崙的恩典和一個公爵的家庭結褵。」

我們不必說這位女繼承人，在十法里範圍之內人們到處都在談論她，甚至於在公共的車中，包括從安魏爾到布羅瓦的一段路。

一八一一年年初，古盧曹派顯然比國拉桑派來得成功。年輕的福羅瓦風侯爵因為虧空不得不變賣價值三百萬的福羅瓦風地區的領土，這一塊地有一個花園，一個偉大的宮邸，一些田園，河流，池沼，森林，都是很惹人注意的。古盧曹管家，古盧曹院長，古盧曹教士有同黨的援助，居然能夠阻止細裁零賣。這位法律公證人就和那位年輕人定立了一項好買賣，勸告他說：沒有零賣之前恐怕已經有了無數的訴訟，和買主相周旋；不如賣給葛蘭德先生，因為葛蘭德先生出得起這價錢，而且能夠用現款交易。於是，這美麗的福羅瓦風侯爵領地就送到葛蘭德先生的口裏，葛蘭德先生也就在全蘇穆爾城的驚愕之下，結辦手續，交付錢款。這一件事也就傳遍了全南特和奧黎昂。

剛好有一輛小車回去，葛蘭德先生就利用這機會去看他的新宮。在他向他的房產投射一道主人的警視

之後他又回到蘇穆爾來了，他確信這一次的投資可以得到五分行息，現在他有一個偉大的思想，就是要把他的一切財產都和福羅瓦風侯爵領地合併擴張起來。隨後，爲着從新補充他那幾乎空空如也的寶庫起見，他決定把一切的樹木，森林盡行斫伐，再把草場上的白楊樹砍掉賣。

現在就很容易懂得「葛蘭德公館」這句話的價值了。這所公館是慘白的，清冷的，寂靜的，位在城市的高處，懸在堡壘的殘餘之中。構成門洞的兩棵柱子和穹窿，就和房子一樣也是用軟白石砌成的，這是羅瓦爾河岸所出產的特殊的白色石，性質極軟，平均好容易能够經歷二百年的時間。門洞的穹窿和柱脚上有許多不平等的穴隙，是風雨所侵蝕而成的，好像是法蘭西建築術上所用的蟲蝕狀的石頭，有點像監獄的廊子。在這穹窿之上有一塊硬石造成的長條隱起雕，代表四季的景物，圖像已經侵蝕，完全變成黑色。在這個隱起雕的上面就有凸出的牆脚，上面長着一些野生的植物，黃色的苧麻，牽牛花，旋花，車前子，和一株相當高的小櫻桃樹。

這厚橡木板造成的門是棕色的，枯乾的，到處都有裂紋，表面上看來很脆弱，實際上卻很結實，因爲有許多釘成齊整圖形的圓頭螺絲釘支持着。用生紅鏽的小鐵棍編成的一個方形小格子窗就佔住這舊門的中央，一個鐵環把一個鐮子兜在那裏，用來敲打一顆大釘的曲繡的背面。這個鐮子是長方形的，有點像我們祖宗所說的打鐘金人，似乎是一個大的感嘆號。細心的研究一下，古玩家就可以在這裏找出一些痕跡，隱示這鐮子是從前的一個滑稽人形，因爲用久了才磨光了的。

這小小的格子窗當初在內戰的時候是拿來瞞客人是不是朋友用的；從這小格子窗，好奇的人可以窺見從一個黑綠色的穹窿的深處，經過幾個臺階可以走到一個花園，花園的四周是用厚牆圍住的，宛如圖畫，這厚牆是潮溼的，滿充着液漏，長着無數虛弱的灌木。

在公館的地面樓中，最重要的一間就是那一間大廳，他的進口就位在可以通行馬車的那扇大門的穹窿下面。這大廳的重要性是那些小城市，如安如，杜爾蘭，柏利的居民所不知道的。大廳的作用很多，他同時是候待室，是客廳，是書房，是化妝室，又是飯廳；他是家庭生活的舞臺，是全家的公共遊藝場；街坊的理髮匠也就是在這裏每年來給葛蘭德先生剃兩次頭；這裏也就是接見佃戶，教士，縣長和磨粉匠的地方。

這一間大廳有兩扇朝街的十字窗，地下是鋪板的。四壁是用帶有灰色雕刻的古代剝形板自上至下的裝隔着；天花板是木樑構成的，也塗成灰色，在兩根木樑之間就滿充着白色的毛屑，現在卻變成黃色的了。

一個鑲着貝殼的阿刺伯花紋的老舊銅掛鐘就裝飾在雕刻粗糙白色石的壁爐臺子上，在他的上面就有一面綠色的玻璃鏡，鏡的邊緣是斜切的，可以讓人看出鏡的厚度，可以沿着鑲鐵高特式穿衣鏡反射出一道光芒。點綴壁爐兩頭的是兩個鍍金的銅蠟臺。蠟盤是玫瑰花的形狀。當穿白衣的主婦把這蠟盤拿起把他嵌入藍色雲母石和舊銅湊在一起所造成的柱腳時，這柱腳就變成平日所用的蠟臺了。

古式的椅子都繡有拉方登寓言的圖像；但是必得知道他才能够認識這些繡圖的題目，因為顏色已經變

成老舊，而圖像也已經歷過多次的改補，看起來不大容易。在這大廳的四個角落裏都有一個三角形的靠牆架，一種上面有些穢屑的類似碗櫃之類的東西。一張鏤嵌有細工的老遊戲棹，上面是棋盤，就放在兩個窗戶中間一張畫的前面。在這一張棹子上面有一個橢圓形的晴雨表，邊緣是黑色的，用鍍金的木條裝飾着，不過這些木條上有些蒼蠅在放浪的嬉戲，使塗金都成了問題。

在壁爐對面的牆壁上，掛有兩張藍鉛筆畫的肖像，似乎是代表葛蘭德先生的先人，穿着法蘭西國防軍上校服裝的老拉柏爾特里爾先生，和已故的莊特葉夫人，牧羊女郎的裝束。

兩個窗戶後邊就覆着紅色杜爾粗布所造的窗簾，是用打結的絲線給他捲起來的。這種奢華的裝飾和葛蘭德先生的習慣一點兒也不調和，是買房子時合在一起買來的，其他如穿衣鏡，銅鐘，刺繡的椅子，花梨木的三角架等也都是同樣買來的。在靠近門戶的一個十字窗前，有一張籐椅，椅腳放在踏板上，因此可以把葛蘭德夫人攔得高高的去看過路行人。一張野櫻桃木造成的活計棹就塞住了門口，葛蘭德·歐琴妮的小靠椅也就放在最近的地方。

十五年來，母親和女兒都是在這個地方很安靜的過着她們的日子，不停的做活，自四月一直做到十一月。這最後一月的第一天，她們就可以把冬天的基站移到壁爐邊。只有這一天，葛蘭德先生才允許人家在廳中生火，三月三十一日滅火，而對於最初的春寒和最初的秋涼卻一點兒也不管。一個手爐子裝着大拿囊從廚房裏

替她們特殊留下的木炭火，葛蘭德夫人和葛蘭德小姐就是得着這手爐的幫助而渡過最冷的四月和十一月的清晨或涼夜的。

母親和女兒預備全家的衣服，她們是這麼樣細心的應用她們的日子在這真正的女紅上面，如果歐琴妮要給她母親繡一個小頸圈，她就非得利用睡眠的時間去做，欺騙她的父親弄到燈光不可。很久以來，這位守財婆就和每天早晨分發每天所用的麵包和必要的食品一樣，分配油蠟給他的女兒和大拿囊。

「大拿囊」恐怕是惟一能够接受主人專制的人類。全城的人都在葛蘭德先生和葛蘭德夫人前頭羨妒她。她所以被人叫做大拿囊，因為她有五尺八寸高的身材。她之屬於葛蘭德先生已經有三十五年之久了。雖然她只有六十磅的薪水，然而她卻變成了蘇穆爾最富有的女僕之一。這六十磅的薪水，積蓄了三十五年，卻使她最近能够在古慮曹先生處存下了四千磅的養老金。大拿囊的長期恆定的積蓄，似乎有很偉大的結果。每一個女僕看見這可憐的六十歲的女人能够有麵包留着過老日子，未免對她生了嫉妒之心，然而沒有想到她所以能够到這地步是用困苦的勞作換來的。

二十二歲的時候，這個可憐的女孩子不能在任何人家找到地位，因為她的臉孔醜得可憎；當然這種感覺是非常不正當的，如果她這副臉孔生長在一個國防軍衛士的肩膀上，他就大可令人嘆羨了。不過人們卻說什麼都得相稱。因為她所看守的牛場着了火，她就被迫離開了這農場，受着她那百折不撓的堅強的勇氣的鼓勵，

她就來到蘇穆爾來尋覓工作。

那個時候，葛蘭德先生剛剛好想結婚，已經要組織家庭。他目擊這個女孩子在家家門前被人拒絕。用他一個木桶匠的地位來判斷體力的功用，他就猜想到這個和黑爾居爾一樣大，站在腳上就好像六十年的橡樹矗立在樹根上面一樣，臀部極厚，背帶四方，有車夫那樣的手，和其不可更動的德性一樣嚴緊的誠實的女性，像這一類的人很可以當做牛馬來使用。點綴這兇殺臉孔的長肉塊，紅磚一般的面色，強健的手臂，破舊的衣服，這一切拿囊所有的，沒有一件不使這位木桶匠驚訝，那時候這位木桶匠的年紀還只在可以動心的期間。於是，他就拿衣服給這可憐的女孩子著，拿鞋給她穿，拿飯給她吃，給她薪水，利用而不太虐待她。

眼看着這樣的被人歡迎，大拿囊暗地裏高興得都哭了，她誠懇的歸附這位木桶匠，然而這木桶匠卻用封建的辦法來利用她。拿囊什麼都幹：她做廚房，她做餛水蒸麵包，她跑到羅瓦爾河去洗衣服，再把這洗好的衣服用肩膀擡回來；天一亮她就起來，夜裏很晚她才睡覺；收成的時候，她預備飯給一切收穫葡萄的工人吃，她監視檢葡萄的人，她保衛主人的財產就好像一條狗那樣的忠實；最後，她對於主人有個盲目的信任，一聲不響的服從他最謬妄最無稽的幻想。

在那著名的一八一一年，就是給葛蘭德先生許多苦惱的大收穫的那一年，葛蘭德先生決定把一隻舊錶送給已經服務二十年的拿囊，這是她從他手裏收到的惟一的禮物。雖然他也會給她丟過他的舊鞋（她還可

以穿穿)然而她卻不能把這可以再穿三個月的舊鞋看做禮物，因為這是已經破爛的鞋。環境的必要使拿囊變成一個這樣慳吝的人，結果葛蘭德也就非愛她如同愛狗一般不可，而拿囊的頸上也就掛上了一串滿帶着尖刺的項鍊，不過她自己不大覺得刺痛罷了。如果葛蘭德切麵包切得有點太慳吝，拿囊也並不埋怨；她很高興的幫着主人在家中實行一種嚴格的衛生禁食，這家庭中向來沒有一個生病的人。

後來，拿囊就變成了家庭的一分子。葛蘭德笑，她也笑；葛蘭德發愁，她也發愁。她和他一塊兒受凍，一塊兒溫暖，一塊兒工作。在這種平等的生活中，有多少甜蜜的補償啊！就是她在樹下偷吃桃子，香桃，李子，杏梅，他也從來沒有罵過她。

『儘管吃罷！拿囊！』當樹枝俯垂在菓子底下而農夫們也被迫拿菓子去喂豬的年頭，他就這樣的對她說。在一個年輕時到處受過虐待的田家女看來，在一個因憐憫而被接入家中的窮姑娘看來，葛蘭德伯的刺人的譁笑卻是真正的太陽的曙光。何況拿囊的簡單的心眼，狹小的腦袋只能夠容得下一個單純的情感，單純的思想呢。三十五年了，她總想像着自己光着腳，穿着破衣跑到葛蘭德先生的工場，總聽見這位木桶匠對她說：

『你要什麼好孩子？』

她的感激也總是如此誠實的。

有的時候，當葛蘭德想到這個可憐的生物從來沒有聽見過什麼人在她面前說過任何詭諛的話，想到她

不知道任何女人所有的情緒，而能够有一天走到上帝的面前，受着上帝的審判，比較聖母瑪利亞自己還要貞潔的時候，他就動了憐憫的心腸，嗽着她說：

「這可憐的拿囊！」

他的嘆息總得到這位老女僕的不可名狀的回眸一顧。這句常說的話很久以來就構成一道連續不斷的友誼連鎖，每一個嘆息就是加在這連鎖上的一個小環。這個存在葛蘭德心中而被這位老女僕所願意接受的憐憫，不知道爲什麼我總覺得有點可怕。這種慳吝者的殘酷的憐憫在老木桶匠心中是引起了千千萬萬的快樂，然而在拿囊方面卻是她的幸福的總數。誰不會同樣的說：「可憐的拿囊！」上帝能够從他們的聲調和神祕的歡意中認得出誰是他的天使。

蘇穆爾有很多很多的僕人，他們的待遇是更好的，然而他們的主人卻得不到任何滿意的表示。

「葛蘭德一家人到底給大拿囊做些什麼事，能够使她這樣的傾心，她就願意給他們蹈湯赴火？」

她的廚房有兩個朝院子的窗戶；這廚房永遠是乾淨的，清潔的，冰冷的，是一個真正的慳吝者的廚房，在那兒什麼東西都丟不了。當拿囊洗完碗碟，吃完餘飯，滅完火爐之後，她就離開她的廚房，從長廊走到大廳，在她的主人們旁邊紡麻線。一支獨一無二的蠟燭要全家人一晚上的使用。這位女僕就睡在長廊的深處，在一個整天的辛苦所照耀的陋室中睡覺。她那強健的體格使她經得起在這穴洞中居住；在那兒，她可以聽見極微小的聲

響，因為這間房子無論是白天或是黑夜都是受寂寞的統治，就像警察派來的警狗一樣，她只能夠側着一個耳朵，在警戒的休息中睡覺。

這所住宅其他部分的描寫可以在敘述這篇故事時隨時提到；然而關於這家庭繁華所在的這個大廳的略圖卻可以使人預先想像到上面幾層的空虛。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個晚間，當黑夜開始降臨的時候，大拿囊生了第一次的火。這秋天是太好了。這一天是諸位古盧曹和諸位國拉桑所深知的節日。於是，這六位反對派大家都準備着一切的武器來這大廳裏碰頭，要來證明他們和主人的友誼是超過另一派的。

早晨的時候，蘇穆爾全城的人都看見葛蘭德夫人和葛蘭德小姐，由拿囊伴着，到總教區的禮拜堂去做彌撒，每一個人都記起這一天是歐琴妮小姐的生日。於是，算準什麼時候晚餐可以完了，古盧曹先生，古盧曹教士和彭風·古盧曹先生就忙着手趕在諸位國拉桑之前來給葛蘭德小姐賀生日。三個人都帶來從他們的小暖室中採集來的大束鮮花。院長所要獻送的花帶是很巧妙的拿一條用流蘇裝飾的白緞帶捆好的。

清早的時候，按照生辰紀念日和歐琴妮生日的慣例，葛蘭德先生就來把她從牀上驚醒，給她獻出做父親的所送的禮物；這禮物，十三年以來，都是一塊奇異的金幣。

葛蘭德夫人平常都是送給女兒一身冬天或夏天的袍子，視情形如何而定。這兩種袍子，這些金幣，有的是

她過新年時收集的，有的是她父親過生日時收集的，使她湊成了一百厄古（註一）左右的小積蓄，是葛蘭德喜歡看她積成的。這不就是把他的財寶從一個銀櫃搬到另外一個銀櫃，這不是用小鐵針來挑高他的承繼人的吝嗇性嗎？有的時候，他還把他算他自己以前由拉柏爾特里爾給他增大的寶庫，而對她說：

「這就是你將來的嫁資「十二」。」

「十二」是古時代的風俗，現在還完全保留在法蘭西中部的幾個省分中。在柏利，在安如，當一個少女出嫁的時候，她的家庭或夫家必得給她送一筆款，或是十二塊，或是十二倍十二塊，或是一千二百塊的金幣或銀幣，視家庭的財富如何而定。就是最窮的女孩子也不能夠沒有「十二」而出嫁，不過她的「十二」只是十二大蘇（註二）而已。在伊蘇當方面還有人在說，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送給富有女承繼人的「十二」。這「十二」值得一百四十四葡萄牙的金幣。梅迪西斯·加太琳的叔父教皇克禮曼七世，當他把她嫁給亨利二世的時候，就給她送了價值最高的十二個古代的金牌。

晚餐的時候，非常高興看見他的歐琴妮穿着新袍，特別的美麗，這父親就不禁叫了起來：

註一：法國古時的銀幣，約合三法磅。

註二：法國銅幣名，合五參丁，即一佛郎之二十分之一。

「因為這是歐琴妮的生日，生火澆，這是好預兆。」

「小姐今年要結婚，一定的！」大拿囊一面說，一面撤去了吃剩下的鵝骨頭，這鵝就是木桶匠的雉雞。

「在蘇穆爾我就找不到她的佳偶。」葛蘭德夫人一面答，一面用懦怯的神色瞧着她的丈夫。這種神色，用她的年紀來說，可以證明這可憐的婦人是如何的在完全卑屈的婦道下呻吟着。

葛蘭德瞧了瞧他的女兒，很高興的喊道：

「她今天二十三歲了，這孩子馬上就得替她想法子。」

歐琴妮和她的母親一聲不響的彼此瞪了一個智慧的眼色。

葛蘭德夫人是一個枯乾瘦小的婦人，黃得像一顆木瓜。她很笨拙，很遲慢。她是那些好像特別生來給人虐待的女人之中的一個。她的骨幹很粗，鼻子很大，粗額，大眼；她的外貌看過去好像是無味無汁的乾菓子。牙齒又黑又稀，嘴帶皺紋，領部就像板底鞋。這是一個特等的婦人，是真正的一個拉柏爾特里爾種。古慮曹教士已經找過好多機會對她說她並不「太難看」；她也相信這句話。天使那樣的溫和，被兒童戲弄的昆蟲那樣的忍耐，罕見的慈仁，不可改變的心靈的平等，良善的心腸，這些使她到處被人同情，被人尊敬。

她的丈夫從來就沒有一次給過她比六佛郎更多的零用費。雖然表面上看去很可笑，這位曾經用嫁資和繼承給葛蘭德先生帶來三十萬佛郎的太太卻常常很深刻的感到依賴丈夫和變成一個奴隸的恥辱，然而溫

和的心靈又禁止她去反抗。她從沒有向她丈夫要過一文錢，也沒有看過古慮曹先生送到她面前請她簽字的契約是怎麼一回事。這種愚蠢而祕密的做性，這種葛蘭德先生所常錯誤而傷害的高貴的心靈就管束着這婦人的一切行爲。

葛蘭德夫人沒有改變的總是穿着一身東方綠色布的袍子，她的習慣差不多要穿上一年，她圍着一條白色的棉布頸巾，戴着一頂編辮的草帽，總是帶着一領黑色的薄絲蔽膝巾。因為很少出門，所以不常穿爛她的皮鞋。總之，她從來什麼東西也不要。

有的時候，葛蘭德先生想起給他太太六佛郎，已經爲時很久了，他就懊悔起來，於是，賣掉這每年的收穫的時候，他總跟人家約定給她送一點禮金。從荷蘭人或比利時人買到葛蘭德先生的葡萄所給的錢中扣下四五個路易就形成了葛蘭德夫人每年的最明顯的收入。但是，當她收到這五路易的時候，她的丈夫又常常對她說下面一句話，好像他們的錢包是公共的似的：

「你有幾個錢借我嗎？」

這可憐的婦人，因爲高興居然能够給上帝特派來做她的君主的這個男人做一件什麼事，就在冬天裏從禮金裏拿出一些錢給他。當葛蘭德每月從口袋裏拿出準備好的一百蘇給他女兒零花，買線，買針，買化妝品用的時候，他又少不了在鈕好口袋之後對他的妻子說：

「你媽媽，你要一些嗎？」

「朋友，我們以後再看罷！」葛蘭德夫人受着母性尊嚴的情緒所激勵，就這樣的回答。

高尚的德性已經丟掉了！葛蘭德自以為對於他的妻子非常的客氣。那些遇到拿囊，葛蘭德夫人和歐琴妮一流女人的哲學家們，難道沒有權利認為嘲弄就是上帝的基本性格嗎？

在這第一次談到歐琴妮婚姻的晚餐後，拿囊跑到葛蘭德先生房子去拿一瓶黑芥侖子酒，下來的時候，一不小心，摔了一倒。

「大傻瓜，你也要跟別人一樣的摔倒嗎，你？」她的主人對她說。

「先生，是您的扶梯不行。」

「她說得對，」葛蘭德夫人說，「好久了您就應該修理修理。昨天歐琴妮還在那兒踩了一下腳。」

「瞧，」葛蘭德看着滿臉慘白的拿囊說，「今天是歐琴妮的生日，你卻摔了一交，喝一杯黑芥侖子酒罷！」

「真的，我已經弄得不錯，」拿囊說，「如果別人做我的話，一定要把瓶子摔破了；可是我卻寧可摔破了肘子而把他持在空中。」

「這可憐的拿囊！」葛蘭德先生一面說，一面給她斟酒。

「你摔痛了嗎？」歐琴妮很感覺興趣的瞧着她說。

「沒有什麼，我把腰子一挺就忍住了。」

「好罷，因為今天是歐琴妮的生日，」葛蘭德說，「我就去修理那樓梯。你們這些人，你們不知道把腳踏在梯角，邊上還是很結實的啦。」

葛蘭德拿着蠟燭，只給他的妻子，他的女兒，他的女僕留下那火燄融融的爐火光，走到麵包房裏去覓些木板，鐵釘和傢伙。

「要不要幫您的忙？」拿囊聽見扶梯上碎碎的響聲就嚷着問他。

「用不着，用不着，我懂得怎麼做。」老木桶匠回答說。

正在葛蘭德一個人修理蠶蛙的扶梯，盡力的吹唇哨，回憶他年輕時代的生活時，三個古慮曹剛剛好在敲門。

「是你們嗎，古慮曹先生？」拿囊一面在小格子窗洞裏瞧着，一面問。

「是啊！」院長的回答。

拿囊開了門，反映在穹窿底下的壁爐的微光就讓三位古慮曹瞧得見大廳的進口。

「啊！你們是拜生日來的啊！」拿囊一面開着花，一面對他們說。

「對不起，諸位先生，」葛蘭德認得是他朋友們的聲音就叫道，「我就來陪你們！我太不成話，我自己修理

樓梯。」

「修理您的，修理您的，葛蘭德先生！」在他家裏木炭商就是主子。」（註）「院長帶有格言意味的說，一面獨自一個人笑着自己所說的沒有人懂得的典故。

葛蘭德夫人和葛蘭德小姐站了起來。院長就乘着黑暗對歐琴妮說：

「小姐，今天貴生日，可以讓我祝您將來年年快樂，永遠康健嗎？」

他投給她一大束在蘇穆爾很少見的鮮花，然後就捉住她的胳膊，拼命的吻着她的頸項的兩邊，高興得使歐琴妮害羞起來。好像一根生鏽的鐵釘一般的這個院長以為這下子真可以討得她的歡心了。

「不要客氣，」葛蘭德進來說，「院長先生，逢着節日，您們總是這麼客氣呵！」

「可是，和歐琴妮在一起，」古慮曹教士一面獻過他的花，一面回答說，「天天都是我姪兒的節日。」然後他就吻了歐琴妮的手。

至於古慮曹法律公證人呢，他就這位少女的雙頰上輕輕的接吻，然後說：

註：這是法國的諺語。據傳說法王佛蘭蘇瓦一世有一次打獵回來太晚，就跑進一家木炭舖去過夜。

這木炭商只給他不好的地方睡覺，自己佔住好地方。法王問他，他說：「在家裏，木炭商就是主子。」

「歲月催人每年十二個月。」

葛蘭德一向是幽默的，而且當幽默得太過分的時候，他往往很厭膩的重複着。這時候就把蠟燭放在銅鑪前面原來的地位，說：

「今天是歐琴妮的生日，我們要點得亮亮的！」

他很細心的脫下蠟臺的燭枝，把蠟托安在每一個座子上，從拿囊手中取來一枝用紙包好的新油蠟，插在空洞裏，排得好好的，把他點了起來，跑到妻子身邊坐下，一面輪流着瞧一瞧他的朋友，他的女兒和那兩個蠟臺。

古盧曹教士，這位肥滿，帶有赭色平直的假鬚，面如快樂老婦女的小胖子，一面提起他那穿上有銀鈎的大厚鞋的脚走上前來說：

「那些國拉桑沒有來？」

「還沒有，」葛蘭德說。

「可是，他們一定來嗎？」老法律公證人一面問，一面蹙起他那漏杓似的盡是洞眼的麻臉。

「我想是，」葛蘭德夫人回答。

「您的葡萄都收成好了嗎？」彭風院長問葛蘭德先生。

「到處！」這位老葡萄種植人對他說，一面站起來，在廳中踱來踱去，用一個滿充着驕傲的動作，就好像他所說的「到處」一樣，擡高了他的咽喉。

在通廚房的長廊門邊，他看見大拿囊坐在火旁邊，有一盞燈，預備紡績，避免和大家混在一起過節。

「拿囊！」他一邊走進了長廊，一邊說，「滅了火，滅了燈，到我們這兒來。好像伙！大廳容得下我們大家。」

「可是，您有闕老貴客呀！」

「這還不好嗎？他們跟你一樣都是亞當的子孫。」

葛蘭德回轉身，對着院長說：

「你賣掉您的收成了沒有？」

「沒有，我要留着。如果現在酒價好的話，兩年後一定還要好。您知道清楚地主們都商量好要堅持恰當的價格，並且今年比利時人再也弄不過我們。如果他們要走的話，他們還會再來的。」

「對的，可是我們得好好的堅持，」葛蘭德說，他的聲調嚇了院長一跳。

「難道他要背着我們到市場去賣嗎？」古慮曹心裏想。

就在這個時候，門上銅錘的響聲宣告了歐拉桑全家的來臨，他們的光降也就打斷了葛蘭德夫人和教士之間剛剛開始的談話。

國拉桑夫人是那些短小，活潑，肥胖，潔白而帶玫瑰色的女人之一。這些女人因為在鄉間攝養和規矩的生活，就是到了四十歲也還保留着她們的年輕的風韻。她們正像末期的玫瑰花，看去可以使人發生快感，然而花瓣卻是冷冰冰的，香味也比較的微弱。她穿得相當的講究，式樣都是由巴黎來的，在蘇穆爾城頗有聲譽，常在交際場中活躍。她的丈夫是退伍的前任禁衛軍隊長，在奧斯特里茲負過重傷，現在雖然拍葛蘭德先生的馬屁，卻仍舊保持有軍人的爽直的容貌。

「您好！」他一邊伸過手，一邊對老葡萄種植人說，給人一個高貴的印象，是他常常壓倒諸位古慮曹的地方。他給葛蘭德夫人問過好之後，就對歐琴妮說：「小姐，您總是這樣的美麗，這樣的賢慧，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慶賀您。」

然後，他獻出他的隨身女僕所帶來的一個小匣子，裏頭盛着新從好望角運來的灌木的鮮花，是歐洲所鮮見的。

國拉桑夫人很動情的吻着歐琴妮，緊握着她的手對她說：

「阿寶甫要替我給您送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一個金髮的，慘白而脆弱的高大的少年，有相當的禮貌，表面上是很靦腆的，然而剛在巴黎攻治法律而花了八千甚至一萬佛郎宿膳以外的零用費，這位少年就朝着歐琴妮走，吻着她的兩頰，獻出一個針線盒，其中的

器具全是鍍銀的，那怕上面很好的用噴瑟克字體刻上了E·G兩個字母，可以使人以為是細工，這畢竟是道地的船上水手所售的劣等貨物。當歐琴妮把他打開的時候，她感覺到一種意外而完全的快樂，使她飛紅着臉，戰慄着，震動了她的少女的閒態。她轉過眼睛看看她的父親，好像是問他可以不可以收下。葛蘭德先生說了一聲「收下罷！我的孩子！」他的聲音就好像是戲子的腔調。三個古慮曹呆呆的看着這位女繼承人對於國拉桑·阿寶甫所投去的高興而活潑的目光；這位女繼承人好像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過這一類的珍貴品似的。國拉桑先生贈給葛蘭德一撮煙，他自己也取了一撮，再抖了抖落在藍色上衣的鈕子上面所掛的光榮騎士的勳帶上面的煙末，然後又用了一種神氣對諸位古慮曹瞧了一眼，好像是說：

「給我把那花束扔在一邊！」

國拉桑夫人瞧了瞧放着諸位古慮曹所送的鮮花的大口藍色瓶，用着刻薄的女人的好意去發現他們的禮物。古慮曹猜中了這個意思就讓大家都坐在壁爐的前邊，自己就和葛蘭德走到大廳的深處，後來等到他們走到離開諸位國拉桑最遠的一個窗口的時候，這位教士就朝着守財虜的耳邊說：

「這些人就把錢從窗戶丟出去。」

「有什麼法子可以使他跑進我的錢庫？」老葡萄種植人回答。

「如果您願意給您女兒金剪刀，您就有法子。」教士說。

「我給她的東西比剪刀還要好哩。」葛蘭德回答說。

「我的姪兒是一個傻瓜，」教士一面想，一面瞧了瞧院長，院長的蓬亂的頭髮更現出他那棕色外貌的倒聲相。「他不要弄出笑話把事情弄糟糕了罷？」

「我們來跟您一塊兒打牌，葛蘭德夫人！」國拉桑夫人說。

「可是，我們大家都是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分兩棹打……」

「因為今天是歐琴妮的生日，您們就大家一起打羅多牌罷，」葛蘭德伯說，「這兩位孩子也可以一塊兒玩。」老木桶匠向來不賭錢，就叫他的女兒和阿寶甫。

「好罷，拿囊，搬棹子來。」

「我來幫您忙，拿囊女士。」國拉桑夫人很高興的說，她非常的快樂，因為她能够使歐琴妮喜歡。

「我長這麼大就沒有這麼高興過，」這位女繼承人對她說：「我就沒有在任何地方看見過這麼好看的東西喲！」

「這是阿寶甫從巴黎帶來的，這是他選了又選的。」國拉桑夫人朝着她的耳邊說。

「滾，滾你的，你這陰險的母夜叉！」院長對自己說：「要是你有一天打官司，你或者你的丈夫，瞧，你就沒有便宜……」

坐在角落裏的法律公證人冷靜的瞧了瞧教士，心裏說：

『這些國拉桑幹得好，我的家產，我兄弟的家產，我姪兒的家產，一起算，總有二十萬佛郎。這些國拉桑合在一起最多也過不了一半，他們還有一個女兒；他們要送什麼就送什麼罷，將來總有一天連這位女繼承人帶他們所送的禮物都要歸於我們的。』

晚上八點半，兩掉牌都已預備好。好看的國拉桑夫人居然能够把他的兒子安置在歐琴妮旁邊坐。這幕戲雖然在表面上看來很粗俗，卻很好看。一切的颜色都拿着各種顏色而記有數目字的紙牌和藍色的玻璃籌碼，他們好像都在聽老法律公證人說笑話（這位老法律公證人拿到一張牌沒有不說一句諷刺的話的），其實大家都在想着葛蘭德先生的百萬家財。

老木桶匠很驕傲的瞅着國拉桑夫人所帶的玫瑰色鳥毛和她的新裝，他又瞅看銀行家和阿賽甫的嚴重的腦袋，又看了看院長，教士和法律公證人，自己在心裏說：

『原來他們都是爲着我的錢。他們爲着我的女兒來這裏自尋苦惱。嘿！我的女兒才不給他們哩！這些人都不過是給我當打魚用的漁叉！』

在這蒼老而用兩隻蠟臺照耀的客廳中所產生的家庭的喜樂，這些滲有拿囊的紡車聲的笑聲（這些歡笑只有在歐琴妮和她母親的口唇間才是誠懇的），這種帶有這麼大興趣的小聚會，這位好像被人隨便高定

價格的獵味，被人追逐，被虛偽的友誼所拉攏的少女，這一切的一切都使這幕戲變成一幕悲慘的喜劇。這難道不是隨時隨地所有而以最簡單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一幕戲嗎？領導這齣戲而使其明顯的就是葛蘭德的身份，他引起了兩個家庭的虛偽的結交，而從中得到莫大的利益。萬能的金錢，由惟一的姿態表現出來的金錢的能，這難道不是人們所相信的惟一的近代天神嗎？

在這裏，生活的甜蜜的情感只佔有次要的地位；這些情感只激動了三個清潔的心腸，拿囊，歐琴妮和她的母親的心。然而，她們是多麼無知而幼稚啊！歐琴妮和她的母親一點兒也不知道葛蘭德的家財，她們只用微弱而模糊的觀念來估計生活中的事物；她們對於金錢既不喜歡，也不討厭；她們有節約的習慣。她們的情感，雖然因為無知而冷淡，然而卻是活潑的，而且是她們的生存的祕訣。在這些完全沉醉在物質生活的人們所組合的聚會中，她們是奇異的例外。這是人類的醜態！沒有一種幸福不是從無知來的。

葛蘭德夫人贏了一注十三蘇，是這客廳中從來沒有贏過的大數目，大拿囊看着夫人拿着這筆大款放在口袋裏，不禁高興的笑了起來。就在這個時候，一聲銅錘響從公館的門上傳了進來，門敲得很重，太太小姐們都從椅中跳了起來。

「蘇穆爾人並不敲得這麼重！」法律公證人說。

「可以這麼敲門嗎？」拿囊說：「他們不是要敲破我們的門嗎？」

「什麼鬼東西？」葛蘭德喊著。

拿裏拿了兩隻蠟臺中的一個，和葛蘭德一塊兒去開門。

「葛蘭德！葛蘭德！」他的太太被一種模糊不清的懼怖所推動，叫了起來，追到廳門。

一切的賭客都彼此互相凝視。

「我們不要到那邊去？」國拉桑太太說：「這聲鐘響在我看來很不妙。」

國拉桑夫人好容易看見一個青年，有一個驛站的挑夫跟着，帶來兩只大箱和一些旅行袋。葛蘭德忽然轉過來對他的妻子說：

「葛蘭德夫人，打您們的牌去罷。讓我跟先生談談……」

然後，他很神氣的拉了大廳的門。大廳中被驚動了的賭客又從新歸位，可是並不繼續賭博。

「是不是蘇穆爾的人，國拉桑先生？」他的太太問他。

「不是，是一位旅客。」

「他一定是巴黎來的，一定是。」

「事實上，」法律公證人拿出他那兩個手指厚而類似荷蘭船的老鏡，一面說：「現在九點鐘了。嘩！大驛站的馬車從來不遲到。」

「這位先生年紀輕嗎？」古慮曹教士問。

「輕。」國拉桑先生答：「他帶來的行李至少有三百公斤重。」

「拿囊還沒有回來呢。」歐琴妮說。

「這一定是您的一位親戚。」院長說。

「我們押錢罷。」葛蘭德夫人溫和的喊：「從他的聲音裏，我覺得葛蘭德先生不大高興；也許他不滿意我們談他的事。」

「小姐，」阿寶甫對他的隣坐說：「一定是你的堂兄弟，一個很漂亮的青年，我在儒僧莊先生的跳舞會中見過他。」

阿寶甫不再說了，因為他的母親踩了一下他的腳；然後又大聲的問他要兩蘇錢給她下注。

「別胡說，大傻瓜！」她朝着他的耳朵說。

正在這時候，葛蘭德一個人回來了，大拿囊沒有回來，她的脚步和挑夫的脚步聲震響在扶梯上。隨着葛蘭德來的是一位客人，他於頃刻之間引起了這些人的好奇心，強烈的佔據了這些人的想像。所以他之到來這個人家，落在這個世界之中，正像一個蝸牛墮在一隻蜂房中，或是一隻孔雀飛到鄉村的一個低黑的養禽場。

「請在壁爐旁邊坐坐罷。」葛蘭德對他說。

就坐之前，這位年輕的客人很謙恭的給全體行了一個禮。男人們都站起來還禮，女人們也致了一個敬禮。
「先生，您一定很冷罷？」葛蘭德夫人說：「您大概是來自……？」

「真是這些女人！」老葡萄種植人一面說，一面把手中所拿的一封信放下不念。「讓先生歇歇罷。」
「可是，父親，也許先生需要一些什麼東西，」歐琴妮說。

「他嘴裏有舌頭，」這葡萄種植人很嚴厲的回答。

只有這位陌生的人對於這幕戲覺得奇怪，其他的人是特別生來受這位好好先生的專橫的。然而，正當交換這兩句問答的時候，陌生的人站了起來，把背朝着壁爐，舉起一隻脚去烤鞋跟，而向歐琴妮說：

「堂姊，謝謝您；我已經在杜爾吃過飯，」他又瞧着葛蘭德加上一句說：「我什麼也不需要，我而且一點兒也不累。」

「先生是從東京裏來的罷？」國拉桑夫人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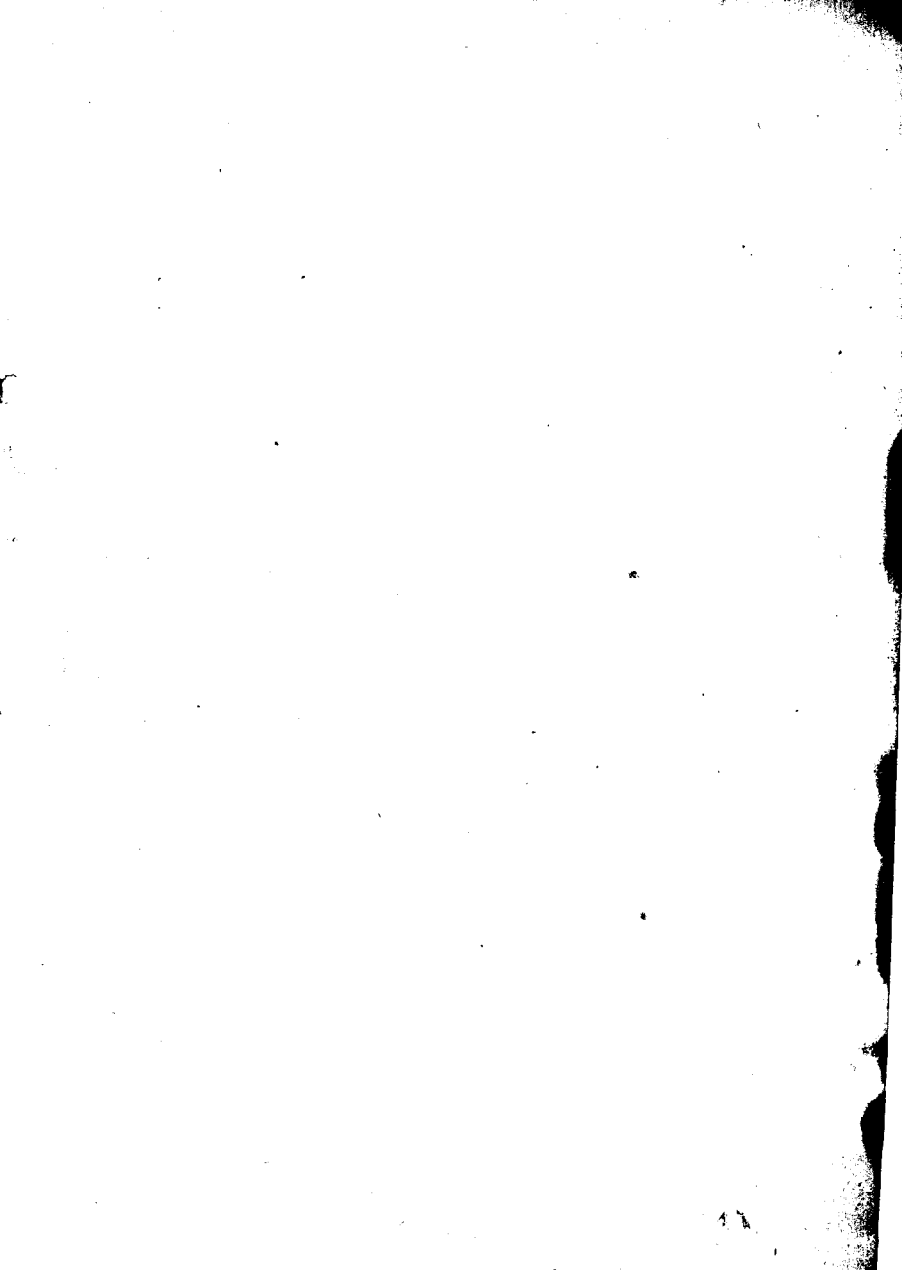
這位先生名叫查禮，是巴黎葛蘭德先生的兒子。當他聽到這問話的時候，他就拿起栓在頸上的小顯微鏡，架在右眼上，看看棹上所有的是些什麼東西和坐在棹旁的都是些什麼人；他很無禮的特別瞧了國拉桑夫人一眼，而在細細的察視之後，就對她說：

「是的，太太！——塔塔，請您玩羅多罷。」他又加上一句：「繼續賭錢罷，不賭太沒意思了……」

「一定是堂弟，」國拉桑夫人一面心裏想，一面對他丟小眼。

「四十七，」老教士喊了起來：「看看罷，國拉桑夫人，是不是您的數碼呢？」

國拉桑先生在他妻子的牌上押下一根籌碼，國拉桑夫人卻被悲哀的預測所侵襲，而來的觀察這位巴黎的堂弟和歐琴妮，一點兒也不想羅多牌。年輕的女承繼人不時不時的竊視堂弟，銀行家的妻子也很容易在她面上發現出一種驚愕或好奇心的漸次的增強。



第二章 巴黎的堂弟

葛蘭德·查禮先生是一位二十二歲的漂亮青年，這時刻正好做了一個對照，和鄉下人相比擬，他的貴族的態度已經很自然的引起了反感，一切的人都在研究他而拿他開玩笑。這需要一個解釋。

年青的人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往往還是離開童年不遠而做出許多幼稚的事。所以大約在一百個之中總有九十九個和葛蘭德·查禮的行徑相同。在這夜會之前的幾天，他的父親叫他到蘇穆爾他的伯伯家裏來過幾個月。也許巴黎的葛蘭德先生也曾想到歐琴妮。查禮是第一次來到外省的，他想要以一個時髦的超越的年青人出現在那裏，要使全地區的人因為他的奢華而悲愁，要在那裏劃下一個時代，帶來許多巴黎生活的新鮮的發明。總之，他想要在蘇穆爾比在巴黎更花一些時間來修飾手甲，來過分的考究服裝。服裝的考究有的時候是高雅的青年人所忽略的，然而這忽略卻是可恕的。

所以查禮就帶來最講究的獵衣，最好看的獵槍，最美觀的刀子，最漂亮的巴黎靴，他帶來一大批最精巧的

背心有灰的，有白的，有黑的，有蟹色的，有金條的，有花紋的，有雜色的，有雙重的，有直領的，有反領的，有一直到上邊都有鈕子的，有金釦子的。他帶着當時流行的各種領條和領帶。他帶來兩件布伊松製的禮服和最精緻的衣裝。他帶來他母親所送給他的秀麗的金梳裝匣。他帶來花花公子所用的裝飾品，也沒有忘記帶來一個悅目的小文具箱，是最可愛的女人小安那送給他的；這位女人，因為避免嫌疑不得不暫時犧牲幸福，到蘇格蘭去作勇敢而厭煩的旅行。此外還帶有極乎美妙的信紙，預備每半個月給她寫信。這是人們所能做到的一船最完備而豐富的巴黎貨，自用來開始決鬪的皮鞭一直到決鬪最後所用的刻字的好手槍為止，閒蕩的年青人用以開墾生活的一切的耕作工具都包含在內。他的父親告訴他要一個人單獨而慢慢的旅行，他卻一個人用緊迫的步伐來，相當滿意的顧了一輛精美的遊車跑到小安那面前，跟她約好於來年六月和她在巴登浴場相會。

奎禮以為可以在他伯父家中遇到一百個人物，可以在他伯父的叢林中圍獵，可以在那兒渡着別宮的生活；他不知道他的伯父是在蘇穆爾，等到詢問福羅瓦風的道路時，他才知道；可是當他知道的時候，他又以為伯父是住在大邸廈裏的。爲着好好的開始他在伯父家中的生活，不管是在蘇穆爾也好，或是在福羅瓦風也好，他就用最漂亮，最珍貴，最「令人羨慕」的旅行服裝（這「令人羨慕」一詞是當時的人用以概括一切東西或人物的特殊完全性的）打扮着。在杜爾，一個理髮匠剛給他燙過他那栗色的頭髮；他在那裏會換過一套衣服，結上一條黑色的綢領帶，換上一條圓領條，好好的襯出他那雪白的臉孔。一身半鈕着的旅行禮服夾着他的身

材，讓人看出一件有直領的毛背心，裏面又有第二件白背心。他的錶，很隨便的放在口袋裏，是用一條栓在鈕洞中的小金鍊接連着的。他的灰褲子在兩邊鈕着，上面有裁縫給他繡上的黑絲的花紋。他很恰當的拿着手杖，手杖的金杖頭是雕刻的，然而卻改變不了他的黑色手套的鮮采。最後，他的鴨舌帽是有超等的風味兒。

一個巴黎人，一個在最高等社會中生活的巴黎人能够一個人自己管理而不至於弄出笑話，同时能够把這一切幼稚的舉動結成一個傲慢的調和，用一個勇敢的氣焰去支持，這氣焰是一個有手槍，有手段，有小安那的青年所有的。

現在，如果您要明白爲什麼這些蘇穆爾人和年輕的巴黎人彼此間都有相互的驚奇，如果您要看清楚這客人的華麗如何給這廳中的暗影和構成這家庭圖像的這些臉孔投進一線鮮明的閃光，您只要看一看諸位古慮曹就行了。這三位都吸着煙，好久了都沒有想到清除散佈在滯有乾涸黃皺的領條的赭色襯衣的襟飾的鼻涕和小黑餅碎。他們的領帶一套在領條裏就捲成繩子。一大堆的衣服，每六個月才洗一次，放在衣櫃的深底，讓時間把灰色而黑舊的斑點印在上面。他們都有共同的壞臉色和衰老的氣象。他們的臉孔和他們那襤褸的上衣是一樣憔悴的，和他們的褲子是一樣摺皺的，好像是毀耗了的，消瘦了的，而摺皺着。

忽略其他的衣服，一切的衣服都是不完全，不新鮮的，這是一般外省的裝飾。在外省，人們不知不覺的就走不到不爲他人而裝飾的地步，只留心賣手套的價錢，這剛剛好和諸位古慮曹的無憂無慮相配合。式樣的醜陋，是

國拉桑派和古慮曹派所以彼此了解的地方。

這位巴黎人拿着他的小千里鏡來觀察這大廳的簡陋的附屬物，地板的椽桁，裝板壁的色調，蒼蠅在上面所印下的斑點的數目也就够得標點分類百科全書和世界新聞；跟着，玩羅多牌的人也仰起了他們的鼻端，用觀看長頸鹿一樣的好奇心來看他。國拉桑先生和他的公子本來不是沒有看見過時髦的臉孔的，然而也跟着他們的隣坐一塊兒的驚訝，這也許是受了無名的一般情緒的影響，也許是要用滿充着譏諷的眼色來給他們證明說：

「在巴黎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大家都不慌不忙的觀察查禮，一點兒也不怕得罪公館的主人。葛蘭德卻注精會神於他手中所拿着的長信，他取了棹上惟一的燈火來讀信，一點兒也不顧他的客人，也不管到底他們高興不高興。

歐琴妮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完全的典型，不論是在服裝方面或是在人格方面。在她看來，他的堂兄簡直是天上降落下來的天使。她很愉快的吸着從這麼樣光亮，這麼樣溫雅的捲曲的頭髮所散發出來的香味。她很想能够摸一摸這副細緻的手套的光滑的皮面。她羨慕查禮的小手，查禮的容顏，鮮豔而纖細的面紋。這個圖像可以概括的敘述這個漂亮的年青人對於這個不斷補綴襪子，不斷爲她父親縫補衣服而一生在污穢的屋飾之下生活，一個鐘頭還不能够在這冷靜的街中看到一個行人的無知的少女所生的印象。然而最重要的還

是堂弟的儀表，使她在心中湧出了一些最細膩的愉快的情感，就好像一位青年看見了在英國的紀念品上，維斯托所描繪，芬登所刻製的精巧的玄想的女人的圖像而引起的情感一樣；這些圖像是太工巧了，使人只怕在牛皮紙上一吹就會叫這些麗質天姿飛上天去。

查禮從口袋裏拿出了一條手絹，是那個正在蘇格蘭旅行的情人給他繡好的。看了這個在浪費時間講愛情的時候來作的精美的物品，歐琴妮就瞧了瞧她的堂弟，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拿來用。查禮的態度，他的姿勢，他架小千里鏡的神氣，他的無禮的言行，他對剛才使女繼承人高興的那個小箱子的鄙視，（這小箱子在他看來顯然是毫無價值，非常可笑的，）這一切打擊諸位古慮曹和諸位國拉桑的舉動都使她大大的高興，高興得在酣睡之前，很長的時間之內，不能不先和這出類拔萃的堂弟在夢中相會。

牌是很慢很慢的抓着，然而不久大家也就停止了羅多戲。大拿囊進來高聲喊叫：

「太太，應該給我找些被單給先生鋪床啦。」

葛蘭德夫人跟着拿囊去。國拉桑夫人輕輕的說：

「大家拿走錢，羅多牌別打了罷！」

每一個人就從缺邊茶托子裏拿起先前注下的錢，然後大家就一塊兒移動，在壁爐旁邊談了一刻鐘的話。

「你們玩完了嗎？」葛蘭德一面說一面還繼續看信。

「是的，是的，」國拉桑夫人說着，拿了一個椅子坐在查禮的旁邊。

歐琴妮受了一種思念的推動。這些思念是少女們第一次感到某種情緒時心中所有的。她就離開了大廳，跑去幫助拿囊和她母親。如果她在懺悔師面前被質問的話，她一定要說她既不是想母親，也不是想拿囊，而是一種欲求所驅使要到堂弟的房子去瞧瞧；去幫忙堂弟，去安置一切，看看有什麼事情忘記了沒有，看看有什麼東西得預先準備沒有，總之，要盡可能去使房子漂亮、潔淨。歐琴妮已經相信只有自己一個人才懂得堂弟的趣味，堂弟的意思。

事實上，她居然能够很高興的給母親和拿囊證明一切的事體都還沒有弄好，雖然她們以為一切都已安置停當。她給拿囊出主意，叫她用木炭去烘被；她自己也拿了一張小檯布蓋住舊棹子，命令拿囊每天早晨換一次檯布。她說服她的母親在壁爐上生一團好火；她瞞着父親，指揮拿囊搬上一堆木頭放在走廊中。她跑去大廳牆角的碗櫥中找來一個從已故拉柏爾特里爾夫人承繼來的舊漆盆，又拿了一隻六角玻璃盃，一把褪金的小匙，一隻刻有情人圖像的古酒瓶，很得意的把這一切都安放在壁爐的一角上。這一刻鐘中發生在她腦筋中的主意比她有生以來所有的還要多。

「媽媽，」她說：「我的堂弟絕對受不了這油蠟燭的臭味。我們可以買一枝白蠟燭嗎……？」

她就和鳥一樣輕快的跑去從她的錢包中拿出來她所收到的月費。

話。

「瞧，拿囊，」她說：「快點兒去。」

「可是，您父親要該說什麼話啦？」

葛蘭德夫人看見她的女兒取了葛蘭德先生從福羅瓦風別宮帶來的古瓷糖壺，就對她說了這句反對的

「可是，你到那兒去弄糖去呢？你不瘋了嗎？」

「媽媽，拿囊也要買蠟燭，也要買糖。」

「但是你父親呢？」

「他的姪兒連一盃甜水都喝不到，他還舒服嗎？況且，他也注意不到這些。」

「你父親什麼都看得見，」葛蘭德夫人仰起頭來說。

拿囊拿不定主意，她認識她的主人。

「去罷，拿囊，因為今天是我的生日！」

拿囊聽到年青女主人的第一次談話，不禁破聲大笑，服從了她。

正當歐琴妮和她母親熱心修飾葛蘭德先生給他姪兒預備的房子的時候，查禮就做成了給他送過不少

秋波的國拉桑夫人的注意物。

「先生，」她對他說：「您真有勇氣在這大冬天離開京城的歡樂，跑到蘇穆爾來住。可是，如果您不覺得我們太可怕的話，您就要看出這裏也還好玩哩。」

她給他送去一個地道的鄉下人的秋波。外省女人們的習慣平常是以涵蓄而謹慎的眼睛來傳達幽美的情慾的，這種傳情的方式是那些認為一切歡樂都是偷竊或罪惡的修道女們的眼睛所特有的。

查禮覺得在這廳中是太流浪了，他覺得他離開他所想像的伯父的大別宮和華麗的生活太遠了，於是，他就在注視國拉桑夫人中看出一個擦去一半的巴黎女人的面形。他用溫雅的態度回答一種向他投來的邀請，自然而然的應身會談。在這會談之中，國拉桑夫人漸漸的平和了她的語調，以求和她的親密的態度相調和。她在查禮之中，都存在有一個同樣的需要：大家都需要親密。於是，在幾分鐘媚人的閒談和莊嚴的談笑之後，這位玲瓏的外省女人居然能夠對他談起那些正在談論全蘇穆爾城這時刻所討論的酒價問題的其他的人，自以為他人聽不見她所說的話：

「先生，如果您願意來看我們，我和外子一定很高興。我們的客廳是蘇穆爾惟一的客廳，您可以在那兒找到高等的商人和貴族：我們是屬於這兩個社會的，這兩個社會中的人不到別處，只到那兒相會，因為大家可以在那兒玩。我很驕傲的對您說，我的先生也是同樣被這兩個社會的人所重視的。所以，我們要想方法來分移您在這裏居住的厭煩。如果您要住在葛蘭德先生家裏，我的媽呀！您要變成什麼樣子！您伯伯是個貪婪的人，他不

想別的，只想葡萄的壓條。您伯母是個虔誠的女人，她一點兒也不知道把兩個意思湊在一起。您的堂姊是個小傻瓜，她沒有受過教育，是個平凡的女子，沒有嫁資，一天到晚在縫補破布裏過日子。」

「她很好，」葛蘭德、查禮自己對自己說，以之回答國拉桑夫人的媚態。

「我的太太，您好像要獨佔先生似的，」胖大的銀行家笑着說。

對於這情形，法律公證人和院長就說了些多少帶有惡性的話；可是教士卻用文雅的神色瞟着他們，用一撮煙來結束他們的思想，再給大家遞過一遍煙匣。

「誰能够比太太更會把蘇穆爾的光榮表現出來呢？」他說。

「啊，這個！您是什麼意思，教士先生？」國拉桑先生問。

「先生，我的意思是對您，對太太，對蘇穆爾，對先生都有利的。」這位狡猾的老頭兒加上一句，一面轉過身來朝着查禮瞅。

好像一點兒也不加以注意，古盧曹教士卻猜着查禮和國拉桑夫人之間的談話。

「先生，」最後是阿寶甫裝做安舒的神色對查禮說：「我不知道您記不記得我；我很高興能够在儒僧莊男爵的跳舞會中坐在您的對面，而且……」

「對啦，先生，真對，」查禮回答，他很驚訝自己變成了大家所注目的對象。

「這位先生是太太的公子罷？」他問國拉桑夫人。
教士很狡猾的看這這位母親。

「是的，先生，」她說。

「您在巴黎很年青，是嗎？」查禮重新對阿賽甫說。

「有什麼辦法，先生！」教士說：「他們一斷乳，我們就得把他們送到巴比侖去。」
國拉桑夫人用一個滿充着驚訝的眼色質問教士。

「應當到外省來，」他接着說：「來尋找像太太這樣有些剛得法學士學位的兒子的三四十歲的女人。我覺得現在還是和許多年青男女們站在椅子上看您跳舞的日子。太太！」教士一面轉過身來朝着他的女對手，一面加上一句說：「在我看來，您當日的成功真是恍如昨日。……」

「哈！這老凶命根！」國拉桑夫人心裏說：「他猜中了我的心緒嗎？」

「我似乎已經在蘇穆爾收到很大的成功了。」查禮一面心裏想，一面解開禮服的鈕子，把手放在背心裏，巡視一下各地方，做效張德萊所製的拜倫爵士的銅像的那種姿勢。

葛蘭德伯的不管閒事，或說得更好一點，他之注精會神的看信，並沒有逃出法律公證人的注意，也逃不了院長的眼光。他們都在想方法要從當時被蠟燭照耀通明的這位好好先生所有的看不見的臉部動作裏來猜

難堪的！他們可以記起我們的責罵，然而他們的咒罵卻是無可挽回的。葛蘭德，你是我的哥哥，你應當保護我：不要讓查禮在我墓上說出任何苛刻的話！我的哥哥，如果我用血淚給你寫信的話，那是因為世間上並沒有我放在這封信中那樣大的痛苦；我要痛哭，我要流血，我要死亡，那時候我就不再感覺痛苦；然而現在我很痛苦，我用乾枯的眼睛謝着死亡。所以你就是查禮的父親了。在他母親方面，他並沒有任何的親戚，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爲什麼我沒有服從社會的成見？爲什麼我放棄了愛情？爲什麼我娶了大貴族的女兒？查禮沒有家庭。哦！我的不幸的孩子！我的孩子！……聽我的罷，葛蘭德，我並不是爲我而懇求你，並且你的產業恐怕也不够得抵押三百萬，我是爲我的兒子而懇求你！你要知道清楚這一點，我的哥哥，我又着我的哀求的雙手想到你。葛蘭德，我在臨死之時把查禮交託給你。當我想你可以做他的父親時，我就毫無痛苦的看我的手槍。他很愛我，他，查禮，我也對他太好了，我向來沒有違過他的意。他一定不會咒罵我。並且你將要看到他很溫和，像他母親一樣，他絕不會給你苦頭吃。可憐的孩子！他大習慣於奢華的快樂，他不知道任何的欠缺，這欠缺是從前我們所以定罪他人，現在他人所以給我們第一個悲慘的原因……他算是毀了，一個人毀了！是的，他的一切朋友都將要驅走他，然而使他屈服的原因卻就是我。啊！我很想有臂力能够一下子把他送到天上去，在他母親的旁邊發瘋了！我再回來說說我的不幸，說說查禮的不幸。我把他送交給你，要你好好的告訴他我的死和他將來的命運。你要做他的父親，一個好父親。不要一下子就奪去了他的

想這封信的內容，葡萄種植人很難維持住他平日所有的沉靜，每一個人也都能够描繪出葛蘭德先生讀這封信時所有的狼狽的神色。這封凶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哥哥：

我們彼此不見面快要二十三年了。我的婚姻是我們的最後談話資料，從此之後，我們就彼此分開了。真的，我一點兒也想不到你會有一天變成了我們一家的惟一臺柱，這家庭的興旺是你所讚賞的。當你手中拿到這一封信時，我已不在人間了。在我現在的地位下，我並不想活着忍受破產的恥辱。我已經盡量的在深淵旁邊掙扎到最後的一刻，總希望能够殘存。然而必得掉在裏頭。我的證券經紀人以及我的法律公證人羅甘的相繼破產，奪去了我的最後財源，一點兒也不留給我。我必得付還將近四百萬的債務，然而我卻只能拿出百分之二十五。這時刻我在棧裏所存的葡萄酒大行跌價，這是你那邊的豐收和酒質的優良所生的結果。三天之內，全巴黎的人將要說：「葛蘭德先生是個光棍！」我，我這個誠實的人將要輪臥在不名譽的殮屍布之中。我毀了我的兒子，我污辱了他的名聲，我奪去了他的母親的財產。然而他卻一點兒也不知道這些事，這個我所溺愛的不幸的孩子！我們很親切的說過一聲「再見。」僥倖得很，他不知道我最後的生命的波流就在這次離別中充溢着。將來有一天，他不要罵我罷？哥哥，我的哥哥！孩子們的咒罵是最

放蕩生活，如果這樣的話，你就要殺死他，我跪着請求他拋棄債權，以他母親承斷人的資格，他可以否認我。但是這是無用的請求；他有他的尊嚴，他會覺出不應該和我的債權人打交道。必要的時候，叫他放棄我的承繼權。告訴他所給他留下的困苦的生活景況；如果他還留情於我，以我的名義告訴他一切都不至於吃虧。是的，工作，工作曾經救過我們兩個，工作也可以給他償還我給他帶走的幸福。如果他願意聽他父親的聲音，這位父親有一天可以爲他從墓中出來，叫他離開故國，到印度去！我的哥哥，查禮是個誠實而勇敢的孩子：你一定要給他預備一些船貨，如果他不還你第一次借給他的本錢，他還不如死掉，因爲你一定借本錢給他，葛蘭德不然的話，你一定要痛悔的。啊！如果我的兒子不能從你那裏得到救援或愛撫，我要永遠在上帝面前請求報復你的殘忍。如果我能够剩下一些錢，我一定要在他母親的產業項下給他留下一筆；但是月底的發薪已經把我的一切款項都吸收了去。我並不願意在不清楚我兒子的命運之前死去；我曾想過希望能够從你那使我溫暖的熱烈的手中感覺出你的許諾；但是時間不允許我。正在查禮旅行的時候，我就得算清我的帳。我要以虔誠之心來證明我的失敗並不是罪惡，也不是不廉潔。這不就是關懷查禮嗎？——別矣，哥哥，願上帝看見你接受我的囑託，保障我的兒子，給你降臨一切的幸福。在我們都得去而我已先去的國度裏將有一個不斷的聲音在懇求你。

「您們談天嗎？」葛蘭德伯一面說，一面把信按照原來的褶痕褶起來，把他放在背心的口袋裏。

他用謙卑而恐懼的神色看着他的姪兒，他把一切的情緒和計算都隱蔽在這神色之下。

「您烘暖了嗎？」

「暖了，親愛的伯伯。」

「那末，我們家裏的女人們那兒去了呢？」伯伯說，已經忘記了他的姪兒要在他家裏睡覺。

正在這個時候，歐琴妮和葛蘭德夫人回來了。

「上邊都整理好了嗎？」這位好好先生回復了冷靜的態度，問她們。

「是的，爸爸。」

「那末，姪兒，如果您累的話，拿囊就帶您到您房子去。好像伙這不是花花公子的寓所！但是您可以寬恕我們這些一文莫明的窮苦的葡萄種植人。苛捐雜稅刮去了我們的一切。」

「我們不要不識相，葛蘭德，」銀行家說：「您還有許多話要跟您姪兒說哩。我們祝您們晚上好，明天見！」

聽到這幾句，大家都站了起來，每一個人都照自己的性格致了一個特殊的敬禮。老法律公證人到門下去找他的燈籠，然後又來把他點上，給諸位國拉桑引。國拉桑夫人沒有預想到這夜會就這樣早的忽然結束，她

的女僕也還沒有來。

「太太，您可以給我面子來接受我的臂膀嗎？」古慮曹教士對國拉桑夫人說。

「謝謝，教士先生，我有我的兒子，」她冷淡的答。

「太太們和我是不會發生危險的，」教士說。

「給古慮曹先生伸過臂膀好啦，」她的丈夫對她說。

教士相當輕捷的領導這漂緞的女人，跑到這一羣客人的前頭幾步。

「這位年青人很不壞，太太，」他一面說，一面拉住她的臂膀。「再見，筐子，葡萄已經收成了！您得給葛蘭德小姐言別啦。歐琴妮恐怕要歸巴黎人。除非這位堂弟已經被另外一位巴黎女人戀上，您的兒子阿寶甫一定要在他身上碰到一個情敵，並且是最……」

「得啦，教士先生。這位年青人不久就要看出歐琴妮是個糊塗蟲，是個不新鮮的女孩子。您研究過沒有？今晚她就黃得像木瓜。」

「您大約已經把這一點指示給這位堂弟了罷？」

「我呀，我才不客氣呢……」

「太太，請您時時跟着歐琴妮，您就用不着當着年青人說他堂姊的壞話。他自己可以比較，這比較……」

「先說，他已經答應後天到我家裏來吃晚飯哩。」

「啊，如果您要，太太……」教士說。

「我要您又怎麼啦，教士先生？您是不是要給我出些壞主意呢？謝謝上帝，我有無污的名譽，我不是活到三十九歲特別來毀壞自己的名譽的，就是爲着一個大蒙古帝國，我也不會這樣做。我和您，我們都已經到達了相當的年齡了，知道什麼叫做談天的年齡了。以一個修道士來說，您實在有不少不正當的思想。呸！這實在配得說是一個浮布拉斯。」

「您念過浮布拉斯嗎？」

「我沒有，教士先生，我的意思是說危險的交際。」

「啊！這本書是極乎帶有道德性的，」教士笑着說：「但是，您給我弄得和今天這位年青人一樣的缺德！我不過是要您……」

「您敢說您不想勸我做一些醜惡的事。這不很明白嗎？我相信這位年青人很好，如果他逢迎我，他就不想他的堂姊。我知道在巴黎有許多好母親這樣的犧牲自己來爲她們的兒女謀幸福；然而我們是在外省，教士先生。」

「是的，太太。」

「况且，」她接着說：「我和阿寶甫本人，我們誰也不願意爲那一萬萬花那麼大的代價呀……」

「太太，我可一點兒也沒有談到什麼一萬萬。這企望恐怕是在我們的力量之上的。不過，我相信一個忠厚的女人，一位正派的女人可以用一種正當的企圖作一些無害的賣弄風情的勾當，這是她的社交責任，而且是……」

「您相信？」

「太太，我們難道不應該想法子大家弄得和氣些嗎？……讓我譴責我自己——我真告訴您，太太，」他又接着說：「他拿小千里鏡來看您比看我來得詔諛；但是我寬恕他寧可尊敬年老的美人……」

「很清楚的，」院長用粗聲說：「巴黎的葛蘭德先生所以把兒子送到蘇穆爾來，完全是爲了婚姻的目的。」

「那末，這位堂弟就不會像炸彈似的從天上掉下來啊！」法律公證人回答。

「這證明不了什麼，」國拉桑先生的觀察：「這位好好先生是個神祕的人。」

「國拉桑朋友，我已經請了這位年青人來吃晚飯。您應當去請拉蘇里爾夫婦和奧多瓦一對，不必說還有美麗的奧多瓦小姐；您就叫這位小姐那天穿得好好的，因爲妒忌的緣故，她的母親讓她穿得總是不大整齊！……——我希望，諸位先生，您們也能够給我一個面子來！」她止住了大家，轉過身，朝着兩位古慮曹說。

「您們到了家了，太太。」法律公證人說。

給三位國拉桑致敬之後，三位古慮曹就從那邊回轉到他們的家裏。三個人就用外省人所有的分析的天才來研究這夜會所發生的大事件的各方面，這大事件是互相改變了古慮曹和國拉桑兩派的地位的。指導他們行爲的高貴的好意使這些大打算家彼此感覺到，有暫時結成聯盟來對付共同敵人的必要。他們要不要互相幫助去阻止歐琴妮愛她的堂弟，去阻止查禮想他的堂姊呢？這位巴黎人能够不能够抵抗那些圍繞他身邊而要誘惑他的無信的婉言，甜柔的讒語，滿充着頌詞的誹謗，幼稚的拒絕呢？

當四個親人單獨的留在廳中的時候，葛爾德先生對他的姪兒說：

「應當睡覺了。太晚了，來不及談到叫您到這兒來的那些事兒；明天找個恰當的時間再談罷。這兒，我們八點鐘吃早點。中午我們吃一個菓子，很快的吃一點兒麵包，喝一盃白酒；然後，和巴黎人一樣，我們五點鐘吃晚飯。這是我們的規矩。如果您要看一看城裏和近郊，您可以和空氣一樣的自由。如果我事忙不能夠陪您，請您原諒我。您也許要聽到這裏的一切人都說我很富：「這裏葛爾德先生，那裏葛爾德先生！」我讓他們隨便說，他們的胡說八道並不會損害我的人望。可是我並沒有錢，我這個年紀還是像年青的農夫一樣的工作，這農夫所有的只是一個破鎊刀和兩條好手臂。也許不久您自己也要看出用血汗換來的一文錢值得多少。——咱們走罷，拿裏，爐裏！」

「姪兒，我希望您能够找到一切您所需要的，」葛爾德夫人說：「可是，如果您缺少什麼，您可以叫拿裏。」

「親愛的伯母，這太麻煩了！我想我帶有我一切的東西，讓我祝您一夜平安，同時也祝我年青的堂姊一夜好。」

查禮從拿囊手中取過一條點好的蠟燭，一條安如製的白蠟燭已經發黃了，是在籬子裏攔舊了的，他的光線非常像油蠟燭，所以絕對想不到家裏有其存在的葛蘭德也看不出他的特色。

「我給您帶路。」這位好好先生說。

葛蘭德不從穹窿底下的廳門走，很客氣的從那道大廳和廚房之間的走廊走。一扇鑲有橢圓形玻璃版的活門關住扶梯那邊的走廊，用以減輕闖進來的寒氣。但是，在冬天，從那裏猛吹進來的冷風也並不算少，而且雖然大廳各門上都裝有粗毛，廳中的熱氣好容易才能够維持適當的溫度。

拿囊走去門了大門，關了大廳，從狗洞中放出了一條狼狗；狼狗的聲音啞了，好像是患咽喉炎似的。這個兇猛的動物只認識一個拿囊。這兩個田野的生物相處得很相得。當查禮看見他伯伯沉著的脚步所震動的蟲蛀的傾斜扶梯旁邊的黃色，而燻煙的圍牆時，他的魂魄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他覺得自己是墮在雞埕之中。他轉過身來看一看他的伯母和他的堂姊的臉孔；她們打扮得好好的站在扶梯上，用友情的表達來迎接他，因為不知道他所以驚訝的原因，就對他答以溫和的微笑，然而這卻使他大失所望。

「父親太可惡了，給我送到這兒來幹什麼？」他自己對自己說。

走到第一個梯頭時，他看見三扇塗上意大利漆而沒有框飾的門，嵌在滿充塵土的牆上的門，外面飾以螺螄形的鐵條，端頭紮成火炬的形狀，就好像是鎔口的長插有一樣。

位在扶梯上頭，廚房上面那間房子的進口的，那一扇門顯然是有牆堵上的。事實上人們只由葛蘭德的臥室走進這房子，而這間房子是給他作事務室用的。引進陽光的唯一朝院的十字窗是用許多鐵欄杆撐住的。

沒有一個人，甚至於葛蘭德夫人也不許來到這房子來，這位好好先生要一個人單獨在那裏，好像一位鍊丹的道士守着他的丹爐一樣。那裏，無疑的，有許多巧妙的祕密，那裏堆積着財產的契據，那裏掛有許多稱銀錢的天秤，那裏每天晚上祕密的寫出許多清單，收據和帳目。這種做法使一些辦事的人，看見葛蘭德先生隨時都是準備好的，以為必有一位女神或一個魔鬼在聽着他的命令。那裏，無疑的，當拿囊的鼾聲震動地板，當狼狗警戒而在庭中打呵欠，當葛蘭德夫人和葛蘭德小姐已經酣睡的時候，這老木桶匠就來愛惜，撫摸，羨望，滋養，捆束他的黃金。牆是很厚的，窗的外屏是緊密的。只有他一個人有這試驗室的鑰匙；人家說，他就是在這裏決定他的種植菓子樹的計畫，在這裏登記他的產物，一根葡萄壓條，一束細枝的記。

歐琴妮的臥室的進口就在這堵牆的門的對面。最後，在梯頭的盡頭就是這兩位夫婦的寓所，佔住公館前面的全部。葛蘭德夫人的臥室是由一扇玻璃門通至歐琴妮的臥室的。家主的臥室和他妻子的臥室是由一扇板壁給他隔開的，由一扇厚牆和那神祕的事務室分開。葛蘭德伯伯就把他的姪兒安置在第三層樓他自己臥

室上面的屋頂樓中，因為這麼一來，如果他的姪兒一時想入非非在室內踱來踱去的話，他可以聽得見。

當歐琴妮和她母親走到扶梯的中間時，她們彼此接了晚安的吻，然後，在給查禮說幾句再見的話之後，她們帶着冰冷的嘴唇，然而女兒卻的確帶有溫暖的心，回到她們的臥室中去。

「您到了您的房子了，我的姪兒。」葛蘭德伯一面對查禮說，一面給他開門。「如果您有出去的必要的話，您可以叫拿囊。沒有她，您的僕人狗要一聲不響的咬您。好好的睡罷。一夜平安……嘿！這些女人給您生了火了。」他接着說。

這時候，大拿囊又出現了，拿着湯婆子。

「這又是一個！」葛蘭德先生說：「你是不是把我姪兒當做分晚的女人看待給這木炭搬走罷，拿囊！」

「可是，先生，被單太潮溼了，這位先生也的確像女人那樣的嬌嫩。」

「算了罷，你去，因為你已經把他擱在腦袋裏，」葛蘭德推着她的肩膀說：「可是要當心火災。」

然後，守財虜走下扶梯，口中喃喃的說些不清不白的話。

查禮仍是呆呆的站在行李箱子的中央。他投過眼光看一看裝飾郊外酒店的黃色的印花紙糊上的屋頂樓房牆，看一看豎凹線型的硬石灰石所造成的冰冷的壁爐，看一看飾有塗漆木棍的黃色木板所造的椅子（這椅子似乎不只有四角，）看一看開着櫃門容得下一個小走繩人的榻前的小夜几，看一看放在有天蓋的

床前的布邊小地氈，這床的掛帳的布邊搖動着，好像就要掉下一樣，差不多都要被蟲吃光了，然後他很嚴重的瞧了拿囊一眼，對她說：

「啊，這樣！好孩子，我是不是真的住在前任蘇穆爾市長，巴黎葛蘭德先生的哥哥葛蘭德先生的家裏呢？」

「對啊，先生，住在一個很可愛，很溫和，很完全的先生的家裏。要不要我幫您理箱子呢？」

「天哪，我很喜歡他，我的老丘！您沒有在皇家禁衛隊的船上伺候過罷？」

「啊啊！啊啊！」拿囊說：「什麼，禁衛隊的船？那不鹹嗎？他在水上走嗎？」

「得了，給我找一找我的睡衣罷，他就在這隻小箱裏。這是鑰匙。」

拿囊大大驚異的看見一件繡有金花而有古代花紋的綠色絲睡衣。

「您就穿着這件衣服睡覺嗎？」她說。

「是的。」

「我的媽啊！美麗的祭臺布那是給教堂做的。可是，親愛的小先生，請您把他送到教堂裏去罷，您就可以拯救您的靈魂，如果您穿的話，您就要丟掉你的靈魂。哦，您應該是那樣的高貴！我去叫小姐來看看您。」

「算了罷，拿囊，您是叫拿囊的，別胡說！讓我睡覺，明天我再理東西；如果我的睡衣真的使您這樣的高興，您也就可以拯救您的靈魂了。我走的時候，如果不給您，就算不得是基督徒，您也可以隨您的便，要怎麼用他

就怎麼用。」

拿囊蹲立着，默默的打量查禮，不敢相信他所說的話。

「送給我這件美麗的衣服呀？」她一面說，一面走出，「他已經在說夢話，這位先生。一夜平安。」

「一夜平安，拿囊。」

「我來這兒幹嗎呢？」查禮臨睡的時候說：「我父親不是傻瓜，我的旅行一定有目的。味明天有嚴重的事體，我說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明堂。」

「聖母，他太溫雅了，我的堂弟！」歐琴妮對她自己說，打斷了她的禱告，這禱告在這天晚上是沒有完成的。葛蘭德夫人臨睡的時候，什麼思念也沒有。她從壁板中央的交通窗裏，聽見守財虜在房中踱來踱去。跟一切怯懦的女人一樣，她會研究過她主人的性格。正如飛鷗預兆大風雨一樣，從看不見的徵兆裏她已經預先感覺到搖動葛蘭德內心的風波。用她所用的話來說，她當時是在那裏裝死。

葛蘭德看了看他在事務室門上所安的裏層鐵甲板，再對自己說：

「我弟弟真是想入非非，怎麼把他的兒子交給我！多麼美的繼承！我還拿不出二十厄古給他哩。然而在這位用小顯微鏡來看我的晴雨表好像要把他燒掉一樣的花花公子看來，二十厄古又算得什麼！」

想到這悲慘的遺囑所給他的結果，葛蘭德也許要比他的弟弟寫這遺囑時還要受打擊哩。

「我將來可以得到這件金衣服嗎？」拿囊說。她穿着祭臺布睡，平生第一遭夢着花，夢着地氈，夢着綾子，正如歐琴妮第一次做愛情的夢一樣。

第三章 外省的愛情

在少女們那潔淨而單調的生活中，總來有一個甜蜜的時刻；這時刻，太陽在她們的靈魂中吐露出他的光彩，花草給她們表達思想，心臟的跳悸給她們的腦筋傳達豐沃的熱流，而把她們的思念溶化在一個空泛的欲望中；滿充着貞潔的憂愁和溫美的快樂的日子！當嬰兒開始看見陽光的時候，他微笑着；當一個少女瞥見自然界有情感的時候，她微笑着就好像她在童年時代的微笑一樣。如果陽光是生命的第一個愛情的話，那末愛情難道不是心靈的陽光嗎？清清楚楚看見一事一物的時刻已經降臨到歐琴妮身上來了。

和一切外省的女子一樣的早起，她很早就起來了，禱告畢就開始她的梳裝，這是她此後含有一種意義的工作。她先梳光她的栗色的頭髮，最小心的打着頭上的大辮子，只怕頭髮從辮中散出，再把鬢子結成等角形，使其臉上所有的羞怯誠實的嬌態增加鮮明，使簡單的裝飾能夠和自然的曲線相調和。然後，就在使她的皮膚硬結發紅的潛水中洗了好幾遍手，一面又瞧着她那肥圓的美麗的臂膀，自己問自己到底堂弟有了這白嫩的手

和修整的指甲時又要怎麼樣。她著了最新的襪子，穿了最好看的鞋。她很精細的繫好帶子，連一個眼洞兒都沒有疏忽。最後，平生第一遭，祈求能夠獲到勝利，她認識了有一件可以使她合意的新衣是怎麼樣的幸福。

打扮完了，她聽見教堂打鐘，驚奇的算着只打七鐘點。因為要有充足的時間讓她裝飾，使她起得太早。因為她不知道來回的修改髮結，研究他的效用，歐琴妮就很質樸的叉着手臂，坐在窗前，瞻望庭院，狹小的花園和佔據園中的高土臺。這一切的景物都是悲涼的，有限的，然而卻少不了孤寂的地點或荒蕪的自然界所特有的神祕的美麗。

廚房旁邊有一個水井，水井的四週有欄圈圍着，水井上面有一個滑車，是由一條彎曲的鐵片支住的。上面有萎謝，凋紅，而為季節所曬乾的葡萄枝葉覆蓋着。這些葡萄藤就繞到牆根，爬在牆上，沿着房子走，一直到一個柴糞櫃為止。這柴糞櫃所有的木頭就好像一個藏書家所藏的書那樣齊整的堆着。庭中的小徑到處顯出灰黑的顏色，是長時間中因青苔，蔓草和缺乏人跡而生的結果。厚厚的房牆顯露出他綠色的襯衫，帶有許多褐色的長長的波紋。最後，在庭院的深處有八個臺階，連着花園的門；這些臺階是凌亂而隱蔽在高厚的樹木之下的，就好像是十字軍時代寡婦所掩埋的一個騎士的墳墓一樣。在一條完全侵蝕了的石凳上面立着一個腐爛的木柵門，已經朽落了一半，然而攀爬的叢草卻在上面結婚。在有格子窗的那扇門的兩邊，伸出兩棵營養不足的蘋果樹的曲枝。這所謂花園就是由分隔三條平行沙路，而用黃楊樹夾花道來支持的那些耕畦組成的。花園的

靈端，土臺的腳根就有一叢菩提樹，像涼傘一般的蓋着。這邊是些覆盆子樹，那邊是一棵龐大的胡桃樹，他的枝葉一直垂到木桶匠的事務室。羅瓦爾河畔的一個清晴的日子和秋天的太陽開始消散夜裏在這花園和這庭院之中的如畫的景物，房牆壁以及草木上面夜裏所印下的那層秋晨的薄霜。

歐琴妮在這些以前看得極乎平常的景物上找到了許多新鮮的豔麗。在她的靈魂中，有成千的思念錯雜着，就好像是外面錯雜着的太陽的光芒一樣。她有一種空泛而難解的愉快的激動，這激動之包裹精神的存在就如雲霞之包裹物質的存在一樣。她的思考正好配合這單純的山景，她心中的和協也就和自然界的和協相契合。

當太陽照到遮垂有厚葉而帶有變化如鵝頸一般的顏色的「愛神之髮」的牆上時，一道希望的天光就照耀着歐琴妮的將來。從此之後，歐琴妮就很高興來瞧這一段牆壁，牆上的蒼白的花朵，藍色的小鈴花，萎謝的枯草，而引起一個甜蜜的回憶，就好像童年的回憶一樣。樹枝上掉落下來的每一片樹葉在這帶有音樂性的庭院中所產生出來的聲音都是給這少女心中的祕密的詢問一個回答的；她可以整天的留在那裏而不覺得時光流逝。

然後在靈魂中就來了煩亂的激動。她常常站起來，跑到鏡前，看一看自己，好像一個誠實的作家默默的閱讀自己的著作，因而去批評，去咒罵自己一樣。

「配他嗎？我不够美！」

這是歐琴妮的思想，謙卑而滿充着苦痛的思想。

這可憐的少女批評得並不公道；但是謙卑或恐懼確是愛情的第一個德性。歐琴妮確是屬於那些類似小鄉紳而有鄉村美麗的強健的孩子們的一類；但是，縱使她有點像米羅的維諾斯（愛神），然而她的形態則是受了溫柔的基督徒情緒的薰陶。這種情緒使這位女人貞潔，而給她一個特點，是古代雕刻家所不知道的。她有一個寬闊的腦袋，男性的額頭，然而卻和斐地亞斯的耶必達（天神）一樣的精緻；她有灰黑的眼睛，在那裏她的貞潔的生活整個的印出了一道潤澤的光彩。前時新鮮而帶玫瑰色的圓臉上的面紋被一個痘斑給弄粗了，雖然這痘斑相當的仁慈，不露出什麼痕跡，總算是毀壞了她那類似天搗的皮膚，然而這臉孔還是這麼樣的甜蜜，這麼樣的雅緻，使她母親的貞潔的接吻暫時在那裏留下了一個鮮紅的痕跡。她的鼻子略為大一點，可是卻能夠調和塗着鉛丹的嘴，這隻帶有成千紋路的嘴唇是滿充着愛情和德性的。頸部是圓圓的。圓形的上身很謹慎的蓋上衣服，可以吸引人們的眼睛而起夢幻；當然，因為裝飾的關係，她缺乏一些媚態，可是在知音者看來，這高大身材的不可屈性應當是一種美。所以，高大而強健的歐琴妮可以說並沒有什麼可以取悅一般羣衆的嬌豔，然而她卻是美麗的，不過她的美麗不容易讓人知道，只有藝術家可以抓得住罷了。在世間上尋找和瑪利亞那樣天姿貞潔的典型的畫家，在一切婦女界中探求拉發埃爾所想像的那樣溫和而驕傲的眼睛的畫家，他

們所畫出的聖母像往往是一時錯誤的觀念的結果，其實只有貞潔的女基督徒的生活才可以保存或獲到這典型。熱愛這樣稀少模特兒的這個畫家可以立刻在歐琴妮面貌上找到天生的貴質，是他所不知道的；他可以在沉靜的額頭上看到愛情的世界，在眼睛的側面，眼瞼的態度中找到說不出來的神聖性格。她的面紋，頭部的輪廓，快樂的時候，既不會改變，也不會疲乏，就好像是遠處平靜的湖水上，面層次分明的水平線。這種冷靜，有顏色，用一個類似初開小花所有的微弱的光彩點綴着的姿態，可以使人靈魂平靜，可以傳達從那裏反映出來的良心的美煥，可以吸引視線。

歐琴妮還是在滿充着幼稚的幻想，用後來所不認識的快樂去採集菊花的生活的邊沿。所以，她就一面照鏡，一面自言自語，還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情：

「我太醜了，他不會注意我……」

然後，她開了朝向扶梯的房門，伸長頸項去探聽屋內的聲響。

「他還沒有起來，」她一面心裏想，一面傾聽着拿囊的清晨的咳嗽，聽她走來走去，打掃大廳，生火，鍊上狗，對廳中的牲畜說話。

於是，歐琴妮就下了扶梯，奔向拿囊，拿囊正在擠牛奶。

「拿囊，好拿囊，你就預備一些奶油給我堂弟沖咖啡罷。」

「但是，小姐，那是昨天就得弄才行的，」拿囊說着，大笑而去。「我不會做奶油。您的堂弟很嬌嫩，太嬌嫩啦！真嬌嫩呀！您還沒有看見他穿黃金色的絲睡衣。我看見我，他穿着細巧的衣服，就好像是神父穿的袈裟一樣。」

「拿囊，那末給我們做點點心好了。」

「那末，誰給我木頭燒呀？誰給我麵粉和牛油呀？」拿囊說。這位葛蘭德先生的首相，有的時候，在歐琴妮和她母親的眼中是很重要的。人物。『應當瞞着他偷東西請您的堂弟嗎？問他要牛油，要麵粉，要柴去，他是您的父親，他能夠給您一些。瞧，他下來查糧食來啦……』」

歐琴妮躲在花園裏，驚懼的聽着扶梯在他父親脚步之下的震動。她已經努力表現出她的知恥之心，這良心是我們的幸福之所在，能够使我們相信，也許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的思想是雕刻在我們的額頭之上，刺入他人的眼睛之中。眼看着家傳住宅的寒酸，這位可憐的少女就覺得有種憂憤，因為她和高雅的堂弟，不能够相配和。她覺得有一個莫大的需要，去給他做些什麼事？什麼事呢？她一點兒也不知道。她很幼稚，很天真，她就讓自已那天使一般的天性自然的流露，而不狐疑她的思想，她的情感。只此一見堂弟之面，她就在心中生出了許多女人所有的癖性，這些癖性更活潑的發展着，和她之到達二十三歲年齡一樣的發展，她的智慧和欲望都已經到達最高峯了。

這是第一次她在心中感覺到她父親面目的可憎，她看出他是她的命運的主人，相信對他隱藏一些話語

是一種罪惡。她開始用快步來走路，很奇怪能够吸入一種更清鮮的空氣，能够覺出更有生氣的陽光，而從那裏灌入了一個精神的激流，和一個新鮮的生命。

正當她想用巧計去弄到點心的時候，在大拿囊和葛蘭德之間已經起了爭執了，這爭執之發生於他們之間就好像冬天的燕子那樣的稀少。這位好好先生帶了一大串鑰匙下來，衡量當日所需要的糧食。

「昨天的麵包還剩下沒有？」他對拿囊說。

「一點兒也沒有了，先生。」

葛蘭德拿出一大塊圓麵包，麵粉散得很好，是用安如省中一般人拿來做麵包的麵包匣模製出來的。正要切的時候，拿囊正好說：

「今天我們是五個人，先生。」

「這也說得對，」葛蘭德答：「可是，你的麵包有六磅重啊，還得剩下哩。並且，這些巴黎的年青人，你瞧吧，他們是不吃麵包的。」

「那末，他們吃『福利餅』嗎？」拿囊說。

在安如，「福利餅」是一個俗字，是指配合麵包的食品，自塗在夾心麵包上面的牛油，所謂最平常的福利餅起，一直到最珍貴的福利餅桃子醬止，通通包括在內。在小時候葛蘭德就撇下麵包的人都懂得這句

話的意義。

「不，」葛蘭德答：「他也不吃福利舖，也不吃麵包。他們差不多就和將要出嫁的女孩子一樣。」

最後，吝嗇的吩咐了當日的菜目之後，這位好好先生就關了他的消耗櫃，轉過身來，朝着他的菓子櫥走，然而拿囊卻阻止了他，對他說：

「先生，給我一點兒麵粉和牛油，我要給孩子們做點心。」

「是不是因為我的姪兒來，你就要搶劫我的家呢？」

「我想您姪兒並不在我想您的狗之上，也並不在您自己想他之上……您不是只給我拿六塊糖嗎？我要八塊。」

「啊！這個拿囊，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樣過。你腦筋裏到底怎麼回事呀？你是這裏的女主人嗎？你只能夠有六塊糖。」

「好，那天，您的姪兒得用什麼東西泡咖啡呢？」

「用兩塊糖；我不要糖，我自己。」

「您這麼樣的年紀，您不要糖！我寧可掏自己的腰包給您買些去。」

「我的事，跟你有什麼相干！」

雖然糖的價錢很賤，但在木桶匠的眼睛裏他總是殖民地食品中之最寶貝的，在他看來，這糖每磅總值六佛郎。帝政時代非節用甜食不可的情況，已經變成他的一個不可磨滅的習慣。

一切的女人，就是最愚笨的，也知道用詭計來結束爭執。拿囊放棄了糖的問題而求得點心。

『小姐，』她從十字窗這邊喊過去：『您不是想吃點心嗎？』

『不，不。』歐琴妮答。

『算了罷，拿囊，』葛蘭德聽見他女兒的聲音，說：『好啦……』

他打開了盛麵粉的櫃子，給她量了一碗，然後又在他已經切好的牛油塊上加了幾兩。

『還得有些柴燒哩，』難於和解的拿囊說。

『好罷，你就拿個够好啦，』他很悲慘的答：『可是，你要給我們做一塊菓子餅，你要用這烤箱連着做晚飯，

不必生兩次火。』

『瞧！』拿囊喊了起來：『這還用您說嗎？』

葛蘭德對他忠實的宰相投去一個差不多是父道的眼色。

『小姐，』這女廚叫了起來：『我們有點心了！』

葛蘭德伯回來，帶了他的菓子，在廚房棹上排了一小碟的菓子。

「喂，您瞧，先生，」拿囊對他說：「瞧您姪兒的鞋，多好看啊！真好的皮，聞着多香！得用什麼擦呢？要不要攪點您的雞蛋蠟油呢？」

「拿囊，我想雞蛋會弄毀這皮！並且，你告訴他你不知道怎樣擦摩洛哥皮……對的，這是摩洛哥皮；他自己會到蘇穆爾街上去買，給你帶些特別擦他那種皮鞋的油來。我聽說人家把糖裝在鞋油裏，使鞋擦得發亮。」

「那末，這不頂好吃嗎？」女僕把鞋擡在鼻子上，一面說：「瞧！瞧！聞着好像香水啊！這不大奇怪嗎！」

「奇怪！」主人說：「你覺得把錢花在鞋上比穿鞋的人所有的錢還要多，不奇怪嗎？」

「先生，」她對關好菓子櫥第二次回來的主人說：「您每星期是不是要做一兩次罐子肉呢？因為您的……」

「是啊。」

「我得到肉店去啦。」

「不要，不要，你給我們做些雞湯，農夫們不會讓你歇工。不過我要告訴高爾諾瓦爾，叫他給我打幾個烏鴉來。這野味可以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湯來。」

「先生，人家說這傢伙吃死人，真的嗎？」

「傻子，拿囊！他跟一切東西一樣，找到什麼就吃什麼。我們不是靠死人活着嗎……什麼叫做繼承？」

葛蘭德伯沒有其他的命令可下，他就拿出錢，看看還能够在吃早點前道透半個鐘頭，他就戴上帽子，來給

他的女兒接吻，對她說：

「你不要到羅瓦爾河畔我們的草場上去散步散步去呢？我要到那兒去做一點兒事。」

歐琴妮走去戴了她的草帽，有一層薄絲蓋在上面的草帽，然後，父親和女兒就走下了蜿蜒的街道，一直走到市場。

「你們這麼早到那兒去？」古慮曹法律公證人路上遇見葛蘭德，說。

「看一看去，」這位好好先生答，他不是不知道他的朋友早晨出門的目的。

當葛蘭德伯去「看一看去」的時候，法律公證人的經驗知道總可以跟他一塊兒去得些什麼東西。於是，他就陪着他走。

「來，古慮曹，」葛蘭德對法律公證人說：「你是我的朋友；我要指給您看好的在地上種起白楊樹來的是多麼傻……」

「那末，您從羅瓦爾草場上所取到的六萬佛郎，在您算來就等於零嗎？」古慮曹法律公證人一面睜着呆笨的眼睛，一面說：「您真有福氣……當人家在南特缺乏白柴的時候，您就砍伐您的樹林，一塊賣了三十佛郎！」

歐琴妮聽着，沒有知道她已經走到一生最嚴重的關頭，也沒有知道這法律公證人要來對她發表父親的專橫的禁令。葛蘭德走到了他所有的羅瓦爾河畔的草場，那裏有三十個工人，忙着剷除，填滿，鋤平以前種植白

楊樹的地方。

「古慮曹公證人，您瞧一棵白楊樹所佔的地方。」他對法律公證人說：「約翰，他叫一個工人：『用多瓦斯（註）來……來……來各方面……各方面的量』」

「四面都是八尺，」工人量完回答說。

「三十二尺的損失，」葛蘭德對古慮曹說：「這一行上我有三百棵的楊樹，是不是那末，三……三……三百乘三十……三十二尺要弄掉……掉……掉我五……五百芻秣，兩邊再加上兩倍，就是一千五，中間的幾排也一樣。那末就算……算……算是三千紮的芻秣罷。」

「不錯，」古慮曹幫着他的朋友說：「這種芻秣三千紮值一千八百佛郎左右。」

「就說……就說……就說二千佛郎罷，因為還有芟後又生的草值得三四百佛郎。那末，算……算……算算看每年二千佛郎，四十年之中……四十年之中，連本帶利……帶利……您知……知……知道要合……合……合多少。」

「算十萬佛郎罷。」法律公證人說。

註：古法國量名，約合一米突又九九九。

「我這麼想！這……這……這只是十萬佛郎好。」這葡萄種植人接着說，這一次卻沒有口吃，「二千五百棵白楊樹並不給我生產七萬五千佛郎。這裏頭有損失。我已經看出來了，我！」葛蘭德張牙舞爪的說。「約翰，他又接着說：『填平空洞罷，就是羅瓦爾那邊的不必填，你就把我買來的白楊樹種在那邊罷，把他們種在河裏，就是政府給拿養錢。』他加上一句說，一面轉過身來，朝着古慮曹，又在鼻子的肉瘤上發表出了一個極輕微的動作，最嘲諷的微笑。

「這是很明顯的：白楊樹只能夠種在衰瘠的土地上。」古慮曹說。他被葛蘭德的計算給楞呆了。

「是——是的，先生，」木桶匠嘲笑地回答。

歐琴妮望着羅瓦爾河的卓絕的風景，沒有聽見她的父親的計算，但是她卻遠遠的側耳聽見古慮曹先生對他的主顧所說的話：

「喂，您從巴黎招了一位女婿來啦，全蘇穆爾的人都只談論您的姪兒。我馬上就得給您寫一張契約了，不是，葛蘭德伯？」

「您……您這麼早……這麼早出……出來就是爲……爲着告訴我這個呀！葛蘭德接着說，一面動一動他的肉瘤。『好啦，老……老……老朋友，我很坦白，我告訴您……您所要……所要知道……知道的。我寧可，您看，把我的女兒……女兒扔……扔在羅瓦爾河中，絕不把她嫁……嫁給她的……她的堂弟：您可以……』

可以宣布這句話。但是，不要緊，就讓人家去吵鬧去罷。」

這個回答使歐琴妮頭暈目眩。爲她而開始在她心中萌芽的悠遠的希望忽然繁盛，長大，而結成一束鮮花，但是她卻看着這鮮花被人剪下，橫臥在地上了。從昨夜起，她已經用一切幸福的連鎖把她歸附給查禮，這連鎖已經把他們的靈魂繫在一起；從此之後，只有痛苦來填補這靈魂了。在這位女人的高貴的命運之中，難道受悲慘空氣的噴觸不是比受幸運光彩的投射來得多嗎？慈父的感情怎麼能够在她父親的心中息滅了呢？查禮到底是犯了什麼罪狀呢？這些都是神祕的問題！她那剛生長的愛情已經是很神祕的了，現在又包上一層的神祕。回來的時候，她的腿戰慄着，當她走到這條在她看來非常快樂的古老而黯淡的街道時，她覺得已經變成悲苦的了，她也就在那裏呼吸着時間和景物在這街上所塗印下來的淒涼的空氣。沒有一篇愛情的功課，她沒有念過。

在公館前幾步，她趕到父親的前頭，敲門之後，就在那兒等他。可是，看見法律公證人手中拿着一份還未翻開的日報的葛蘭德卻對他說：

「公債怎麼樣？」

「您不聽我的話，葛蘭德，」古慮曹回答他：「快點買，兩年之內還可以賺得百分之二十，並且還有很好的利息，在八萬佛郎之中可以得到五千佛郎的利息。債券是八十個佛郎五十參了的價碼。」

「我們以後再瞧瞧看，」葛蘭德一面回答，一面摸擦他的額部。

「我的天哪！」法律公證人翻開他的日報說。

「哎，什麼？」當古慮曹拿日報放在葛蘭德眼前，對他說「念這一篇文章罷」的時候，葛蘭德喊了起來。

「巴黎最有名的一個商人葛蘭德先生昨日照例在交易所出現之後，以手槍打擊腦門自殺。他曾給衆議院院長遞進辭呈，同時也辭去了商業法庭審判官之職。他的經紀人羅甘先生和他的法律公證人蘇赤先生把他毀了。葛蘭德先生之地位和他的信用無疑的可以在巴黎市場中找到援助。惜乎這位可敬的人物卻在失望的第一時刻中即行自殺云云。

「我早就知道了，」老葡萄種植人對他的法律公證人說。

這句話使古慮曹毛髮悚然，雖然他有當公證人的鎮靜的性格；他想到巴黎的葛蘭德一定會經無望的懇求過蘇穆爾的葛蘭德幾百萬，不禁背上發冷。

「那末，他的兒子，昨天那麼高興的兒子呢？」

「他一點兒也還不知道，」葛蘭德用同樣的冷靜的態度答。

「再見，葛蘭德先生，」古慮曹說。他明白了一切就跑去告慰彭風院長。

回到家裏，葛蘭德發現早點已經預備好了。葛蘭德夫人已經坐在高脚的椅子上，編織冬天的衣袖。歐琴妮跳上抱住母親的頸項，用心中所流出的劇烈的情感來吻她。這情感可以使我們生出隱蔽的悲哀。

「您們可以先吃了，」從扶梯上四層做一步跑下來的拿囊說：「孩子睡得和天使一樣。他真可愛，兩個眼睛閉着我跑進去了，我叫過他。啊，真的！簡直沒有人應。」

「讓他睡罷，」葛蘭德說：「今天他要聽不好的消息，無論什麼時候起來，總是太早的。」

「什麼事情呀？」歐琴妮把這位好好先生花了寃時間切好的兩塊不知道有多少重的糖放在自己的咖啡裏，一面問。

葛蘭德夫人不敢發這種問題，她只瞅着她的丈夫。

「他的父親用手槍打着腦門自殺了。」

「我的叔叔……」歐琴妮說。

「這可憐的年青人！」葛蘭德夫人叫了起來。

「是的，可憐得很，」葛蘭德接着說：「他連一個子兒也沒有。」

「哎！他就睡得和地上的君王一樣！」拿囊用溫和的聲調說。

歐琴妮不吃東西了。她的心緊縮着，正如一位女人被情人的不幸所刺激而全身洋溢着血液時，心臟的緊縮一樣。可憐的少女哭了。

「你還不認識你叔叔，你哭什麼？」她的父親對她說，給她投來餓虎一般的眼色，無疑的也就是他投視金堆時所有的眼色。

「但是，先生，」女僕說：「誰不憐憫這位睡在鼓子裏還不知道自己命運的可憐的年青人呢？誰不感動呢？」

「我沒有跟你說話，拿囊，當心你的舌頭。」

歐琴妮知道一位講愛情的女人總得隱蔽她的情感。她一聲不響。

「我希望在我沒有回來之前，你們什麼也不要告訴他，葛蘭德夫人，」老人繼續着說：「我得叫人收拾我的草場上靠路的那條溝子。中午我就回來吃中飯，我再跟我姪兒談談他的事。——至於你，歐琴妮小姐，如果你是爲這個花花公子哭，這已經够了，我的孩子。他馬上就得到那廣大的印度諸地去，你再也見不到他……」

父親從帽緣取出手套，用平日所有的冷靜戴上，一個指頭一個指頭的套得妥當，隨後就出去了。

「啊！媽媽，我心裏窒息得很！」當她一個人和她母親留在那裏的時候，歐琴妮叫了起來：「我從來沒有這樣難受過。」

葛蘭德夫人看見女兒發白，就開了十字窗，讓她呼吸新鮮的空氣。

「我好一點啦。」過了一會兒，歐琴妮說。

這種富有神經質的情感表現在表面上一向都是很鎮靜很冷淡的性格上，使葛蘭德夫人起了反應。她用一切母親所賦有的溫柔的直覺的同情來看她的女兒，她猜透了一切。然而，事實上，生來彼此交愛的著名的匈牙利姊妹也比不上歐琴妮和她母親那樣的親密；這母女兩人向來是兩個人一同在這窗口，一同上禮拜堂，一同的空氣中睡覺的。

「我可憐的孩子！」葛蘭德夫人一面說，一面抱住歐琴妮的頭，把他靠在她的懷中。

聽了這句話，歐琴妮從新仰起頭來，用眼光去詢問她的母親，一面細考隱蔽的思念，對她說：

「爲什麼要把他送到印度諸地去呢？如果他是不幸的話，難道就不應該留他在這兒嗎？他不是我們最近的親人嗎？」

「是啊，孩子，這很自然；不過你父親也有他的理由，我們應當尊重。」

母女二人沉默的坐着，一個坐在她的高腳椅上，一個坐在她的小靠椅中；兩個人都重新開始她們的活計。因爲感謝她母親給她表現的偉大的心田，歐琴妮吻了她的手，對她說：

「你真好，媽媽！」

這句話使老母親的臉上發出光彩，這被悠長的痛苦所萎謝了的臉孔。

「你覺得他好嗎？」歐琴妮問。

葛蘭德夫人只用微笑回答，然後，在一陣的寂寞之後，她就輕聲的說：

「你已經愛上他了嗎？那，不好。」

「不好？」歐琴妮接着說：「爲什麼呢？你喜歡他，拿囊喜歡他，爲什麼我就不喜歡他呢？瞧，媽媽，我們擺掉子，讓他吃早點罷。」

她放下針線，母親也跟着放下，對她說：

「你瘋啦！」

然而她卻喜歡贊成女兒的瘋狂，同時也與之合作了。

歐琴妮叫拿囊。

「您還要什麼，小姐？」

「拿囊，中午你有奶油嗎？」

「啊！中午，有的。」老女僕答。

「好罷，給他一些濃咖啡，國拉桑先生告訴我巴黎的咖啡很濃，多給他一點。」

「那麼，您要我那兒去拿呢？」

「去買去。」

「如果碰着先生呢？」

「他忙着他的草場。」

「我跑着去。可是，費沙老板給我蠟燭時，已經問過，是不是三位東方的君王來到我們家裏。全城的人都會知道我們所做的事兒。」

「要是你父親瞧出什麼東西，」葛蘭德夫人說：「說不定他要打我們哩。」

「好，他打我們，我們就跪着讓他打好啦。」

葛蘭德夫人仰起眼睛看着天空，這就算是回答。拿囊戴上帽，出去了。

歐琴妮脫下白色的衣服，跑到倉庫裏去找一些葡萄，是她好玩把他用繩子掛在頂棚上的；她輕輕的沿着廊子走，只怕驚醒了她的堂弟，然而卻免不了伏在門上去聽聽堂弟嘴唇間所發出的一樣長短的呼吸聲。

「這不幸的人，他睡着的時候就像醒的時候似的，」她心裏說。

她拿了一些綠綠的葡萄葉，跟一位老鍊的茶房頭似的，把葡萄整整齊齊的堆起來，很得意的擺在一張棹子上。在廚房裏，她偷了父親數過的梨，把他和金字塔一樣的擺在葡萄葉中。她忙過來，忙過去，跑着，跳着。她恨不得把父親家裏一切的東西都搬出來，然而她的父親卻帶走一切的鑰匙。拿囊拿着兩個鮮雞蛋回來了。看見了

這兩個雞蛋，歐琴妮真想跳上去抱住她的頸。

「蘭德的農夫筐裏帶些雞蛋，我問他要，他就給我，要討我的歡心，真是好人啦！」

整整忙了兩個鐘頭，在這兩個鐘頭之中，歐琴妮總有二十次離開他的活計，走去煮咖啡，去聽他堂弟的起床的動靜。她總算是預備好了一份非常簡單而不多花錢的早點，可是這已經是大大的違反了家庭的習慣。在他們家裏，中飯是站着吃的。每一個人都有一些麵包，一個菓子或是一些牛油，和一盃葡萄酒。眼看着放在壁爐旁邊的棹子，放在他堂弟的食具前面的那張靠椅，眼看着兩碟的菓子，煮雞蛋的小盃，那瓶白葡萄酒，麵包，和堆在茶托裏頭的糖，歐琴妮不禁四肢發抖，心裏想：如果這時候她的父親回來了，他要給她何等的眼色啊！因此，她就常常厭煩，算一算他的堂弟是不是能够在父親回來之前吃早點。

「冷靜一點兒罷，歐琴妮；如果你父親回來，你就把一切都推在我的身上好啦，」葛蘭德夫人說。

歐琴妮不禁淚下。

「哦！親愛的母親呀！她喊道：『我愛你還愛得不够哩！』」

在房子裏一邊唱着一邊繞了一千個來回之後，查禮終於下樓來了。幸而還沒有十一點鐘，他裝飾得非常漂亮，正如他在那位在蘇格蘭旅行的貴婦的別宮裏一摸一樣的裝飾。他和悅的笑着進來，這種態度很適合於一個年青人，引起了歐琴妮的悲慘的快樂。他把他在安如別宮的失敗當做一種開玩笑，很快樂的走近他的

伯母。

「您夜裏睡得好嗎，親愛的伯母？您呢，我的堂姊？」

「很好，先生，可是您呢？」葛蘭德夫人說。

「我嗎，好極了。」

「您一定餓了，我的堂弟。」歐琴妮說，「上棹吃飯罷。」

「可是我從來就沒有在十二點之前吃飯的，我是正午起來的。不過，我在路上過得不舒服，我就隨便吃好啦。况且……」

他拿出了柏勒格公司製造的極精巧的平懷錶。

「哎，可是現在只有十一點鐘，我起早啦。」

「起早啦……」葛蘭德夫人說。

「是啊，可是我得理東西。好的，我很想吃點什麼的，隨便一點兒什麼，一隻雞，一隻鷓鴣，都可以。」

「我的聖母呀！」拿囊聽見這些話，叫了起來。

「一隻鷓鴣。」歐琴妮在心裏說，她很想把她所有的錢都拿出來去買一隻鷓鴣。

「請您坐下罷，」他的伯母對他說。

花花公子很隨便的坐在靠椅上，好像一位嬌豔的女人躺在沙發椅上一樣。歐琴妮和她的母親拿着椅子，坐在他的旁邊，壁爐的前面。

「您們總是住在這裏嗎？」查禮發現白天的客廳比燈光之下的大廳還要來得難看，就對她們說。

「總是住在這裏，」歐琴妮瞧着他說：「除非收成葡萄的時節。那時候，我們就去幫忙拿囊，住在諾耶爾修道院裏。」

「您們向來不出去散步嗎？」

「有的時候，星期日夜會之後，如果天氣好的話，」葛蘭德夫人說：「我們就到橋上去走走，人們刈割芻秣的時候，我們就去瞧瞧。」

「您們這裏有戲院嗎？」

「去看戲！」葛蘭德夫人喊道：「去看戲子！可是，先生，您不知道這是致命的罪惡嗎？」

「拿去罷，親愛的先生，」拿囊端着雞蛋來，說：「我們要請您吃帶殼的小雞兒。」

「哦！鮮雞蛋！」查禮說，和那些慣於奢華的人一樣，他已經不再想他的鷓鴣了。「可是真美啊！您有牛油嗎，親愛的孩子？」

「啊！牛油那末，您不要點心嗎？」女僕說。

「給點牛油罷，拿！」歐琴妮喊着說。

這年青的少女細察着她的堂弟切開麵包而覺得愉快，這正如巴黎最富感覺性的嬌豔女工看見表演純潔無罪的人佔了勝利的悲劇時所生的快感一樣。真的，查禮是由一位雅緻的母親養育大的，是由一位時髦的女人教導成的，他總有一些瀟灑的，高雅的，精細的舉動，就像一位小小的女主婦一樣。少女的嬌嫩，少女的溫柔有一種真正磁石一般的吸引力。所以當查禮覺得自己是堂姊和伯母的注意對象的時候，他不能夠避免浸潤他的那種種情意的影響了。他對歐琴妮投去一道善意和撫愛的光耀的視線，一種類似微笑的視線。他默默的瞅了一下歐琴妮，看出那一副貞潔的臉孔的調和的輪廓，她那天真的態度，她眼睛的不可思議的光輝閃爍着年青人的熱愛的嘆息，然而卻沒有表露逸樂的欲望。

「真的，我親愛的堂姊，如果您盛裝麗服坐在國立音樂院的包廂裏，我可以給您擔保我伯母所說的話是有道理的，您一定會使許多男子羨慕，會使許多女人嫉妒，甚至於都犯了罪。」

這讚美緊束着歐琴妮的心，使她驚喜，雖然她一點兒也不懂得這句話的意義。

「啊！我的堂弟，您要給一位可憐的外省小姑娘開玩笑啦。」

「如果您認識我，我的堂姊，您就知道我是最討厭嘲笑的。嘲笑可以萎謝人的心，可以使人的情感冰冷……」

他非常愜意的吞下那塊塗上牛油的面包。

「不，大約因為我還沒有多大的聰明讓我嘲笑人家，這種缺點並且曾經給我弄下許多錯誤。在巴黎，人家可以說一聲「他有一個好心腸」其實是要捉弄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這個可憐的孩子簡直和犀牛一樣的笨。」可是，因為我很有錢，我能够拿各種手槍，在三十步之外，廣場之中，一打就打中一個木偶人，所以嘲笑對我就客氣了。」

「您所說的話，我的姪兒，可以證明您是好心腸的。」

「您帶一個很好看的戒指，」歐琴妮說：「讓我瞧一瞧，好不好？」

查禮伸出手，脫下他的戒指。歐琴妮輕輕的摸觸着堂弟的玫瑰色的指甲，不禁飛紅了臉。

「瞧，母親，這麼美的玩意兒！」

「啊！那麼大塊的金子！」拿囊端着咖啡過來，說道。

「這是什麼東西？」查禮笑着問。

他指着一個帶着灰色邊的油着黃褐色的釉子的長方形的燒泥壺，中間沸騰着咖啡，湧上來又落下去。

「這是翻滾的咖啡，」拿囊說。

「啊！親愛的伯母，我來這裏作一次客，至少可以留下一些好處給您們。您們太落伍了！我教您們用沙達爾

咖啡壺煮咖啡罷。」

他就努力解釋用沙達爾咖啡壺做咖啡的方法。

「好傢伙！如果都那麼做，」拿囊說：「不是得做一輩子嗎？我絕不這樣煮咖啡。啊，真的！要是這麼幹，我煮咖啡的時候，誰給我拿草喂牛呢？」

「我拿草喂牛，」歐琴妮說。

「孩子！」葛蘭德夫人瞧着女兒說。

這句話使大家想起集中這位不幸的年青人的身上的悲哀，這三位女人都緘口無言了，她們都用憐憫的神色默默的瞅着他，給他一個打擊。

「您怎麼啦，堂姊？」

「唉！」葛蘭德夫人對將要開口回答的歐琴妮說：「你知道，我的女兒，你父親會告訴先生的……」

「您們叫查禮好啦，」年青的葛蘭德說。

「啊！您名叫查禮嗎？這是個好名字，」歐琴妮叫着說。

差不多到處都是不幸的預兆。戰戰兢兢，只怕老木桶匠回來的拿囊，葛蘭德夫人和歐琴妮忽然聽到銅錘的響音，這是她們所熟識的。

「爸爸回來了！」歐琴妮說。

他撤去了盛糖的茶托，拿幾塊糖放在檯布上。拿囊拿走了盛雞蛋的盤子。葛蘭德夫人整肅的站着，好像是受驚的牝鹿。這是一個突然的恐怖，查禮大為驚愕，莫明其妙。

「你們怎麼回事啦？」他問她們。

「是我父親回來了！」

「那麼……」

葛蘭德先生進來，向棹上和查禮投去一個清亮的眼色；他明白了一切。

「啊！你們給我姪兒做生日啦，好，很好，非常的好！」他說着，沒有口吃。「當貓在屋頂上跑走的時候，老鼠就在地板上跳舞啦！」

「做生日……」查禮心裏說，沒有法子想像這家庭的規矩和習慣。

「給我拿一個盆子來，拿囊。」這好好先生說。

歐琴妮拿了盆子來。葛蘭德從褲袋裏取出一把寬闊的骨刀，切開菓子餅，取了些牛油，小心的塗上，就站着吃。正在這時候，查禮拿糖泡咖啡。葛蘭德瞧見糖，細細的端詳着他那臉色發白的妻子，走了三步。他就朝着這位可憐的老太婆的耳邊，對她說：

「你們從那兒弄到這些糖呀？」

「拿囊跑到費沙舖裏去買來的，家裏一點兒也沒有了。」

我們很難形容這一幕啞劇對於這三位女人所有的深刻的關心，因為拿囊已經離開了廚房到大廳來聽聽到底有什麼事情發生。

查禮書了嘗咖啡，覺得太苦，他找糖，然而糖已經讓葛蘭德吃下了。

「您要什麼，我的姪兒？」好好先生問他。

「糖。」

「倒上一點兒牛奶，」家長回答：「您的咖啡就甜了。」

歐琴妮又拿來盛糖的茶托，放在棹子上，一面冷靜的偷看着她的父親。巴黎的女人因為要讓情人便於逃走，就用她那纖細的手臂支持住絲製的繩梯，但是，真的，她還沒有歐琴妮從新把糖放在棹子上所有的勇氣。巴黎女人的情人可以報答她，讓她驕傲的給他伸出一隻受傷的手臂叫他欣賞，這手臂的每一條枯萎的脈管都要被熱淚和蜜吻所浸浴，被快樂的情感所治癒，然而查禮卻一點兒也不知道堂姊的心靈是被老木桶匠的眼色所震駭所深刻煩擾而破碎了的。

「你不吃嗎，我的太太？」

這可憐的奴隸走上前來，悲惻的切了一片麵包，拿了一隻梨。歐琴妮大膽的給她父親獻過葡萄，對他說：

「嘗一嘗我的體己葡萄罷，爸爸！——堂弟，您也想吃，是不是？這是我給您跑去找來的好葡萄。」

「啊！如果不禁止，她們一定要把全蘇穆爾的東西都搶來給您，我的姪兒。吃完飯，咱們一塊兒到花園裏去走走罷，我有一些慘痛的話告訴您。」

歐琴妮和她母親都給查禮送去一道視線，這視線的表情是這位年青人所了解的。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我的伯父？自從我可憐的母親死了之後……（說到「可憐的母親」時，他的聲音發顫了，）我已經不會再有什麼不幸了……」

「誰曉得上帝要試探我們的那些苦難呢？」他的伯母說。

「噫，噫，噫！」葛蘭德說：「傻事來了。我的姪兒，我看見您那雙雪白的手，我是很悲痛的。」

他拿給他看他那類似羊肩的手，這是上天給他插在他的臂頭的。

「這才是特別生來採集金錢的手！您的脚是生長在製造裝鈔票的票夾用的楸皮裏。壞壞透了！」

「您是什麼意思呢，伯父？如果我懂得您一句話，我就是吊死鬼。」

「您來，」葛蘭德說。

守財虜把他的刀子卡刺一下關上了，喝了剩下的白葡萄酒，開了門。

「我的堂弟，勇敢一點兒！」

少女的聲調使查禮發冷，他隨着可怕的親人，全身蒙蔽在極大的不安裏。

歐琴妮和她的母親跟拿囊來到廚房裏來，她們都被一種不可克服的好奇的激動去偵察將要在潮溼的小花園中扮演的兩個腳色。在那裏，伯父最初是冷靜的和他的姪兒一塊兒走路。

葛蘭德並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去告訴查禮他父親的死訊，然而他卻覺得讓他知道他一個錢也沒有則是極可哀憐的。於是乎，他就在思索一句溫和的話語來告訴他這個殘忍的事實。

「您丟了父親了！」這句話毫無意義。父親們總比兒子們早死。然而：「您連一個錢也沒有了！」這句話包括一切地上的不幸。好好先生在中間那一條花徑中繞了第三次。沙礫在他脚下沙沙作響。

生活發生大變故的時候，我們的靈魂總是和環境非常緊密的聯結着的，這環境的快樂和悲哀都溶化在我們的身上。所以，查禮就用特別的注意力來細察這小花園之中的聲響，凋落的枯萎的樹葉，倒毀的牆壁，奇形怪狀的菓樹，這由感情支持的聯想永遠刻入記憶的景物。

「天氣很暖，暖極了，」葛蘭德呼出一口大氣說。

「是的，我的伯父……可是爲什麼……？」

「哎，我的孩子，」伯父接着說：「我有不好的消息告訴您。您父親不好了……」

「那我爲什麼要留在這裏？」查禮說，「拿囊，」他叫，「給我叫驛馬來！我想在這鄉村裏一定可以找到一輛車。」他轉過面來對他的伯父加上這一句說。他的伯父卻正楞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

「車也罷，馬也罷，通通是沒有用的了，」葛蘭德回答。

查禮緘口無言，面色發白，他的眼睛變成呆定。

「是的，可憐的孩子，您猜罷。他死了。然而這還不算。還有更慘的事情，他是用手槍打着腦門自殺的……」

「我的父親……」

「是的。這還不要緊。報紙上還有批評，好像他們有批評的權利似的，您拿去念一念罷。」

葛蘭德是從古盧曹處借來這日報的，他就把關於這不幸的一段記載放在查禮的眼前。

這時候，這一位還是小孩子，還在感情容易素樸流露的年齡的年青人，他就涕淚橫流了。

「好啦，」葛蘭德心裏想：「他的眼睛使我恐懼。他哭了，這算逃掉了。」他又接着高聲的說，不管查禮聽不聽：「這還不算什麼要緊，我的可憐的姪兒，這還不算什麼要緊，您可以安慰您自己，但是……」

「絕不會！絕不會！我的父親！我的父親！」

「他把您毀了，您一個錢也沒有了。」

「錢有什麼用？我父親在那兒……我父親！」

痛哭和嗚咽的聲音可怕的回響在牆壁之間，互相結成回音。三個被惻隱之心所激動的女人也哭了，眼淚和歡笑一樣的可以傳染。查禮不再聽他伯父的話，跑到庭院中，找到扶梯，走上自己的房子裏，橫臥在自己的床，把臉孔蒙在被窩裏，想要離開親人，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場。

「應當讓這第一陣暴雨過去，」葛蘭德一面說，一面走進大廳；他看見歐琴妮和她的母親立刻坐在原來的地位，拭乾眼淚，又用戰抖的手開始做活計。「然而，這個年青人是一點兒用處也沒有的，他關心死者比關心錢還要利害。」

歐琴妮聽見父親對於這最純潔的苦痛所表示的意思，不禁毛髮悚然。從這時候起，她開始批判她的父親。雖然查禮的哭聲已經微弱，可是他的嗚咽仍然在房子裏回響着，他那種深沉的怨歎好像是從地底下出來似的，漸漸的消微下去，一直等到晚間，才算停止了。

「可憐的年青人！」葛蘭德夫人說。

這是悲慘的歎息！葛蘭德伯瞧着他的妻子，歐琴妮和糖罐；他回想着給這不幸的親人預備的特殊的早點，挺立在大廳的中央。

「啊，這個！我告訴你，」他用平日的鎮靜說，「我希望你不要再繼續浪費，葛蘭德夫人。我並不是把「我」的錢給你們，讓你們買糖給這位可笑的年青人吃。」

「那不干母親的事，」歐琴妮說。「是我……」

「是不是因為你的年紀大了，」葛蘭德接着質問他的女兒，「你就要反對我呢？你想想，歐琴妮……」

「父親，您弟弟的兒子不應當在您家裏缺乏……」

「噠，噠，噠！」木桶匠連續的唱出這四個音階：「這裏一個我的弟弟，那裏一個我的姪兒。查禮對我們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他一個錢也沒有；他的父親破產了；並且這花花公子哭够了之後，他就得滾蛋，我不願意他把我家裏弄得亂七八糟的。」

「父親，什麼叫做破產？」歐琴妮問。

「破產，」父親接着說，「破產就是做了一樁一個人所能做到的最不明譽的事體。」

「這一定是一件很大的罪過，」葛蘭德夫人說，「我們的弟弟怕要落地獄了罷。」

「算了罷，你們又唸經來了。」他聳着肩膀，對他的妻子說。「破產，歐琴妮，」他接着說，「破產就是一種盜竊，不幸，他是法律所禁止的。許多人把收成都交給葛蘭德·威廉，因為他有忠實的名譽，廉潔的聲望，然而他收了之後卻只給他們留下兩隻哭泣的眼睛。截路搶劫的大盜比較破產還要好；他打您，您還可以自衛，他是用腦袋來交換的，但是，破產……總之，查禮是不光榮的。」

這些話回響在可憐的少女心中，以一切的重量壓着她的心。貞潔得和深林之中初生的一朵嫩花一樣，她

不知道人世的格言，也不知道迷人的推理或詭辯，所以，她就接受了父親對於破產的殘酷的解釋，沒有分別被迫的破產和有計算的破產兩者之間的不同。

「那麼，父親，你就沒有能够防止這種不幸嗎？」

「我弟弟沒有問過我，何況他短了四百萬的債務哩。」

「什麼叫做一百萬，我的父親？」她天真爛漫的問，好像小孩子總以為能够立刻得到他所需要的東西一樣。

「一百萬嗎？」葛蘭德說。「這是一百萬個值得二十蘇的貨幣，五個二十蘇才湊成五個佛郎哩。」

「好傢伙！好傢伙！」歐琴妮喊道，「我叔父怎麼有四百萬呢？法蘭西全國還有別人能够有這麼多錢嗎？」

葛蘭德摸撫着自己的額部，微微的笑着，他的肉瘤子好像要膨脹起來。

「可是，我堂弟查禮要怎麼辦呢？」

「他要到廣大的印度諸地去，在那裏，他可以依照他父親的願望，努力找他的錢去。」

「可是他有錢到那裏去嗎？」

「我可以給他出路費……直到南特的旅費。」

歐琴妮一躍跳上，抱住他父親的頸項。

「啊！父親，您真是好人，您！」

她給她父親接吻，接吻得幾乎使葛蘭德受着良心的窘迫，覺得慚愧。

「積成一百萬是不是需要很多的時間？」她問他。

「小姐，」木桶匠說，「你知道什麼叫做一個拿破崙（注）得有五萬拿破崙才能夠湊成一百萬哩。」

「媽媽，我們得給他念『九日經。』」

「我也想到這個，」母親答。

「又來了，總是想花錢！」父親叫着說，「你們以為這裏有成千成百的嗎？」

正在這個時候，倉庫那邊傳來一聲微弱的呻吟，嚇得歐琴妮和她的母親只管發抖。

「拿破崙，你上去看看去，是不是他在上面自殺啦！」葛蘭德說。「哎，哎！」他接着朝過臉來對他的妻子和他

的女兒說，「他的聲音就使你們發白，你們兩個，這不傻嗎？你們留在這兒好啦，我要出去跟荷蘭人周旋去，他們今日就要走。然後，我還要瞧古盧曹去，跟他談談這些事兒。」

他走了。葛蘭德一拉開了門，歐琴妮和她的母親，就自由的呼吸了。早晨以前，這位少女從來沒有在她的父

註：也是法國的幣名，上面刻有拿破崙的像。

親面前感覺過縛束；但是，這幾小時以來，她卻每分鐘都在變化她的情感，她的思想。

「媽媽，一桶葡萄酒可以賣多少錢呢？」

「我聽說你父親每桶葡萄酒賣一百至一百五十佛郎，有的時候，甚至於賣到二百。」

「如果他收穫到四百桶葡萄酒呢……？」

「真的，我的孩子，我不知道這合多少，你父親向來不告訴我他的事情。」

「那麼，爸爸一定很富啦。」

「也許。但是古慮曹先生告訴我他曾經在兩年以前買了福羅瓦風侯爵封地。這把他弄得手頭很緊。」

歐琴妮一點兒也不知道她父親的財富，她就停止了她的計算。

「他連睜都不睜我，這個小玩意兒！」拿囊回來說。「他就像一隻小牛犢似的躺在床上，哭得跟馬德蓮一

般，真是天上掉下來的！這位可憐的文雅的年青人，他到底是怎麼樣的傷心呢？」

「我們趕快安慰他去罷，媽媽；有人敲門，我們再下來好啦。」

葛蘭德夫人不能夠抵抗女兒的溫和的聲音。歐琴妮是端莊的，她是真正的女人！

母女兩個人帶着跳悸的心房，登樓走到查禮的房子。門是開着的。年青人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他

浸沉在眼淚之中，發出不清不楚的哀歎。

「他真是愛他的父親啊！」歐琴妮低聲的說。

從這句話的抑揚中，不難看出一顆不知不覺中被熱情所燃燒的心靈的各種希望。葛蘭德夫人於是就對她的女兒投射出一道充滿着母愛的視線，然後就低聲的朝着她的耳朵說：

「當心呀，你要愛上他啦。」

「愛他！」歐琴妮接着說。「啊！你知道父親說過些什麼話！」

查禮轉過身來，看見他的伯母和他的堂姊。

「我失掉了我的父親，我可憐的父親！如果他告訴了我他的不幸的祕密，我們兩個人可以一同工作來補救。天哪，我的好父親！我滿以為還能夠看見他，我覺得跟他接吻接得太冷淡了……」

歇獻切斷了他的話語。

「我們好好的替他祈禱，」葛蘭德夫人說。「爲着依照上帝的意旨，請您忍耐罷。」

「我的堂弟，」歐琴妮說，「勇敢一點兒！您的損失是無法補救的。現在只好想方法來保全您的名譽……」

用着對於一切東西都有機智的女性的本能和細心，雖然是在安慰人家，歐琴妮卻想從她對於堂弟本人的關懷當中使他忘記了他的痛苦。

「我的名譽！」……年青人叫了起來，用突然的動作把頭髮打開。

然後他就坐在床上，又着手臂。

「啊！沒有錯，我的伯父說過，我的父親破產了。」

他用破碎的聲音喊叫，把臉孔隱蔽在手中。

「讓我去罷，我的堂姊，讓我去罷！上帝啊！上帝啊！赦宥我的父親罷！他已經很痛苦過。」

這位痛苦的年青人所說的話都是真實的，沒有計算的，沒有後慮的，這些話語聯結有可怕的成分。查禮請求她們讓他一個人留在房子裏，這時候歐琴妮和她的母親的單純的心田瞭解到這是純真的痛苦。她們下樓去了，一聲不響的重新搬來她們的坐位，坐在十字窗的旁邊；她們工作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彼此不發一語。歐琴妮偷偷的竊視這位年青人的傢具（少女們的這種竊視往往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一切）；她看見那些細緻的梳裝具，剪子和金剃刀。痛苦景况中所看到的這種違景的奢華使她越加覺得查禮的可愛，這也許是反照的結果。沒有一個慘痛的事體，沒有一個類似演戲的景象能够這樣的打擊這兩個人的想像；她們繼續的沉沒在冷靜和孤獨的心境之中。

「媽媽，」歐琴妮說，「我們得給叔叔掛孝。」

「你父親會決定的，」葛蘭德夫人答。

她又重新緘默無言。歐琴妮非常有規則的一針一針的縫着。這可以使一個觀察家看出她在沉默之中是

有很多的思念的。這位值得欽佩的少女的第一個欲望，就是要分擔她的堂弟的哀悼。

快到四點鐘的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銅錘聲回響在葛蘭德夫人的心中。

『你父親怎麼啦？』她對她女兒說。

這位葡萄種植人很高興的進來。脫去了手套之後，他就狠命的摩擦着他的雙手，這樣的擦法，只有像硝皮一般的皮膚才可以受得住。他的手皮熟得和俄羅斯的皮革一樣，只是沒有菘脂和香料的氣味。他踱來踱去，看看天氣。最後，他就洩露了他的秘密。

『我的太太，』他一點兒也不口吃的說，『我已經把他們套上了。我的葡萄酒賣掉啦！荷蘭人和比利時人今天早晨走了，我剛才在市場上散步，走過他們的旅館，裝做愚笨的樣子。那種東西，你是認識的，是我這裏來了。一切好葡萄園的主人都把收成存起來，希望再等時機；我並沒有阻止他們。我們的比利時人失望了。我看準這一點事情弄好了，他買我們的收成，一桶二百佛郎，一半是現金，而且是用金幣付款的。期票也弄好了。這是給你的六個路易。三月之內，酒價一定會跌落的。』

這最後一句話是用平靜的語調說出來的，然而卻是深刻的譏笑。這句話如果讓這時候正好聚集在市場上而被葛蘭德售賣葡萄酒的消息驅走的蘇穆爾人聽見的話，一定會激起公憤的。突然的恐懼會使酒價跌落百分之五十。

「今年您有一千桶，不是我的父親。」歐琴妮說。

「是的，女——女兒。」

這句話是老木桶匠快樂時的極級表達詞。

「這可以弄到二十萬個二十蘇的錢幣，是不是？」

「是的，葛蘭德小姐。」

「好，父親，那麼，您可以很容易的救助查禮了。」

巴爾特哈沙看到牆壁上所寫的怪字 Mané Thécél Pharàs（上帝算定你在位的日子，你身體太輕，你的王國將要被瓜分）的時候所有的驚異，憤怒紛亂（註）也不能够和葛蘭德這時候的冷酷的氣憤相比擬。葛蘭德已經不再想到他的姪兒，然而他的姪兒卻存在於他女兒的心房和她的計算之中了。

「啊，你看！自從這位花花公子脚步踏進我的家門以來，一切都反了。你們好像要買糖漬杏子來辦喜酒似的。我不要再這些東西。我這大年紀了，我知道應當怎樣的立身處世，也許！况且我也不需要我女兒的教導，或是向

註：巴乃巴比命最後國王的兒子。這是聖經所述的故事。有一天當巴飲酒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手在

牆上寫了這三個字，其義不可識。後來先知但以理被召，乃釋其義如括符內之所云。

任何人領教，我會給我姪兒做些適宜的事情，你們用不着攝鼻子——至於你，歐琴妮，他轉過臉來對她說，「別再跟我談到他，不然的話，我就要把你和拿囊一塊兒送到諾耶爾修道院去，瞧我敢不敢；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叫你連明天都過不了。這個小子在那兒啦？他下來了沒有？」

「沒有，我的朋友，」葛蘭德夫人回答。

「那麼，他幹些什麼呢？」

「他哭他的父親，」歐琴妮答。

葛蘭德瞧着他的女兒，說不出一句話。他有點像父親，他。

在廳中繞了幾圈之後，他就立刻上樓到事務室去計畫購買公債。他所砍光的二千畝樹林給他弄進了六十萬佛郎；再加上白楊樹的錢，去年和今年的收入，剛才到手的二十萬佛郎的買賣除外不算，他也已經有九十萬佛郎的巨款。價格八十佛郎五十參丁的公債券，過了不多的時候，就可以賺到百分之二十，這在誘惑他，他就

在登載弟弟的自殺消息的日報上寫着他的計算的數目字。姪兒的呻吟傳到他的耳鼓，然而他是聽不見的。

拿囊來，到牆上敲着，請她主人下樓吃晚飯。在穹窿和最後的扶梯段上，葛蘭德自言自語着：

「要是我拿到八分利，我就幹兩年之後，我可以從巴黎收回一十五萬金佛郎。——啊！我的姪兒那兒去了？」

「他說他不想吃飯，」拿囊回答，「這不衛生。」

「這可省錢啦，」她的主人回答說。

「我的聖母！是的，」她說。

「呸！他不會老哭。飢餓可以把狼驅出樹林。」

這頓晚飯是吃得特殊寂靜的。

「好朋友，」撤去檯布時，葛蘭德夫人說，「我們應當掛孝啦。」

「真的，葛蘭德夫人，你就不知道要發明什麼法子來花錢。掛孝要掛在心裏，不要掛在衣服上。」

「可是給兄弟掛孝是免不了的，況且教會叫我們……」

「就用你的六個路易去買孝布好啦，你可以給我一塊黑紗，這就夠了。」

歐琴妮仰望青天，一語不發。平生第一遭，她那睡着了，壓制了的，然而卻忽然覺醒了的優美的念思頓時冷了下來。這一夜在表面上是和一千夜一樣的單調，然而卻比那一天都可怕。歐琴妮低着頭做活計，簡直就不用昨天夜裏查禮所輕蔑過的針線匣。葛蘭德夫人織着衣袖。葛蘭德則轉動着他的指頭足足的轉動了四個鐘頭，筋疲力盡的計算着第二日將要驚動全蘇穆爾的計畫。

這一天沒有人到這家裏來詢問。全城哄傳着葛蘭德所要的把戲的本領，他的兄弟的破產和他的姪兒的來臨。因為共同的利益需要共同的談論，一切蘇穆爾的上中等社會的葡萄園主人都聚集在國拉桑先生家裏

怒罵着咒詛着昔日的市長。

拿裏紡績着，她的紡車的聲響是大廳灰色的天花板下可以聽到的唯一的聲音。

「我們一點兒也用不着我們的舌頭啦，」她說着，露出她那粗白得和去皮的杏仁一般的牙齒。

「一點兒也不要，」葛蘭德從他的默想中醒覺過來，回答說。

他憧憬着三年之後的八百萬，想像着在此長遠的黃金流上游泳。

「我們睡覺去罷，我要替大家去給我的姪兒說聲晚安，再看看他要吃什麼沒有。」

葛蘭德夫人站在第二層樓的梯頭上，想聽一聽查禮和這位好好先生之間會談些什麼話。歐琴妮比她母親還要大膽，她多上了兩段梯階。

「啊，我的姪兒，您悲哀嗎？是的，您哭，這是很自然的。父親是父親。但是對於我們的不幸，我們應當忍耐。您哭的時候，我總是關心您。我是個很親切的親屬，您瞧。算了罷，勇敢些！您要不要喝一盃葡萄酒呢？」

在蘇穆爾，葡萄酒是不值錢的，人們給人家敬酒就好像印度人給人家敬茶一樣。

「可是，」葛蘭德繼續着說，「您沒有燈光嗎？糟糕！真糟糕！做什麼事情都看清楚呀。」

葛蘭德走到壁爐的前邊。

「哎！」他叫了起來，「這是白蠟燭。什麼鬼從那兒撈來的白蠟燭？這些婊子們簡直要把我房子的地板都

給拆毀，拿來給那個小子煮雞蛋吃。」

聽了這些話，母親和女兒又回到她們的房子裏，就好像受嚇的老鼠回到穴中那樣敏捷的鑽進被窩裏。

「葛蘭德夫人，原來您有一個金庫？」丈夫走進妻子的房子說。

「我的朋友，我在禱告，請您等一等。」可憐的婦人用一種啞了的聲音回答說。

「魔鬼戰勝了你的上帝！」葛蘭德自言自語的答辯。

守財虜們並不相信有什麼將來的生命，現世是他們的一切。這種思想很清晰的投射在現實的時代上。在
這時代，金錢統治一切的律則，比任何其他時期都利害。制度，書籍，人物，和教條，一切的一切都都陰謀着要毀滅來
生的信仰，這信仰則是一千八百年來社會組織所以得以維持的柱石。現在，棺槨已經是一種不足畏懼的過程。
在葬歌邊境等待我們的「將來」已經被人搬到「現在」來了。一般的思想是：不管對與不對，都要走到奢華
和虛榮的人間天堂；爲此浮生而僵硬心田，刻苦身軀，正如往昔殉道者之爲永遠的善道而犧牲生命一樣。這種
思想而且是到處被人寫出來的，甚至於寫在法律之中；這思想只問人：「您給多少錢？」而不問「您想什麼？」
如果這種教條從中產階級傳佈到全國人民的話，國家將要變成什麼樣子的呢？

「葛蘭德夫人，你完了嗎？」這老木桶匠說。

「我的朋友，我是爲你禱告。」

「好極了！一夜平安。明天早上我們再談罷。」

這可憐的女人就像一個沒有懂得功課只怕醒來見到師長的怒容的小學生一樣的睡着了。

正當她害怕得鑽進被窩裏，不敢聽見任何聲音的時候，歐琴妮穿着襯衫，赤着足，跑到她的身邊，在她的額頭接吻。

「啊！好母親，」她說，「明天我要告訴他這都是我幹的。」

「不，他要把你送到諾耶爾去。讓我去罷，他不會把我吃下去。」

「你聽見沒有，媽媽？」

「什麼？」

「他，還在哭。」

「你去睡罷，我的女兒。你的脚要着涼了，石板太潮溼。」

這位富裕而可憐的女繼承人就這樣的渡過了一生中最嚴重的一天；她的睡眠已經沒有當初那樣的充足，那樣的清淨了。

人間生活的某些動作往往看去是不可能的，然而卻是真實的。可是，這是不是因為人們差不多總是對於我們的各種自發的決定忘掉了加以心理的闡明而不解釋必要的神祕的理由呢？也許我們應當用最精細的

方法去分析歐琴妮的深刻的熱情；因爲叫一些喜歡譏笑人家的人來說，這些感情就變成了一個病態而影響到她的整個存在。很多的人都寧可喜歡否認結局，不去測量在精神界中把一樁一樁的事態祕密的縫在一起的聯繫，結合和凝聚的力量。這裏我們可以用歐琴妮的過去生活來研究人類的天性，保證她的無思無慮的天真和她的心靈的突然的流露。過去生活愈平靜，活躍的女性的憐憫的天性，最富有創造性的熱情就愈在她的靈魂中發展。所以，因爲白天裏各種事件的擾攪，她醒了好幾回，去細聽他的堂弟的動靜，自以爲聽到了前夜以來回響在她心中的嘆息。一會兒，她看見他悲哀而歎息，一會兒，她夢見他飢餓而死亡。東方發白的時候，她很確切的聽到一聲可怕的喊叫。於是乎她就馬上穿好衣服，在薄明裏輕輕的跑到堂弟的身畔。她的堂弟連門都沒有關。白蠟燭已經在燭盤上燒燼了。查禮被自然力量所征服，和衣睡在靠椅上，頭倒過去，像倒在床上似的，和一般空腹的人一樣的做夢。歐琴妮能够自由的流淚；她能够敬重這個年青而美麗的臉孔，這個由痛苦給畫上雲母石花紋的臉孔，這一雙在睡中還像流淚似的哭腫了的眼睛。查禮若有神通似的猜中了歐琴妮的來臨，他睜開了眼睛，看見她大受感動的在那裏。

「對不起，我的堂姊，」他說着，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身處何地。

「有好多人的心都在這裏聽着您呢，我的堂弟，我們相信您一定需要些什麼東西。您應該上床去睡，再這樣下去，您可要累病了。」

「這也是實在的。」

「那麼，再見罷！」

她跑了，又覺得來這裏的羞恥，又覺得來這裏的快樂。只有天真的人纔敢這樣的大膽做這一類的事兒。有修養的道德是和罪惡一樣的有計算。當歐琴妮站在她堂弟身邊的時候，她並沒有戰慄，然而當她回到自己的房子時，她卻好容易才能够站住腳。

天真的生活立刻停止了，她開始用理性推想，千般的責備自己。

「他對我有什麼意見呢？他一定以為我愛他。」

這正好是她所最希望於他的。懇切的愛情有他的預見，並且知道愛情可以激刺愛情。這位孤獨的少女這樣突然的走進一個年青人的房子，這到底是什麼事變呢！在愛情之中，難道沒有一些思想，一些行動是和聖潔的訂婚相同的嗎！

一小時之後，他走進了母親的房間，照例的給母親穿上衣服。然後，她們倆就一同下來，坐在窗前，焦急的等待葛蘭德。當人們恐懼一個情景，一個責罰的時候，這焦急常常使人心發冷或發熱，緊縮或弛張。這並且是極乎自然的感情，正如家畜被人矯正受到微小的苦痛而高喊慘叫，或是不小心受了傷一聲不響的沉靜時所表露的感情一樣。這位好好先生下樓來了，然而他卻用滿不在乎的神色對他的妻子說話，吻着歐琴妮，坐在椅子的

旁邊，似乎一點兒也沒有想到前夜他所給人的威嚇。

「我的姪兒怎麼樣啦？小孩子不見得怎樣麻煩。」

「先生，他睡着啦，」拿囊回答。

「這更好，他就不再需要白蠟燭了，」葛蘭德用冷笑的口氣說。

這種反常的仁慈，這種苦辣的快樂打擊了葛蘭德夫人，她非常注意的看着她的丈夫。

這位好好先生……

這裏也許應當說一說我們常常用來稱呼葛蘭德的這個字眼「好好先生」。在杜爾蘭，在安如，在波瓦都，在布列顛這個字眼不但是用來指示最老實的人，同時也指示那些上了相當年紀的最殘忍的老傢伙。這個銜頭並沒有個人的寬仁的意思……

這位好好先生就拿着手套，

「我要到市場上去踏踏踏，去瞧瞧我們的諸位古慮曹。」

「歐琴妮，你父親心裏一定有什麼事情。」

事實上，葛蘭德睡得很少，他用了一半的夜間去做一些預先的計算，這算計常常給他的看法，他的觀察，他的計畫一種奇異的實證，給他擔保了驚動全蘇穆爾人的常勝的成功。人類的一切能力都是忍耐和時間的結

合物。強烈的人總是意志力很強而隨時警戒的。守財虜的生活總是在演習爲個人的利益而行使的人類的能力。他只依賴兩種情緒：自尊心和利害觀念，然而利害觀念其實也就是一種堅固的自尊心，也就是不斷的要求要比別人強。自尊心和利害觀念其實是一個同一的全體的兩部分。這全體就是自私自義。也許就是因爲了這個緣故，聰明能幹的守財虜往往會激起一種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好奇心。每一個人都是由一條線同那些人相聯繫着的，那些人要打毀人間的一切感情，然而卻把一切的感情都歸結在一起。沒有欲望的人在那裏呢？那一件社會的欲望可以不必用金錢能够到解決呢？

正如他的妻子所說的，葛蘭德的確心裏有什麼事情。在他身上，正如在一切的守財虜身上一樣，他遇到了一個永遠的需要，就是要跟別人耍手段，用合法的步驟去獲得別人的金錢。強制他人，這難道不就是運用力量永遠的執行卑視那些柔弱而自願讓人吞噬的人的權利嗎？啊！誰懂得那隻平安睡在上帝腳旁的羔羊呢？這人世的一切犧牲品的動人的符號呢？這些犧牲品的來生的記號呢？他們的痛苦和光榮的溫弱的標幟呢？守財虜要讓這隻羔羊肥胖，要把他圈在欄內，等着殺他，等着烹他，等着吃他，等着卑視他。守財虜的飼料就是他的金錢和輕蔑。

這一夜，好好先生的思想又走了另外一方向：他所以變出仁慈的態度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他已經布置好一個陰謀，預備給巴黎人開玩笑，絞索他們，掩曲他們，捏碎他們，要他們走，要他們來，要他們流汗，要他們希望，要

他們臉色蒼白；他，這個老木桶匠，這個坐在灰色大廳深處的木桶匠，他要從蘇穆爾的住宅的腐蝕的扶梯上去取笑他們。他那時專心想到他的姪兒。他要挽救自殺的兄弟的名譽，而不必為他的姪兒或為他的兄弟花費一文錢。他要作三年的投資，他不必管理他自己的產業啦；因此，他必須有一個食糧來供給他的狡猾的行動，他也就在兄弟的破產中找到這食糧了。在他那高壓的爪下他並不覺得要犧牲查禮的利益來搗碎巴黎人，他很廉價的表現自己是個好哥哥。在他的計畫中，家庭的光榮是渺乎其小的，他的意志正像沒有賭金而要觀看一場好賭的賭徒們所有的意志。諸位古慮曹是他所必要的，然而他卻不願意到他們家裏去找他們去，他決定叫他們到他家裏來，希望能够在當天晚間開始方已籌思的計畫，滿想着第二天可以不費一文而變成全城人士的敬慕的對象。

第四章 守財虜的許諾——愛情的誓約

父親不在的時候，歐琴妮就有公開關懷她所愛慕的堂弟，毫無忌憚的向他傾注憐惜的幸福了。這憐惜是女人的一個崇高的卓越性，是她要使人感到的唯一的卓越性，是她能够原諒男人向她求取的唯一的卓越性。三四次了，歐琴妮跑去聽她堂弟的呼吸，看看他是不是還在睡覺，是不是已經醒來；然後，當他起來的時候，奶油，咖啡，雞蛋，菓子，盤子，盆子，吃早飯所應有的東西都成了她小心預備的對象了。她輕捷的爬上老舊的扶梯，去聽聽他堂弟所弄出來的聲音。他穿衣服嗎？他還哭嗎？她一直走到門口。

「我的堂弟！」

「我的堂姊嗎？」

「您要在大廳裏還是在您的房子裏吃早飯呢？」

「那兒都成，隨您的便好啦。」

「您覺得怎麼樣呢？」

「親愛的堂姊，我慚愧我餓了。」

這隔鬥的談話在歐琴妮看來都不過是一段傳奇小說的陪襯之筆。

「那麼，我們就把您的早飯端到您房子裏來好瞭，這麼一來，就不至於背我父親的意。」

她和飛鳥一樣輕快的下了樓，走到廚房。

「拿囊，給他理房子去罷。」

這個上來下來，一點兒聲音都會回響起來的扶梯，在歐琴妮看來，好像已經損失了他的老朽性；在她看來，他是光亮的，他會說話，他很年青，和她一樣的年青，和他所服務的她的愛情一樣的年青。還有，她的母親，她那良善而仁慈的母親也很想順應着她的愛情的夢幻。所以，當查禮的房子整理好了之後，她們倆就一塊兒的走來陪伴這位不幸的人。基督的慈悲難道沒有命令她去安慰他嗎？這兩位女人就從宗教裏，引證了許多小小的詭辯來解釋她們的越禮的行爲。

葛蘭德·查禮覺出自己成了最多情最溫柔的看護的對象。他那傷痛的心劇烈的感出這種溫軟的友誼，這兩個時時被約束的靈魂能够在苦痛的本性中暫時洩露而出的甜蜜的同情。因為親屬的關係給與她特許，歐琴妮就來給他整理衣服，整理她堂弟帶來的梳裝用具，能够自由的嘆賞着每一個奢侈的小玩意兒，金製或

銀製的裝飾品。這些東西都落在她的手中，她也把他們拿在手裏把玩一些時候，說是要細細的研究他們。

因此查禮也並不是沒有受到他伯母和他堂姊給他帶來的深刻而仁慈的關注的感動，因為他相當認識巴黎的社會，他知道在巴黎，處在他的地位的人只能夠找不關痛癢的冷淡的心。他看到歐琴妮的特殊美麗的偉大，從此之後，他敬慕前此一夜他所嘲笑的無知的風尚。所以，當歐琴妮從拿囊手裏接過滿充奶油咖啡的瓷碗，給他堂弟端去，用天真的情緒給他投去一道善意的視線時，這位巴黎人的眼睛就被眼淚所潤溼了，他就握住她的手，親吻着。

「唉！您還要怎麼啦？」她問。

「啊！這是感激的熱淚呀！」他回答。

歐琴妮忽然跑到壁爐去拿蠟臺。

「拿囊，拿囊，拿開罷！」她說。

當她看見她堂弟的時候，她臉上還是很發紅的，但是這些視線至少可以遮瞞，可以不把心中的過度的快樂描繪出來；可是，他們的眼睛都表達着同一的情緒，就像他們的靈魂都溶化在同一的思想之中一樣；將來是屬於他們的。這樣溫柔的情感，在墮入極大痛苦之中的查禮看來，所以有如此的程度正是因為他是望外的情感的緣故。

銅鐸的聲音把兩個女人召回她們的坐位上。幸而她們能够相當快速的下了扶梯，當葛蘭德進來的時候，她們也已經在做她們的活計了。只要他在穹窿之下碰着她們，這就够得使他起疑心。在這位好好先生以最快速度吃過早飯之後，那位還沒有拿到約定的津貼的看林人正好從福羅瓦風來，帶有他在園中打來的一隻兔子，一些鷓鴣，還有一些鰻魚和磨粉工人所送來的兩條竹籤魚。

「呃！這位可憐的高爾諾瓦爾，他倒來得湊巧。——這好吃嗎，這些東西？」

「是的，親愛的仁慈的先生，才打了兩天呀。」

「唉，拿囊，趕快趕快！」好好先生說，「給我吧，這個拿去，這要留着晚飯吃，我要請兩位古慮曹。」

拿囊睜開饒眼，看一看大家。

「啊！」她說，「我到那兒去找豬肉和香料呢？」

「我的太太，」葛蘭德說，「給拿囊六個佛郎罷，別忘了到地窟去找些好葡萄酒。」

「唉，葛蘭德先生，」這位預備好演詞，想要解決薪水問題的看林人接着說：「葛蘭德先生……」

「噠，噠，噠，噠，」葛蘭德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真是大魔鬼：我們明天再說罷，今天我太忙。——我的太太，

給他一百蘇罷。」他對葛蘭德夫人說。

他跑開了。這位可憐的女人想到居然能够用十一個佛郎買到和平，心裏非常的高興，她知道在葛蘭德重

新從她手裏逐一要回他所給她的錢之後，兩星期以內，他總不至於再吵鬧的。

「瞧，高爾諾瓦爾，」她說着，拿十個佛郎往他手心一溜，「將來我們再酬謝你。」

高爾諾瓦爾沒有什麼話說，他走了。

「太太，」拿囊戴上了她的黑色輕紗頭帕，拿了籃筐，說：「我只要三佛郎，剩下的請你留下罷，這三個佛郎滿够了。」

「你得好好的做一頓飯，拿囊，我堂弟要下樓了，」歐琴妮說。

「這裏一定有什麼非常的事情發生，」葛蘭德夫人說：「自從我們結婚以來，這是你父親第三次的請客。」

將近四點鐘的光景，歐琴妮和他的母親排好了六個人的食具，公館的主人拿上了外省人用戀愛一般的情緒貯藏起來的幾瓶美酒，查禮就在這時候走到大廳來了。他的臉色蒼白，他的姿態，他的舉止，他的視線，和他的聲音都表現出一種滿充溫雅的悲哀。他不是假裝傷痛，他是認真的痛苦；不過，他那愁苦的面容卻有一種可以取悅女人的神色。歐琴妮特別喜歡這面容。也許這也是不幸把他弄得和她相接近的。查禮已經不是生活在她所不能夠插足的環境中的富裕的清秀的青年，他是一個沉淪在悲慘之中的親人了。悲慘把他們引到平等的地位。這位女人和天使有個共同之點：悲痛的人是屬於她的。查禮和歐琴妮彼此很相得，他們彼此只用視線通話；因為這失敗的可憐的花花公子，這個孤兒躲在一邊，默然的站着，沉靜而驕傲；但是，不時不時的，他堂姊的

溫柔而愛撫的眼色就對他射出光芒，使他離開了悲慘的思想，和她一同投身於希望和將來的園地，在那裏跟他一塊兒的奮鬥。

這時候，蘇穆爾城都聽到葛蘭德約請諸位古慮曹晚飯的消息，大爲驚動，這驚動是比前一天聽到他出賣全城葡萄業者而傾售自己的收穫的消息時所受到的驚訝還要利害。如果這位葡萄業者的政策是想在請客之中得到亞爾西比亞德花大本錢斬却大狗尾巴時所要得到的大眾的注目的話，也許他可以成爲一個偉人；但是，他在這不斷施用手段的城中佔有太大的優勢，他絕不肯在蘇穆爾這樣的幹。諸位國拉桑不久也聽到查禮父親的暴死和他的可能的破產，他們決定要在當天晚上到他們的顧客的家裏來，分擔此家的憂愁，表示他們的友誼，同時也要特別去打探葛蘭德所以在這種環境下還要決定宴請諸位古慮曹的動機。

準五點鐘，彭風院長和他的叔父法律公證人到來了。他們按照星期日一樣的打扮，從頭到腳裝飾得華華麗麗的。客人就坐了，大家開始大吃而特吃。葛蘭德很嚴肅，查禮是沉靜的，歐琴妮緘默無言，葛蘭德夫人只說了一些應酬話，好像這頓晚飯是名符其實的弔唁的宴席似的。

當他們從座位起身的時候，查禮向他的伯母和伯父說：

「請您讓我先退罷。我得寫一封悲哀的長信。」

「幹您的去罷，我的姪兒。」

查禮走了。當好好先生假定他再也聽不到什麼話，而要聚精會神來寫信的時候，他就很陰險的嚇了他的妻子一眼。

「葛蘭德夫人，今天我們所要談的話，您是不懂的，現在七點半鐘了，您們應當上床睡覺啦——一夜平安，我的女兒。」

他吻了歐琴妮，這兩位女人就走了。戲開幕了。有生以來空前絕後的，葛蘭德伯就施展着他在人肉商場中所學到的卓越的手段；這些手段是他所以被那些被他狠命咬破皮肉的人叫他做「老狗」的原因。如果這位前任蘇穆爾市長能够把他的野心放在高處，如果幸運的環境會把他帶到較高社會的圈裏去，把他送到會議裏讓他把處理國家大事，他可以在那裏使用他的個人的利害所賦予他的天才；那末，無疑的，他對於法蘭西一定會作出許多光榮的貢獻。可是也許說不定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離開了蘇穆爾，這位好好先生就只能夠有一副可憐的窮酸相了。或者他就像某種動物一樣，一被人移植到水土不同的地方去，就長不大了。

「院……院……院長……先……先……先……生，您……您……您……您說……您說……說破……破……破……」

很久以來，好好先生所裝作而被人認為是自然的這種口吃，和他自怨為是風雨的時節讓他養成的昏聩，這時候卻使兩位古慮曹覺得厭膩，厭膩得使他們在聽葡萄田主說話的時候，不知不覺的用力敲着額頭，好像

要用力把他故意結來結去的字句完成下去似的。

這裏，也許有把葛蘭德的口吃和昏聩的歷史加以敘述的必要了。全安如省，沒有一個人能够比這位狡猾的葡萄種植人聽得更清楚，說得更清楚。安如口音的法語。從前，雖然他是很細心的，他曾經受過一位猶太人的騙，這個猶太人在談判的時候總是用手放在耳朵上作出一個喇叭的形狀，說是可以聽得更清楚，而雜亂的一面說話一面尋覓字句。葛蘭德成了他的同情的犧牲品，他覺得有給這個狡猾的猶太人指示他所尋覓的字句和思想的必要，結果自己也學到了那位猶太人的習慣，這應當下地獄的猶太人的說話的方式，終於變成了一個猶太人，而不是葛蘭德了。這次奇異的鬭爭只給這位木桶商作了他的商業生活過程中一個最不合算的交易，是他終身所埋怨的。然而，在金錢的觀點來說，如果他曾因此而有損失的話，他卻得到了一個極大的教訓，後來也就因此而收穫到很好的結果，所以，這位好好先生還得祈求祝福這位猶太人教他如何使商業中的對手不耐煩，如何使對手只願表達自己的意思，而永遠抓不住他的思想的法術。

然而，再也沒有現在所要處理的問題那樣的需要。運用隱蔽葛蘭德思想的昏聩，口吃和曖昧的語詞。第一，他不想擔負他自己所有的思想的責任；其次，他要統制他的話語，使人無從捉摸他的真正的意向。

『彭……彭……彭風先……先生。』

三年以來，這是葛蘭德第二次稱小古慮曹爲彭風先先生的。

院長先生大可以自信業已被這位偽君子選爲佳婿了。

「您您您說……說……說……說破破破產能……能……能够在……在……某……某種情形之下
來……阻止……阻止他，由……」

「由商事法庭自己來阻止。這是每日所習見的事情。」彭風先生相信能够抓住或猜中葛蘭德伯伯的意思，願意很動情的給他解釋，就說：「請你聽！」

「我聽……聽，」這位好好先生很謙遜的回答，他那狡猾的神色就好像是心中暗笑教師的小孩子一樣，表面上裝做非常注意聽教的樣子。

「當一位有相當地位的人，例如您那已故的巴黎的兄弟……」

「我……我的兄弟，是的。」

「將要破產的時候……」

「這……這……這就叫……叫做……破……破產嗎？」

「是的，……當他的破產已是不可避免的時候，當地的商事法庭（請您聽清楚）就可以依照判決，在商店中任命了幾個清算員。清算並不是破產，您明白嗎？一個人，宣告了破產，是不名譽的，要是清算呢，他還不失爲一個忠誠的人。」

「這很不……不……不同，如果這……這……不會……花……花……花費更多的錢的話，」葛蘭德說。
「可是，就是沒有商事法庭的援助，清算也可以做得因為，」院長說着，往鼻子裏塞了一撮煙絲，「破產是
如何宣告的呢？」

「是的，我從來沒有想……想……想過這個，」葛蘭德接着說。

「第一，」這位法官接着說，「由商人本人或是他的代理人製作一個借貸一覽表，繳給審判廳的書記室，依法登記。第二種辦法就是依照債權人的請求。所以，如果商人呈繳借貸一覽表，如果債權人不請求法庭宣告破產，那麼又得怎麼辦呢？」

「是……是……的，我們……我們瞧……瞧……瞧瞧看。」

「那麼，死者的家屬，他的代表人，他的繼承人，如果他沒有死的話，商人自己，如果他躲起來的話，他的朋友，都可以清算。大概您想要清算您兄弟的財產罷？」院長問。

「啊！葛蘭德！」法律公證人叫了起來，「好極啦。到底我們外省也是有名譽心的。如果您要保存您的名譽，因為這和您的名譽有關，那您就是一個……」

「大丈夫了！」院長打斷了他叔父的話，插着說。

「當……當然啦。」這老葡萄種植人說：「我……我的兄……兄弟也姓……姓葛蘭德，完……完全和我

一樣這……這……是千真萬確的。我……我並不……並不說不是。並且……並且這個清算，無論……無論如何，無論……無論在……在何種……何種方面，對於我的姪……姪……姪兒都是非常……有……有……利的。這姪兒是我……我……我所最鍾愛的。但是得看一看。我不認……不認識巴黎的壞蛋。我……我是在蘇穆爾，我，您想！我的葡……葡萄壓條，我的壕……壕壘，我有……我有我的事情。我向來沒有開過支票。支票是什麼？我收過很……很多，我卻從來沒有簽……簽過。這……這可以支錢，這可以付付款。我所……所……所知道的不過如……如……如此而已。我聽……聽……聽說……說過人……人……人們可……可以買回那些支……支……支……」

「是的。」院長說：「人們可以在市場上用幾折的錢買來的，您明白嗎？」

葛蘭德用他的手做成一個喇叭，放在他的耳朵上，院長就給他重新說了這一句。

「但是，」葡萄種植人說：「那……那麼，在這一……一切，就有的喝，有的吃嗎？我……我……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這……這……這樣年紀，對於這……這……這些事情一點兒也不會。我應該……應該留……留在這兒……看菓實。菓實堆……堆……堆積起來，人們就……就是用……菓實來付……付錢。最重要的，得看……看着收……收穫。我有許多的東……東西在福羅瓦風，並且是很重……很重要的啊！我不能夠放……放……放棄我……我……我的房子到……到一切……一切魔……魔鬼擾……擾亂……擾亂的地方去，那些事體

我是一點兒也不……不懂得呀，您……您說……爲着清……清……清算，爲着阻止破產的宣布，我應該到巴黎去。人們不能夠同時分……分身……在兩個地方，除非是個小……小……小鳥……而且……」

「我明白啦！法律公證人喊道：『可是，我的老朋友，您有許多朋友，許多老朋友，他們都能夠給您效勞啊！』
『是啊！』這葡萄種植人心裏想：『請您決定罷！』

「如果有人到巴黎去，到那兒去找您兄弟威廉的最有力的債權人，可以對他說……」

「等……等……等一會兒，這裏！這位好好先生接着說：『對他說……說什麼呢？是這麼說呀！』蘇穆爾的葛蘭德先生，這個蘇穆爾的葛蘭德先生，那個他愛他的兄弟，他愛他的……他的……他的姪兒。葛蘭德是個好親……親人。他有很好的意向。他已經把他的收……收……收成善價賣掉了。不要宣告……破……破……破產，您們開……開……開會商量，派……派……派幾個清算員。然後，葛蘭德再……再出面。清算起來，您您會……會是很合適的，何必叫法院的人來插嘴……嘴……嘴呢？」嘿！不是這樣嗎？」

「對，真對！」院長說。

「因爲，您瞧，彭……彭……彭風先生，在沒有決……決……決定之前，應當看清楚。不……不……不會的事，一定不……不會。在一切關於金……金……金錢的事情，如果不……不要自……自己毀……毀壞的話，就得知自己的財力和花費啊。嘿！不是嗎？」

「當然啦。」院長說：「我的意見是幾個月的時間，可以用一個數目，買回債權，全部分期償還。哈哈！人們可以拿一塊豬肉把狗引得遠遠的。當您沒有宣告破產，債券都到您手的時候，您就要和雪一樣的潔白了。」

「和雪……雪……雪一樣嗎？」葛蘭德重複着說，再用手做一次喇叭：「我不懂什麼叫做雪……雪。」

「可是，」院長叫着說：「那麼，請您聽我說好啦！」

「我……我……我聽。」

「證券是一個可以上漲下跌的貨品。這是從邊沁·捷禮美的高利原則演繹出來的。這位公法學家曾經證明過：詆毀放高利貸是一樁傻事。」

「哇？」好好先生驚訝的嘆息。

「根據邊沁的說法，原則上說，因為金錢是一種貨品，代表金錢的也同樣的是貨品。」院長接着說：「因為商業景况的現行的變化，這有某種簽字的證券可以在市面上增多或缺少，有時價格極昂，有時可以落到一文不值的地步，於是商事法庭就下令……（瞧，我多傻……）我的意思是您可以用百分之二十五買回您兄弟的證券。」

「您……您……叫……叫……叫他做邊？」

「邊沁，一個英國人。」

「這位捷禮美可以讓我們在事業中免除許多痛苦。」

「這些英國人有……有……有的時候，確有一些好……好意見。」葛蘭德說：「所以，根……根據邊……邊……邊沁，如果我兄弟的證券值……值……值錢的話，他就不值錢了！如果我說得對，是不是？我明白了……債權人就要……不，就不要……我領……領會啦。」

「讓我給你解釋完全罷。」院長說：「根據法律，如果您佔有葛蘭德商店的一切證券，您兄弟和他的繼承人就不短任何人的債。這好啦。」

「這好啦，」好好先生重複的說。

「公平的說，如果您兄弟的證券在市場上交易（您懂得交易這個名詞嗎？）而損失了一些百分率，如果您有一個朋友從那裏經過，如果他買回這些證券，債權人一定不會不給他，已故巴黎葛蘭德的繼承就這樣的清償兩訖了。」

「這也對。事……事業是事業，」木桶匠說：「這麼……一……一來……可是，您知……知……知道這是……不……不……不容易的。我……我……我沒有錢……錢，也……也……也沒有時間，也沒有時間，也沒有……有……」

「是啊，您不能夠離開。那麼，我替您到巴黎去一趟（您得替我出旅費，旅行是一樁麻煩事。）我見到債權

人，我就對他們說，請他們緩期，如果我時間用得多的話，一切都可以弄清楚，不過您要在清算的價值以外，加上一筆開消，那些債券就可以收到您的手中來了。」

「可是，這個我們……我們以後再看罷。我不……不……不能夠，我不……不……不願意幹這件事情，除非……除非……做不……不到的……的……的……，就做不到。您……您明白了嗎？」

「這是對的。」

「您……您……您給我所……所說……說……所說的這些話讓我的腦袋都聽……破……破……破……破了。這是我的平生第一……第一遭逼……逼着我去想……想……想……」

「是啊，您不是法學家。」

「我……我是一個窮……窮……窮葡萄種植人，對於您……您……您剛才所說的一點兒也不知道，我……我……我得……得……得研究研究他呀。」

「那麼……」院長接着說，好像要總結這個討論的樣子。

「我的姪兒……」法律公證人用責罵的聲音打斷說。

「好，我的叔叔……」院長回答。

「讓葛蘭德先生給你解釋他的意思罷。現在的問題是一張非常重要的委託狀，我們的好朋友應當很恰

當的說出來……」

一聲銅鑼響宣告了國拉桑一家的來臨，他們進來了，行了敬禮，使古盧曹不能停止他那句沒有說完的話。法律公證人很高興有這麼一個打斷。葛蘭德已經斜眼看着他，他的肉瘤表示出他心中的急躁。但是，最先這位法律公證人謹慎的覺得：一位法院院長一下子就跑到巴黎去說服債權人，去插足這違反廉潔律則的欺詐行為是不妥當的。其後，他也並沒有聽見葛蘭德伯有任何想出錢的意思，他看見他的姪兒要致身於這件事情，不禁本能的戰慄着。他馬上利用諸位國拉桑的光降，拉住院長的手臂，把他拉到窗口。

「你已經說得夠了，我的姪兒；但是你已經太忠誠了。你想要他的女兒，這把你迷住了。魔鬼！不要像小鳥啄核桃那樣的去。現在讓我來管舵，你只幫我示威好了。你難道值得把你的法官身份毀在一樁……？」

他沒有說完；他聽見國拉桑先生伸出手對老本桶匠說：

「葛蘭德，我們聽說有一個可怕的不幸來到你們府上，葛蘭德·威廉商店的慘劇和您兄弟的死信。我們來給您表示我們對於這樁慘事的同情。」

「沒有其他的不幸可以比得上小葛蘭德的死，」法律公證人打斷了銀行家的話，說：「如果他想到來請求他哥哥的援助，他也不至於自殺。我們的老朋友，他的全身一直到指甲為止，都是光榮的，他想清理巴黎葛蘭德商店的債務。我的姪兒院長想給他免除許多法律上的麻煩，要替他到巴黎去就地給債權人和解，讓他們滿

意。」

葡萄種植人摩撫着自己的額部，他的態度表示出他對這些話的贊同。然而這些話卻大大的驚訝了三個國拉桑。因為他們在路上曾說了許多葛蘭德的閒話，責罵他的吝嗇，說他差不多就等於親自殺死他的兄弟。

「噫！我早就知道啦，」銀行家看着他的太太，叫着說，「你路上跟我說些什麼，國拉桑夫人？葛蘭德的全身一直到頭髮為止都是光榮的，這不够使他的名譽受到最輕微的損傷！有錢而沒有光榮，這是一種病。我們外省確是也有榮譽心。——這很好，好極啦，葛蘭德。我是個老軍人，我不會藏話，我很率直的說：這是最好不過的，最響不過的！」

「然而這……這……卻得……高貴的代價，」當銀行家很熱烈的搖動他的手時，好好先生這樣的回答。『但是這個好葛蘭德，我並不是有意讓院長先生不高興，』國拉桑先生接着說：『這是純粹商業的事情，需要一個有經驗的商人。不是得知道算算可以挪回來的款項，必須預付的款項和利息嗎？我有點事兒必得到巴黎去一趟，我可以負責去……』

「我們以後可以想……想……想法子把您……您們……兩個都用在適當的地方，不要使我……使我做……做……做什麼我……我……我不願意……不願意做的事。」葛蘭德口吃着說：『因為，你瞧，院長先生很自然的向我問過路費哩。』

這好好先生却把這最後幾個字說得不含糊。

「啲！國桑拉夫人說：『到巴黎去不是很快樂的嗎？我願意自己花路費到那兒去。』」

然後，她就給她丈夫做一個眼色，鼓勵他在對手面前不論用多少代價，都要吹噓經手這樁事；之後，她就用嘲笑的神色瞧着兩位面帶可憐相的古慮曹。葛蘭德抓住銀行家上衣的一個鈕子，把他拉到一個牆角裏去。

「我相信您遠在相信院長之上，」他對他說，「因為他似乎有把戲。」他動了動肉瘤，加上這一句說：「我要在投資上想法子。我想買幾千佛郎的公債，但我只想出八十佛郎的價錢。人家說這玩意兒月底會落價的。您知道，是不是？」

「我的天！那麼，我得替您買幾千佛郎的公債，是不是？」

「開始別做得太大。別張聲！我要耍這場把戲，而不讓任何人知道。月底您可以替我成一個盤子；可是，什麼也不要讓那些古慮曹知道，這是給他們開玩笑的。因為您到巴黎去，爲着我可憐的娃兒，我們同時要在那裏看有運氣如何。」

「聽明白了。我明天就要坐郵車走。」國拉桑高聲說：「我幾……幾點鐘可以來聽您最後的吩咐？」

「五點鐘，晚飯之前，」葡萄種植人摩擦着手，說。

兩派的人還面對面的留在那裏一些時候。一會兒的沉寔之後，國拉桑拍着葛蘭德的肩膀說：

「有這麼樣的好親人，真不錯……」

「是的，是的。只是沒有讓人看出，」葛蘭德回答。「我是一個好親人。我愛我的兄弟，我要證明我的愛，如……如……如果不……不花錢的話……」

「我們走啦，葛蘭德，」銀行家沒有等他說完，就很高興的插着說：「如果我提前動身的話，我得整理整理一些東西。」

「好，好。我自己……照您所知道的，我也得退到我的評……評議室去，正如古慮曹院長所說的。」

「嘿！我已經不是彭風先生了。」法官悲哀的想，他的臉色好像審判官被律師辯難時所表示出來的神色。兩個對頭家庭的頭領一塊兒走出來。沒有一個人再想到葛蘭德當天早上出賣全地區葡萄種植人的罪惡，大家都在猜想好好先生這套新花樣的真正意向，然而都想不出。

「你們要不要跟我們一塊兒到鐸爾桑發夫人家裏走一走？」國拉桑對法律公證人說。

「我們以後再去，」院長回答：「如果我叔叔答應我，我已經答應給過里包古爾夫人說聲晚安，我們要先到那兒去。」

「那麼，再見罷，諸位先生，」國拉桑夫人說。

當諸位國拉桑離開兩位古慮曹幾步的時候，阿賽甫對他的父親說：

「他們氣得够受啦，是不是？」

「別說，我的兒子，」他的母親回應：「他們聽得見，而且你說的也不甚雅，有點法學院學生的味道。」

「得了罷，我的叔叔！」院長看見諸位國拉桑走遠了，就叫了起來說：「開頭我是一位彭風院長，結尾却變成了極乎平常的一個古慮曹。」

「我看清楚這要讓你不高興，然而這風頭是屬於國拉桑的。你真傻，你整個的精神都傻……讓他們在葛蘭德伯的「以後再說罷」船中打滾好啦，不要響，我的孩子：歐琴妮不見得就不是你的妻子。」

一會兒之間，葛蘭德的偉大決定已經同時在三個家庭中傳佈起來，全城也除了這個為兄弟而效勞的消息外，沒有其他的談論問題了。每一個人都寬恕他違反各地主的誓言而售賣，羨慕他的名聲，欽佩他的令人不能相信的仁慈。這就是法蘭西人容易受一時的風波，受現實的搖鞭所激刺而同情，而發憤，而感動的性格。難道合羣的動物，難道民衆就沒有記憶嗎？

葛蘭德伯關了門，他就叫拿囊。

「不要放出狗，不要睡覺，我們有事兒一塊兒幹。十一點鐘，高爾諾瓦爾要給我從福羅瓦風帶馬車到我的門前來。聽着他來，叫他不要敲門，輕輕的進來就是了。警察局的法律，夜裏不許敲門。並且，這地區的人也用不着知道我出門。」

說了之後，葛蘭德就登樓走進他的試驗室。拿囊聽見他在那裏搖動，搜索，走來，踱去，然而卻很謹慎。很明顯的，他不願意驚醒他的妻子，他的女兒，特別不願意引起他的姪兒的注意。這姪兒，當葛蘭德看見他房中有燈光的時候，已經開始受到葛蘭德的咒詛了。半夜的時候，專心關注堂弟的歐琴妮以為聽見有一個瀕死的人的呻吟，這瀕死的人在她看來，而且就是查禮：她把他這樣悲慘的丟在那裏，這樣失望的丟在那裏！他也許自殺了罷。她突然的拿起一個頭帕，一種帶有風帽的短外衣，包在身上，想要出去。最初是門縫中透進來的強烈的火光使她害怕，然後，她才知道是拿囊的沉重的脚步和錯雜在一羣馬嘶之中的拿囊的聲音。

「我父親是不是要架走我的堂弟呢？」她對自己說，一面半開着門，相當小心的不讓門戶生出聲音，然而卻能够看見走廊中所發生的事。

忽然一下，她的眼睛碰着她父親的眼睛，這眼睛的視線雖然空泛而無心，卻使她恐懼而發抖。這位好好先生和拿囊擔一條粗棍，抬着一個用繩子擊着的小桶，好像是葛蘭德伯以前在麪包房裏拿着開心的玩意兒。

「好傢伙！先生，這麼重！」拿囊低聲的說。

「不幸這只是些大蘇，」好好先生回答：「當心，別打翻蠟臺。」

這一幕是由一隻放在樓梯的兩條欄杆之間的獨一的蠟臺來照耀的。

「高爾諾瓦爾，」葛蘭德對他的義務護衛說：「帶了您的手槍沒有？」

「沒有，先生。老天爺您的大蘇還怕什麼？」

「啊！沒有什麼可怕的。」葛蘭德伯說。

「而且我們得快快的走，您的佃農們都給您選了最好的馬來。」

「好好，您沒有告訴他們我到那兒去罷？」

「我自己都一點兒也不知道。」

「好，車結實嗎？」

「這個嗎，老爺？好像化，這能載三千。您那幾隻破桶子有多少重？」

「瞧！拿囊說：『我可知道清楚，差不多一千八。』」

「請您安靜，好不好？拿囊告訴太太我到鄉下去。我要回來吃晚飯。好好的走，高爾諾瓦爾，九點鐘以前必得

到安幾爾。」

車走了。拿囊門上門，放出狗，肩膀發痛的睡着，全區的人沒有一個疑心到葛蘭德的動身，也沒有疑心到他的旅行目的。好好先生的謹慎是完全的。從來就沒有有一個人能够在這滿貯黃金的房子裏看到一個蘇。清早在港灣裏跟人家談話時，他聽到金價因為南特的擴充軍備漲上了一倍，許多投機的人都到安幾爾來收買，這位老葡萄種植人就簡簡單單的從他的佃農處借來幾匹馬，計算要到那裏去售賣他自己的，帶回必要數目的國

庫票來購買他的債券。這數目可以由現金和紙幣之間的差數增大的。

「我的父親走了，」歐琴妮說，她在扶梯上面一切都聽見。

寂寞又統治了這房子，遠處逐漸消滅的車輪聲也已經不再反響在熟睡的蘇穆爾城中。正在這個時候，琴妮還沒有用耳朵就在心中聽到一聲呻吟，從他堂弟的臥室透過板壁。一道如同劍鋒一般銳細的光線在門縫中一閃，橫切在老扶梯的柱頭上。

「他苦痛呀！」她說着，爬上了兩層扶梯。

第二個嘆息把她帶到臥室的梯頭。門是半開的，她推開了門。查禮睡覺了，他的頭傾斜在靠椅之外，他那隻把筆放鬆掉下的手差不多要垂到地下。那種姿勢所產生出來的這位青年人的急促的呼吸忽然驚嚇了歐琴妮。她馬上跑了進去。

「他一定很累啦，」她對自己說，一面看着十幾封封好的信。她念着信上的姓名：法利比萊曼製車公司——
布伊松製衣舖，等等。

「他一定料理好一切的事情，不久就要離開法蘭西，」她想。

然後，她的視線落在兩封開着的信上。其中一封的開頭一句「我親愛的小安那」使她眼睛發昏。她的心跳動着，她的腳釘在石板上。

「他的親愛的小安那！他愛人家，他被人家所愛！沒有希望了他對她說些什麼呢？」

這些思念穿過了她的腦筋和心坎。她到處都看得見這些字，甚至於在石板上，像是一條條的火焰似的。

「已經得對他斷念了！我不應當念這封信。我應當走了……然而，如果我念呢？」

她看着柩禮，輕輕的扶着他的頭，把他放在靠椅的背上，而他也任着排弄，好像睡着的小孩子也還認識他的母親，接受母親的愛護和接吻而不醒覺一樣。就像母親一樣，歐琴妮扶起了他那傾垂着的手，就像母親一樣，她吻着他的頭髮。「親愛的小安那！」一個魔鬼在她耳朵旁邊喊着這幾個字。

「我知道這也許是不對的，但是，我要念念，念這一封信。」她說。

她的高尙的貞潔在責罵她。歐琴妮轉過她的頭。平生第一次，善和惡都出現在她的心坎。一直到現在爲止，她還沒有什麼可以臉紅的舉動。欲望，好奇心戰勝了她。每一句話都使她的心愈加發漲，而在念讀這封信時，激勵她生命的刺人的熱誠也使她初戀的快樂愈加甘美。

「我親愛的小安那，如果不是這任何人類的謹慎都不能夠預期的不幸壓迫着我，無論什麼東西也不能夠讓我們分離。我的父親自殺了，他的財產和我的財產都失掉了。我是一個孤兒，以我的教育性質來說，我是在還可以算是兒童的年齡就變成孤兒的；然而我還得從我所墮入的地獄裏自己拯救出來。剛才

我用了今天夜裏的一部分的時間來計算。如果我要用有名譽的人的資格離開法蘭西的話，這是無疑的，我自己却連一百佛郎也沒有讓我到印度諸地或是到美洲去試探我的命運。是的，我的可憐的安那，我要到最殘酷的氣候裏去尋求我的財寶。人家告訴我說在這種天日之下，發財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可以立刻發財。至於留在巴黎呢，我辦不到。我的靈魂，我的臉孔都不是特別生來爲着忍受那些專門等待被毀了的人，破產者的兒子的侮辱，冷酷和輕蔑的。我的天哪，負了兩百萬的債……第一個星期，我就得死在決鬪之中。所以我絕對不再回去。你的愛情，你那最溫柔，最忠實而能够薰陶一個男人心地的愛情也不能够吸引我到那裏去。唉！我的愛人兒，我的錢還不够做路費到你那裏去給你和接受一個可以給我必要的力量來幹事業的最後的接吻……」

「可憐的查禮，我念得好！我有金子，我可以給他。」歐琴妮說。
她拭完眼淚，又繼續着念下：

「我沒有細想到這慘劇的不幸。如果我有一百路易拿來做不可缺少的盤川的話，我却沒有一個蘇可以讓我預備一些船貨。可是，我並沒有一百路易，而且連一個路易也沒有。我只能夠在還清巴黎的債務

之後才知道還剩下多少錢。如果一個也不剩下，我就一聲不響的到南特去當一名平凡的水手，上了船；我就要從那裏開始，和那些富有毅力的人一樣的开始；他們在年青的時候是一文莫名的，然而却能够從印度諸地巨富而回。自從今天早上起，我就很冷酷的面對着我的將來。我比什麼人都慘，因為我受過喜歡我的母親的愛護，世界上最好的父親的珍愛，而且在我步入人世之初，我就遇到了一位安那的愛戀！我只認識生命之花；然而這幸福却不能長久。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有我親愛的小安那，我的勇氣也就比一個無憂無慮的年青人所應有的勇氣多，特別是一個生活在巴黎最嫵媚的女人的阿諛之中，籠罩在家庭的快樂之內，永遠在家中微笑取悅她父親的年青人……喲！我的父親，小安那，他死了……唉，我曾想過我的地位，我也曾想過你的地位。在這二十四小時之內，我老了好多。親愛的安那，如果要把我留住你的身邊，在巴黎，你要犧牲一切的奢華享受，你的裝飾，你在國立音樂院的包廂，然而還湊不上我的浪費生活的必要的數目；而且我也不能接受這種犧牲。所以，今天我們就算是永遠離別了。」

「他要離開她，我的聖母！啊真是我的幸福！」

歐琴妮快樂得跳將起來。查禮動了一動，她嚇得發冷；幸而他沒有醒。她接着念：

「什麼時候我要回來呢？我不知道。印度諸地的氣候可以使一個歐洲人立刻變老，特別是有工作的歐洲人。假定是十年罷。十年之後，你的女兒已經十八歲了，她可以伴着你，監視你。你的世界將要變成殘忍的，你的女兒的世界也許是更爲殘忍。我們已經看到不少世人對於少女的批評，對於少女的孤恩；我們應當拿這些份子來做借鏡。請你將這四年的幸福的回憶保留在你的靈魂的深處，像我保留他一樣；如果能夠的話，請你忠實於你這可憐的朋友。不過，我也不能夠強勉你，因爲，你瞧，我親愛的小安那，我應當符合我的身分，用中產階級的態度來看生活，實際的計算人生。我必得想結婚，因爲結婚是我的新存在的必需品；而且我要對你承認我在這裏，在蘇穆爾，在我伯父家裏已經找到一個堂姊，她的風姿，面貌，精神和心地都可以使你喜歡，而且在我看來，她似乎有……」

信只寫到此處爲止。

「他恐怕太累了，不能夠給她再寫下去。」歐琴妮對自己說。

她在辯飾！這位天真的少女難道不能夠在這封信裏看到冷酷的痕跡嗎？在一些受宗教的培養，無知而純潔的少女看來，當她們插足可愛的熱情園地之後，一切都是愛情。在那裏走着，她們是被靈魂所反射出來的天光圍繞着的，這光芒又反映在她們的愛人身上。她們用自己的情感的火焰來給他加上顏色，把自己的優美的

思想歸附在他的身上。女人的錯誤差不多都是來自她對於「善」的信仰，或對於「真」的信任。在歐ヲ方ヲ面，「我親愛的小安那，」「我的愛人兒」這些字眼在歐琴妮的心中回響着，就好像最美麗的愛情文學；這些字眼撫摩着她的靈魂，就好像童年時撫摩她耳朵的大風琴所轉發出來的「來罷，讚美主」的樂調。此外，浸潤查禮眼睛的淚珠也給她顯露出一切可以誘惑少女的心靈的高貴性。

她知道不知道，如果查禮這樣的愛他的父親，這樣真切的哭他的父親，這種溫存如其說是來自他的好心，勿寧說是來自父親的好心呢？葛蘭德·威廉夫婦因為總要滿足兒子的幻想，就給他一切的歡樂，就妨阻他去做可怕的計算，這些計算多少是大部分的巴黎兒童的罪過，因為在巴黎的享受的誘惑之下，這些兒童都有許多欲望，悲哀的看他們計畫被父母的生存而不斷的延擱。所以，父親的奢侈就在兒子的心中種下一個真正的孝心，而且是沒有後慮的。

然而，查禮是一個巴黎的兒童，因為受了巴黎的風俗和小安那本身的薰陶，他也養成了計算一切的習慣。他早已在年青人的面具之下衰老了。他是在特殊的世界中受到可怕的教育。在這世界之中，一夜之內，他可以在思想方面，言語方面，做出比法庭所能够科罰的更多的罪惡；在這世界之中，花言巧語可以刺殺最良善的思想；在這世界之中，人們只服從力量，不注視公理；在這世界之中，所謂注視公理就是不相信一切，不相信情感，不相信人心，甚至於不相信事態；在那裏，人們做下許多的假事。在那裏，所謂公正的看法，就是每天早晨細察朋友

的錢包，知道如何用政治的手腕，站在一切事情的上風，暫時不崇拜任何的東西！不崇拜藝術，不崇拜高尚的行為，對於一切的事物都是以個人的利益為動機。在一千次的瘋狂之後，這位偉大的夫人，美麗的小安那，就迫着查禮去嚴肅的思考，她對他談到她的將來的地位，在他頭髮中插着一隻噴香的織手，給他重新做過一個鈕子，使他計算生活：她使他變成女性化，變成物質化。這是雙重的腐化，然而卻是漂亮，精美，而有味兒的腐化。

「你是一個不諳世故的人，查禮，」她對他說：「我好不容易才能教你認識人世。你對於陸包爾先生不好了。我知道這個人的名譽不怎麼好；但是你無妨等到他失勢的時候才不慌不忙的鄙視他。你知道甘朋夫人對我們怎麼說嗎？「孩子們，當一個人作大臣的時候，請你們敬重他；當他失勢的時候，請你們幫着把他拉到垃圾堆去。有權勢的時候，他是一種天神；敗勢的時候，他還不如混濁世界的馬拉，因為他還活着，而馬拉卻已死了。生活是一套把戲，我們應當研究他，跟隨他，因而能够永遠保持好的地位。」

查禮是一個太時髦的人，他受到父母的過度的嬌生慣養，受了人家的過分的阿諛，所以沒有偉大的感情。他的母親所給他扔去的錢他都把他花在巴黎的各地地方；他只糊裏糊塗的亂花，甚至於略有交遊即行耗費。但是查禮那時候只有二十一歲。在這年紀，生活的鮮味似乎是和靈魂的誠實分不開的。聲音，眼色，面貌，好像都是和情感相協調的。所以最嚴厲的審判官，最多疑的律師，最苛刻的放債人總不大相信年青人的心目的老朽，計算的腐敗，如果這些年青人的眼睛仍在清淨的液流中游泳，他們的額頭仍是毫無皺紋的話。查禮向來沒有找

到應用巴黎式的道德條律的機會，一直到這一天為止，他還是非常沒有經驗的。但是，在不知不覺之中，自私自義已經傳播到他的身上來了。巴黎人所運用的政治經濟的嫩芽已經潛存在他的心中，不久也就要在那裏繁盛開花，只要他從一個放蕩的旁觀者變成一個實際生活舞臺上的腳色。

差不多一切的少女都把自己犧牲在這些外表的甜蜜上，但是歐琴妮是不是和一些外省的姑娘一樣的謹慎和富有觀察力呢？她能够在他堂弟的舉止言行，尙能符合心氣的舉止言行中懷疑他嗎？一不謹慎，就是她的不幸，可以使她拭去充盈心中的真正感覺的最後的流露，使她聽見良心的最後的嘆息。

所以，她就放下這封在她看來滿充着愛情的書信，和悅的默視着熟睡的堂弟；在她看來，這面孔上仍舊表現有新鮮的生活的幻相；她先對自己發誓，要永遠的愛他。

然後，她又警眼瞅着別外一封信，不覺得這種不謹慎的行爲有什麼重要的地方，如果她開始念這封信的話，這不過是爲得到新的證據來證明她所選擇的人的高貴的性格而已，正如一切的女人一樣。

「我親愛的阿爾風斯；當你念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沒有朋友了。但是我要對你承認當我懷疑那些慣於濫用這句話的人時，我並沒有懷疑你的友誼。所以，我要你替我做一些兒事，託你好好的利用我所有的。你現在應當知道我的地位。我什麼也沒有了，而且想要到印度諸地去。我剛給那些被我欠幾個錢的人，

寫完幾封信，你可以在這封信裏找出一張附帶的名單，是我根據我的記憶開出來的。我的書籍，我的傢具，我的車輛，我的馬匹，我想就够得還清我的債務。我只想留下沒有價值的玩具，因為我很容易拿他來開始做我的船貨。我親愛的亞爾風斯，我要從這裏給你寄一張委任狀去，委你代我售賣，免得有所爭論。你可以把我的武器都給我寄來。然後，你可以給你自己留下百里頓。沒有人能够出價錢來購買這偉大的畜牲，我寧可把他送給你，好像臨死的人給遺囑執行人贈送常用的指環一樣。法利比萊曼給我造了一個非常舒服的旅行車，不過還沒有交貨。告訴他們請他們留下這旅行車，不要向我請求賠償。如果他們拒絕這種辦法的話，請你設法依據我現在的環境來免除一切可以妨害我的信用的事體。我短那位島民六個蘇，是賭博時輸給他的，不要忘記了給他……」

她念不下去。

「親愛的堂弟！」歐琴妮說着，一面放下信，拿着一條點好的蠟燭，悄悄的跑到自己的房子裏去。

她開了一個老橡木櫃的抽屜。這不是沒有劇烈的快樂情緒的。這個橡木櫃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美麗的作品，上面還可以看到半擦光了的著名的王袍上的火蛇。她從那裏拿出了外祖母遺傳給她的一個大錢包，是用紅地金條的絲絨造成的，旁邊是用陳舊的金銀線縫上的。隨後，她就非常驕傲的用手探一探這錢包的輕

重快樂的檢查一下她這忘記了的小小的積蓄的數目。

她先拿開二十個還很鏤新的葡萄牙錢，是一七二五年在約翰五世朝代鑄成的，她父親告訴她實價可以值得五個里斯本金元，或者每個換得一百六十八佛郎六十四參丁，不過換得好可以換到一百八十佛郎，因為這種貨幣很稀罕，並且非常的美麗，和太陽一樣的發亮。

另外，五個熱內亞金幣，即五個一百佛郎的熱內亞貨幣。這又是一種稀罕的貨幣，可以兌換八十七佛郎，換給愛好金幣的人，可以換到一百佛郎。這是從老拉柏爾特里爾先生那裏來的。

另外，三個一七二九年西班牙斐烈腓五世所鑄的金幣，是莊特葉夫人所贈的。莊特葉夫人送給她這些金幣的時候，總是向她說這同樣的一句話：「這可愛的金鳥，這小小金幣，值得九十八佛郎！好好的收起來罷，我的小寶寶，這一定是你的寶庫的精華。」

另外，她父親最珍愛的一百個荷蘭金幣（有二十三開多的金），是一七五六年鑄成的，每個約值十三佛郎。

另外，是一批大古董，一些守財虜所珍貴的金幣，三個有天秤鑄像的盧比，五個有聖母鑄像的盧比，都是由二十四開純金鑄成的。大蒙古的華麗的貨幣，每個價值三十七佛郎四十參丁，但賣給愛好收集黃金的人，至少可以賣到五十佛郎。

另外，前天剛收到的四十佛郎的拿破崙，是她疏忽放在紅色錢包中的。

這寶庫包函有這些新鮮的純淨的金幣，是真正的藝術品。葛蘭德伯有時要來打聽，他要再看一看，使他的女兒知道清楚這些貨幣的實在價值，給她暢談那邊緣的美麗，幣面的光澤，字母的豐豔。但是，她並不想到這些珍貴，也沒有想到父親的奇癖，也沒有想到放棄了父親所珍惜的這個寶庫之後的危險；不，她只想到她的堂弟，最後，幾次的誤算之後，她才明白她佔有差不多五千八百佛郎的實價，可以很容易的賣到兩千厄古。看了這些財富，她不禁鼓起掌來讚美，就好像一個小孩子不得不用身體上的動作來放棄過分的快樂一樣。所以，父親和女兒兩個人都在計算着財產，父親要去售賣他的黃金，歐琴妮要把黃金扔在情海之中。她把這些貨幣重新放在錢包裏，毫不猶豫的拿着他，走上樓去。堂弟的隱痛使她忘記了黑夜，忘記了禮儀；而且她的良心，她的忠誠，她的幸福都是很強烈的。

當她一邊手拿蠟燭一邊手拿錢包走到門限的時候，查禮醒來了，他看見了他的堂姊，不勝驚愕，老張着嘴。歐琴妮向前走，把蠟燭放在棹上，用感動的聲音說：

「我的堂弟，我請求您寬恕我的大錯，但是如果您可以消抹這罪惡的話，上帝一定會赦宥我。」

「怎麼回事呀？」查禮擦着眼睛說。

「我念過這兩封信。」

查禮臉紅了。

「這怎麼做的？」她接着說：「我爲什麼上來？我現在真的都不知道了。但是我總覺得看了這兩封信並沒有什麼可以懊悔的，因爲這兩封信使我知道您的心，您的靈魂，和……」

「和什麼呀？」查禮問。

「和您的計畫，您要弄到一筆款的困難……」

「我親愛的堂姊……」

「噓，噓，我的堂弟！別這麼大聲，別叫醒了人家。這是，」她說着，一面打開了她的錢包：「一個什麼也不需要，的可憐的少女的金錢。查禮，請您收下罷。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金錢，是您教給我知道的，這不過是一種工具，沒有別的。一個堂弟就和一個親兄弟差不多，您很可以向您姊姊借錢。」

他繼續着一聲不響。這個成年女性而又是年青少女的歐琴妮並沒有預料到拒絕。

「那麼？」她說。

他低下了頭。

「您要拒絕嗎？」歐琴妮問，她的心悸的聲音回響在深沉的寂寞裏。

她堂弟的猶豫使她退縮，可是他的必要卻很劇烈的呈現在她的心上，她就跪下了。

「如果您不拿這金子，我就不起來！我的堂弟，賞一個臉罷，給我一個回答罷……讓我知道您敬重不敬重我，您是不是仁慈的，您是不是……」

聽到這失望的呼聲，查禮流出淚珠，落在堂姊的手上，他拉住她，阻止她下跪。受到這熱淚，歐琴妮跳了起來，
拿住她的錢包，把他傾倒在棹子之上。

「好，答應了，是不是？」她說着，流出高興的眼淚。「不要怕，我的堂弟，您會發財。這些金子會給您帶些幸福來；將來有一天，您可以報謝我；我們將來也可以結合在一起；總之，無論您給我什麼情景，我都過得。但是，您千萬不要把我這禮物看得太重。」

查禮終於能够表達他的情緒。

「是的，歐琴妮，如果我不接收的話，我就是太小器了。然而，東西還東西，信任還信任。」

「您是什麼意思呢？」她很驚惶的說。

「您聽，我親愛的堂姊，那是……」

他打斷了自己的話，指着衣櫥上的一個用皮套子包裹的四方匣子。

「那是，您瞧，和我生活一樣寶貴的一個東西。這個盒子是我母親送給我的。今天早晨起，我就想着：如果我母親能够從墓中出來的話，她一定要自己賣掉這金子，因為這金子是她愛護我而給我浪費造出來的。但是如

果是我自己拿他賣掉的話，這種行爲就是褻瀆神聖了。」

歐琴妮聽到這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不禁緊緊的握住堂弟的手。

「不，」在他們彼此含羞的注視一眼，暫時的小憩一會兒之後，他又接着說：「不，我不願意毀壞他，也不願意把他冒險帶在路上。親愛的歐琴妮，我就把他委託給您罷。朋友不會拿他的最神聖的東西委託給朋友。您可以想想。」

他去拿了盒子，從皮套中取出，打開，指給他那位感受驚歎的堂姊看這個化妝匣，這金匣子的細工是給金子加上重量以上的價值的。

「您所嘆賞的東西，其實算不了什麼，」他說着，一面撥一撥彈簧，使匣子的二重底跳了出來：「在我看來，這才是和全世界等價的東西。」

他拉出了兩張畫像，是米爾貝爾夫人的傑作，都是寶珠圍繞着的。

「啊！一個美人！這不就是您給寫信的那位……？」

「不是，」他微笑的說：「這位太太是我的母親，這是我的父親，一個是您的叔叔，一個是您的孀孀。歐琴妮，我要跪着懇求您替我保存這個寶庫。如果我死了，連您的小財產都丟了，這個金匣子就算是賠償；而且也只有您一個人，我可以放心委託這兩張畫像的；您配得保存他們；如果他們要落在別人的手中的話，您就應當寧可

把他們毀壞了……」

歐琴妮靜靜默默的。

「那麼，答應了，是不是？」他有韻致的加上這一句。

聽了堂弟剛才所說的話，她就給他投射去第一道情婦的秋波，這是帶有一樣的風流，一樣的深刻的一道眼色；他拿着她的手，吻了她。

「純潔的天使！在您我之間，金錢絕算不了什麼，是不是？此後只有感情是一切。」

「您很像您的母親。她的聲音是不是和您一樣的溫和？」

「啊！還要溫和得多……」

「是的，在您方面，」她說着，低下了她的眼臉：「好罷，查禮，睡覺去罷，我要您睡覺，您太累了。明天見。」

她悄悄的從堂弟的兩隻手中脫去了她的手。他照着路引着她回去。當他們兩個都走到門限的時候：

「啊！我爲什麼破產了？」他說。

「噢！我父親很富，我想，」她回答。

「可憐的孩子！」查禮接着說，一面伸出一個腳踏進房子一步，把背靠住牆上。「那末，他不會讓我的父親死，他不會讓你們這樣的窮苦，他自己也不至於用這種方式來生活。」

「然而，他有福羅瓦風。」

「福羅瓦風值得什麼？」

「我不知道，然而他有諾耶爾。」

「多壞的破田！」

「他有葡萄園和牧場……」

「他倒有慘劇，查禮很傲慢的說，如果您父親有九萬佛郎的收入，您還用住這間冷冷空空的房子嗎？」他說着，又伸出左脚走進一步。「那兒，那兒就是我的寶庫。」他說着，一面指着鐵箱去遮蓋他的思想。

「您睡覺去罷，」她說着，阻止他走進一間混亂的房子。

查禮退回去了。他們互相用微笑彼此說聲晚安。

他們兩個都在同一的夢中睡覺，從此之後，查禮也就在孝服上面撒了幾朵玫瑰花。

第二天早晨，早飯之前，葛蘭德夫人發現她的女兒伴着查禮散步。這位年青人還是很悲愁的，這是一個不幸的遺族在他悲哀的深處所應當有的；在測量他所墮入的地獄的深度，他已經感覺出將來的生活的重擔了。

「父親吃晚飯才能回來，」歐琴妮看見她母親臉上的不安，就這樣說。

從歐琴妮的態度，她的臉色，和她那溫柔的聲音裏不難看出她和她堂弟的思想的相同。他們的靈魂早就

熱烈的結交着，甚至於是在他們感到結合他們的情感的力量之前。查禮停留在大廳裏，仍舊在那裏保守着他的憂愁。三位女人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情。葛蘭德忘記了許多事，家裏來了一大批的客人。蓋屋匠，鉛匠，泥水匠，填泥工人，木匠，看園的，種地的，有的來訂立有關修理房屋的合同，有的來付清地租或者來收錢。因此，葛蘭德夫人和歐琴妮就不得不走來走去，應付工人和鄉下人的滔滔不絕的談話。拿囊把佃戶所繳納的東西收留在廚房裏。她總是等着主人的命令，看看什麼東西可以留着家裏用，什麼東西應當送到市場上去賣。好好先生的習慣和一般鄉下紳士的習慣一樣，就是要喝壞酒，要吃爛菓子。晚上將近五點鐘，葛蘭德從安幾爾回來，帶回金子所換來的一萬四千佛郎，在包夾裏帶來無數的國庫證券，一直可以生息到他需要開付公債的日子為止。他把高爾諾瓦爾留在安幾爾，讓他去看護蹄上受輕傷的馬，等到這些馬都好好的休息過，再把他們趕回來。

「我從安幾爾回來，我的太太，」他說。「我餓啦。」

拿囊從廚房裏喊了出來：

「您從昨天起一點兒東西也沒吃嗎？」

「什麼也沒吃，」好好先生回答。

拿囊端湯來。當一家的人衆都坐在棹旁的時候，國拉桑來聽取他的主顧的命令。葛蘭德伯只是看不見他的姪兒。

「慢慢的吃罷，葛蘭德。」銀行家說：「我們談一談好叻。您知道在安幾爾金子值多少錢嗎？那裏有很多人來給南特找金子。我要送一些兒去。」

「不要送去了，」好好先生答：「那兒已經够了。我要是讓您損失，我就不夠朋友。」

「然而，在那裏金子值得十三佛郎五十參了哩。」

「就說是值過這麼多罷。」

「那兒來的鬼？」

「我昨天夜裏到安幾爾去，」葛蘭德低聲回答他。

銀行家驚愕得發起抖來。

然後，他們就耳語的談了一些兒話，在這談話之中，國拉桑和葛蘭德瞧了查禮好幾遍。後來，當老木桶匠叫銀行家給他買十萬佛郎的公債券時，國拉桑又重新的發出驚訝的態度。

「葛蘭德先生，」他對查禮說：「我要到巴黎去，如果您有什麼事情託我……」

「沒有什麼事情，先生。謝謝您！」查禮回答。

「應當更深的感謝他，我的姪兒。先生是去給您料理葛蘭德·威廉商店的事務的。」

「還有一點兒希望嗎？」查禮問。

「但是」這木桶匠用了造作的驕傲態度叫着說：「不是嗎，我的姪兒？您的光榮就是我們的光榮。您不是也姓葛蘭德嗎？」

查禮站了起來，抱着葛蘭德伯，吻着他，然後帶着青白的臉，走出去了。歐琴妮默默的看着她父親，帶着一顆欽佩的心。

「好罷，再見，我的好國拉桑，一切都靠着您，替我好好的勸誘那些人好啦！」

兩位外交家互相致了握手禮，木桶匠引着銀行家一直走到大門；然後，關了門，他就回來，沉埋在靠椅中，對拿囊說：

「給我拿些芥侖子酒來！」

但是，他太興奮了，他就站了起來，看了看拉柏爾特爾先生的畫像，一面喝着酒，一面做下拿囊所謂的跳舞的步伐，唱起歌來：

在法蘭西的衛士之中

我有一個好的爸爸……

拿囊，葛蘭德夫人，歐琴妮，互相視察而不發一語。葡萄種植人的快樂等他到達最高峯的時候總要使她們驚異的。晚會不久就結束了。第一，葛蘭德伯要早睡，並且當他睡覺的時候，一切家裏人都得睡；就好像亞古斯督喝酒的時候，全波蘭的人都得醉酒一樣。第二，拿囊，查禮和歐琴妮也並不是不如家主的疲倦。至於葛蘭德夫人呢，她向來是隨着丈夫的欲望而睡覺，吃飯，喝水，走路的。然而，在特別因為消化而留下的兩個鐘頭之內，比任何時候都滑稽的木桶匠卻說了很多奇怪的警句，只有其中的一句就足以看出他的心機。當他吞下了他的芥侖子酒之後，他就厭着盃子：

『等不到酒杯挨上嘴唇，酒就已經空了！這就是人生的故事。人類不能夠又是現在又是過去。金錢不能夠在您的錢包裏又是流動，又是停息；不然的話，生命就太美妙了。』

他很快活，他很仁慈。當拿囊拿了她的紡紗車來的時候，他就說：

『你該倦了罷。放下你的麻紗罷。』

『啊……怎麼？我會累嗎？』女僕回答。

『可憐的拿囊！你要芥侖子酒嗎？』

『啊！芥侖子酒，我並不說不要。太太做的比藥師們配的還要好。他們賣的簡直就是藥。』
『糖放得太多，把味兒都敗了，』好好先生說。

第二天八點鐘的時候，大家都聚在一起吃早飯。整個的家庭呈現出一張真正親熱的第一個幕景。不幸把葛蘭德夫人、歐琴妮和查禮三人突然的聯結在一起；拿囊自己很同情他們，然而自己卻不知道。這四個人開始變成一家人。至於老葡萄種植人呢，他對於查禮的寄寓家中已經變成毫不相干的態度，因為他已經滿足他的吝嗇了，他只出了到南特的路費馬上就可以看着這位花花公子離開這地方。他讓這兩位孩子——他這樣的稱呼查禮和歐琴妮——自由行動，認為在葛蘭德夫人的監視之下，他們不至於有不良的行為，因為關於道德和宗教他對於葛蘭德夫人是有絕對的信任的。路旁的牧場和溝渠的佈置，羅瓦爾河岸的白楊樹的種植，園內和福羅瓦風的冬天的勞作，這一切的一切整個的佔領了他的腦海。從此之後，歐琴妮的戀愛之花開始開放了。自從那天夜裏堂姊把寶庫送給堂弟之後，她的心早就跟着她的寶庫走了。因為他們是同一陰謀的從犯，他們就互相的注視着，表達出一個相互的智慧，深化了他們的情感，使其更加相同，更加親熱，把他們兩個人都放在平常的生活之外。親屬關係難道沒有受權他們去產生一種溫和的聲調和一種柔媚的視線嗎？所以，歐琴妮就喜歡使她的堂弟的痛苦酣睡在初戀的幼稚的快樂中。

難道在戀愛的開端和生命的開端之中沒有一些優雅的共同之點嗎？人類難道不是以甜蜜的歌聲和溫和的眼色來搖着小孩子嗎？人們難道沒有對小孩子說過優美的故事來粉飾他的將來嗎？對於小孩子，希望難道不是不斷的展開他那那神采奕奕的翅膀嗎？他不是忽而流出快樂的熱淚忽而落下苦痛的淚珠嗎？他不是為

着什麼小事情，爲着求得砂石，拿來建築轉動的宮殿，爲着求得那些立即被人忘却，被人剪斷的花朵，而起爭吵嗎？難道他不是貪吝的抓住時間，步進生命之路嗎？愛情是我們的第二次變形。在歐琴妮和查禮之間，童年和愛情是同樣的東西；這是滿帶着稚氣的幼稚的情動。這些稚氣的行爲對於他們的心是愛撫的，正如這些心是爲憂愁所包裹一樣。這愛情雖然掙扎着不願意在這掛孝黑紗布之下產生出來，然而卻和這毀壞了的外省的房子的單純性相調和。

和堂姊在這冷靜的庭院的井邊交換了幾句話，停留在這小花園之內，坐在一條椅子上，一直等到太陽下山的時節，忙着對自己說些偉大的事情，或者退隱在堡壘和房子之間的寂寞的空氣中，好像在禮拜堂的穹窿的下一樣；這些環境使查禮了解了愛情的神聖，因爲他的偉大的女人，他的親愛的小安那，只使他認識擾攪的混亂。這時刻，他離開了風流的，虛榮的，豔麗的巴黎的情感，而走到了純潔的，真實的愛情上面來。他愛這所房子，這房子內的風俗習慣在他看來已經不是那樣的可笑了。

一天一亮，他就下樓，希望能够在葛蘭德下樓分配食糧之前和歐琴妮談幾句話；等到好好先生的脚步在扶梯上震蕩的時候，他就躲到花園裏去。這早會，這小罪惡行爲就連歐琴妮的母親也不知道，拿囊似乎也沒有看見，然而卻給世界上最貞潔的愛情印上了活潑的幽禁的快樂。然後，在早飯之後，當葛蘭德伯出去看他的土地和他的墾植的時候，查禮總是混在母親和女兒之中，做出許多不自覺的樂事，插手去繞線，去看她們做活，去聽

她們聊天。這種寺院式的簡單的生活給他引起了世界上從未曾有的靈魂的美麗，劇烈的感動他。他以為這種風氣絕不能夠存在於法蘭西，只能夠存在於德意志，而且只是奇異的存在於拉方登·奧古斯特的小說中。他立刻覺得歐琴妮就是歌德的理想的馬爾格里特，絕無錯誤。

一天一天的，他的視線，他的談吐使這可憐的少女醉心，使她甜蜜的獻身於愛情；她所受到的幸福就好像是一個游泳家抓住一根柳枝，從河中脫出想要爬出河來，躺在河岸休息一樣。不久即要離別的悲慘難道不是已經使這些最像逃兵的日子中最快樂的時刻變成慘淡的嗎？所以在國拉桑動身後三天，查禮就被葛蘭德帶到初審的法庭去正式的在外省人圍觀之下簽定了否認繼承父產的契約。可怕的放棄啊！一種家庭的離叛！他又走到古慮曹家裏預備了兩張委任狀，一張給國拉桑，一張給受他囑託售賣傢具的朋友。然後，他就辦完各種必要的手續，去領取一張到外國去的護照。最後，當查禮向巴黎定購的普通孝服來了的時候，他就在蘇穆爾叫到一個裁縫，把無用的衣服都賣給他。這種行為特別使葛蘭德伯高興。

「啊！您已經是一個應當上船，要去發財的人啦，」他看見他穿着一個黑粗布的旅行衣服，就這樣的對他說：「好，好極啦！」

「我請您相信，先生，」查禮回答他說：「我知道在我的地位應當有什麼精神。」

「這是什麼東西？」好好先生說，他的眼睛被查禮所拿出給他看的一把金子所激動了。

「先生，我把我的鈕子，我的戒指，我所有而值得幾個錢的一切過多的東西都合在一起；但是我在蘇穆爾一個人也不認識，今天我要請您……」

「買您的嗎？」葛蘭德插着說。

「不是，我的伯伯，我要您給我指點出一個忠實可靠的人……」

「就給我罷，我的姪兒；我到上面去給估計估計看這些東西，再回來告訴您值得多少，一文一文算得清清楚楚的。首飾的金子，」他一面說，一面細察着一條長鍊子：「是十八九開的金。」

好好先生伸出長手，帶走了那堆金子。

「我的堂姊，」查禮說：「讓我送您這兩個鈕子，您可以用他來把花邊扣在您的手腕上。這就成功了一隻最時髦的鐲子。」

「我一定收下，我的堂弟，」她說着，一面對他投去了一道意會的眼色。

「我的伯母，這是我母親的頂針，我很寶貴的把他存在我的旅行梳裝箱裏，」查禮說着，一面給葛蘭德夫人獻出一隻好看的金頂針，是她十年來所想要的。

「我也找不到什麼東西來酬謝您，我的姪兒，」老母親說，淚珠潤溼了她的眼睛。「早晨晚上，在我禱告的時候，我要加上一個最迫切的禱告，特別爲您的旅行禱告。如果我死了的話，我要叫歐琴妮給您保守這首飾。」

「這值得九百九十九佛郎七十五參丁，我的姪兒，」葛蘭德一面開門，一面說：「但是，爲着避免出賣的麻煩起見，我可以算錢給您……照佛郎計算。」

「照佛郎計算」這個字眼在羅瓦爾河岸的居民中，他的意義是六佛郎的厄古必得算六佛郎，不折不扣。我不敢對您提這個，」查禮回答：「但是，我不願意把我的首飾在您所居住的城裏售賣。拿破崙曾經說過：『衣服必得攔在家裏洗。我謝謝您的好意。』」

葛蘭德抓了抓耳朵，大家寂寞了一會兒。

「我親愛的伯伯，」查禮接着說，一面不安的看着他，好像怕要損傷了他的易脆性似的。「我的堂姊，我的伯母都願意接受我的小紀念品，希望您也答應接受我幾個沒有用處的袖鈕，這可以使您回想到一個孩子，他在遠地裏總要念到他的全家的人。」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要這樣的剝削了您自己……——我的太太，你有什麼？」他很貪婪的轉過身來對她說：「啊！一個金頂針——你呢，我的女兒，金鋼鑽的鈕子好罷，我就拿你的鈕子罷，我的孩子。」他接着說，握住查禮的手。「但是……讓我……付……您的……是的，您到印度諸地去的旅費。是的，我要付您的旅費。您瞧，我的孩子，我只拿碎金的價錢來估計您的首飾，也許再加上工錢還可以多值一些。話說完啦。我要給您一千五百佛郎……照佛郎計算，古盧曹能借我錢，因爲我這裏一個銅子兒也沒有，如果遲繳租錢的白落德還付

我錢的話。等着，等着，我要看看古慮曹去。」

他拿起帽子，戴上手套，出去了。

「您要出去，是不是？」歐琴妮對他說，一面對他投去一道悲愁而雜有欽佩的眼色。

「我只好出去。」他低下頭回答。

幾天以來，查禮的神采，態度，言語都變成非常愁苦的，然而覺到有重大的責任壓在肩上，他就從不幸之中汲取一種新的勇氣。他不再嘆息，他是一個大人了。同樣的，當歐琴妮看見她的堂弟穿着黑色的粗布衣裳從扶梯下來的時候，她就覺得他的性格是再好不過的，這衣裳和他那蒼白的臉孔，他那黯淡的舉止頗為調和。那一天，兩位女人都掛了孝，和查禮一同到教堂去參加已故葛蘭德·威廉的招魂彌撒。

吃中飯的時候，查禮收到許多巴黎寄來的信，他看了這些信。

「唉，我的堂弟，您對於您的事兒都滿意了嗎？」歐琴妮低聲問。

「絕不要問這些問題，我的女兒，」葛蘭德警誡她說：「真是魔鬼！我連我的事兒都沒有對你說過，爲什麼你要在你堂弟的事兒中多嘴呢？讓他這孩子去罷。」

「啊！我一點兒也不祕密，」查禮說。

「噠，噠，噠！我的姪兒，你將來就懂得做買賣是得壓住舌頭不說話的。」

當兩個愛人單獨的留在花園的時候，查禮把歐琴妮拉到一條老凳子上，大家坐在胡桃樹下。他就對她說：

「我對阿爾風斯很有信任，他的舉動很得體。他替我辦事又小心，又忠實。在巴黎我什麼債也不短，我的傢具都好好的賣掉了，他還告訴我說聽了一位老船長的話，把剩下的三千佛郎給我預備了一些船貨，這是一些歐洲的奇貨，許多人都靠這些船貨在印度諸地獲到大利。他把我的貨包送到南特去，因為那邊有一條船要載貨到爪哇去。五天之後，我們就得說聲再見了，也許是永遠的再見，至少也是很長久的。我的船貨和兩位朋友送給我一萬佛郎就是我的小本錢。幾年之內，我想總不會回來的。我親愛的堂姊，不要把我的生命和您的生命放在同一的天秤之上，說不定我死了，也許您會成了一個很富的家……」

「您愛我嗎……」她說。

「啊，是的，我很愛您！」

「我要等着您，查禮！天哪，我父親正在他的窗戶前邊哩。」她說着，推開了走近她想要擁抱她的堂弟。

她躲到穹窿底下，查禮追着她；看見他來，她又退到扶梯腳前，開了彈簧門；然後，連自己也不知道清楚走到那兒去，歐琴妮發現自己是在拿囊的陋室的旁邊，走廊中最黑暗的地方；在那裏，伴着她來的查禮就握住她的手，拉向自己的懷裏，再從腰裏挽住了她，把她輕輕的擱在自己的身上。歐琴妮不再反抗了，她接受了一個最純潔，最甜蜜，最完全的接吻，同時也給了他一個同樣的。

「親愛的歐琴妮，一個堂弟比一個弟兄還要好，他可以娶你，」查禮對她說。

「但望如此！」拿囊開了陋室的門，叫着說。

兩位被嚇了的愛人躲到大廳裏去，歐琴妮又拿起了她的活計。查禮在葛蘭德夫人的祈禱書中念讀禱文。

「呀！」拿囊說：「咱們大家都在禱告哩。」

自從查禮宣布動身的日期之後，葛蘭德就做出了許多舉動，要讓人家相信他對姪兒是很關心的；一切不用花錢的事，他都辦得很慷慨；他特別為姪兒找來一個打包貨物的人，說這個人要很貴的賣他的木箱；於是，他想盡力的自己來做箱子，用老木板來做。清早起來之後，他就刨削，調整，修平這些薄板，再加上螺絲釘，造成了一些非常美麗的木箱，又把查禮的一切東西都裝在裏頭。他又自告奮勇要把這些箱子用船運下羅瓦爾河，給保了險，要在有效的時間內運到南特。

自從走廊中接了一吻之後，歐琴妮覺得時間的流逝是驚人的快速。有的時候，她甚至於想要跟着她的堂弟去。認識那些因為年紀，時間，暴病，或其他人生的不幸而日益衰瘦的最富有感情的女人的人可以了解歐琴妮的悲哀。她常常在花園裏散步流淚，這花園現在是太狹窄了；正如院裏，家中和城內一樣。她的心已經預先走上茫茫大海了。

最後，離別的前夜來了。清早，當葛蘭德和拿囊不在的時候，那存有兩張肖像的小箱子就正式的被人安放

在有鎖鎖住的鐵櫃的惟一的抽屜中，那裏的錢包現在已經是空空如也了。這寶物的貯藏並不是沒有陪上無數的接吻，無數的淚珠的。當歐琴妮把鑰匙放在懷中的時候，她已經沒有勇氣阻止查禮在這裏接吻了。

「這鑰匙不會再從那裏跑出來，我的朋友。」

「好罷，我的愛，我的心也要永遠停留在那兒。」

「啊！查禮，這不好，」她略帶叱責的語調說。

「我們不是還沒有結婚嗎？」他回答：「我聽你的話，請你也聽我的。」

「永遠屬於你的！」兩人同樣的說了這一句。

世界上任何的誓約都沒有這樣的純潔：歐琴妮的誠實暫時使查禮的愛情神聖化。

第二天早晨，早飯是很悲哀的。雖然拿囊收到查禮送給她的那件金花衣服和一個小約翰式的小十字架，她也讓她的情感自由發洩，在眼睛上掛了一顆淚珠。

「這可憐的小少爺，他要到海上去旅行去……上帝引導他！」

十點半鐘，全家預備出動，送查禮到來往南特的公共馬車。拿囊放了狗，關了門，願意給查禮背旅行箱。老街道的一切商人都站在店舖的門限上瞧着這大隊人馬，古慮、曹法律、公證人也在半路上參加行伍。

「等會兒別哭啦，歐琴妮，」母親對她說。

「我的姪兒，」葛蘭德在旅館門下，吻着查禮的雙頰，這樣說：「窮着出去，發財回來，您可以找回您父親的光榮。我會報答您，我，葛蘭德，只要您……」

「啊！我的伯伯，您柔和了我的離愁。這難道不是您所能送給我的禮物嗎？」

打斷了這老木桶匠所說的不大懂得的話，查禮在他伯伯的棕色臉孔上灑了感激的熱淚，歐琴妮則用全力緊握着他堂弟和他父親兩個人的手。只有法律公證人一個人微笑着，心裏欽佩葛蘭德的細膩，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懂得清楚這位好好先生。四個被許多人所包圍的蘇穆爾人停留在車前，一直等到開車為止；然後，當馬車在橋上消失，只從遠處傳來車輪的聲響時，這位葡萄種植人就說：

「一路平安！」

幸虧只有古慮曹公證人一個人聽見這句感嘆的話。歐琴妮和她的母親已經跑到還可以看見馬車的河岸的一角上，在那裏招舞着她們的白色手絹，查禮也用自己的手絹來回答。

「我的母親，我希望這時候有上帝一般的神通，」當歐琴妮再也看不見她堂弟的手絹時，她這樣說。

爲着不要中斷敘述葛蘭德家庭所發生的事故起見，我們應當預先瞥眼一視這位好好先生在巴黎委託國拉桑從中週旋的動作。銀行家走後一個月，葛蘭德得到一張價值十萬佛郎的國債登記證，是他用八十佛郎的行市買進來的。一直等到他死了之後，他的清單也不能給人任何的線索去證明他在疑慮之中是用什麼方

法用登記證據的價值換來登記證本身。古慮曹公證人以爲是拿囊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錢財轉運的忠實的工具。這其間，這位女僕曾經離家五天，說是要到福羅瓦風去料理一些小事，這位好好先生似乎會使一些事務延擱的。

至於葛蘭德·威廉商店的事，一切都依照木桶匠的預見實現了。

大家都知道在法蘭西銀行裏有許多關於巴黎和外省各大資本家的最正確的記載。蘇穆爾的國拉桑和葛蘭德·費利克斯的名字也在其內，而且享有財政上的盛名的，因爲他們有龐大而未會抵押的土地產業。受人委託特爲清算巴黎葛蘭德商店的這位蘇穆爾銀行家的到臨就够得消除商業中拒絕應用該商店證券的黯淡的恥辱。封條是在許多債權人之前取去了，該店的法律公證人開始正式的進行繼承的清單，國拉桑馬上召集了債權人來開會，大家都一致選舉蘇穆爾的銀行家爲清算員，再輔以一位最有關的富商克禮·佛蘭蘇瓦，委給他們全權去挽救這家庭的榮譽和證券。蘇穆爾的葛蘭德的信用和國拉桑在債權人心中所散播的希望使這一次的和解易於進行，在這些債權人之中，連一個拗執的人也沒有碰到。沒有一個人想把他的債權過在盈虧的賬目中，每一個人都說：

「蘇穆爾的葛蘭德會付這筆錢！」

六個月的時光過去了。巴黎人已經依據流通的證券付錢，而把他們保存在錢包裏面了。這是木桶匠所要

得到的第一個結果。

第一次會議之後九個月，兩位清算員就給債權人分配了百分之四十七。這筆款是由拍賣已故葛蘭德·威廉的證券、貨物、動產不動產所得到的，這拍賣而且是用小心的忠實進行的。這一次的清算至為廉潔。債權人欣然的承認了葛蘭德弟兄的可欽佩的無可異議的榮譽。後來，當這讚譽到處流行的時候，債權人就要求還沒有償付的一部分錢。他們就給葛蘭德寫了一封公函。

「我們現在只能做到這一步。」老木桶匠一面說，一面把信扔在火裏：「請諸位忍耐一下。」在回覆這封信所包函的提議時，蘇穆爾的葛蘭德要求把一切換取他弟弟承繼權的現存的債權證書都存放在一個法律公證人家裏，同時把已付過的收據也放在一起，說是要清理賬目，要合法的製造承繼的清單。這存放引起了成千的困難。

一般的說，債權人就是一種有怪癖的人。今天他已經準備好要結束，明天他卻要整個的擾亂，後來他又變成一個難奇的弱者。今天，他的太太是談諧的，他的小兒子出牙，家裏一切都弄得好，他不願意損失一文錢；明天下了雨，他不能夠出門，他就很愁悶，只要能夠了結一樁事，無論什麼條件都答應；後天，他就要擔保品了；到月底他就吹牛的說要給你執行死刑，要當劊子手。債權人的癖氣有點像人家叫小孩子把一粒鹽放在小麻雀的尾巴上；但是債權人一說到他自己的債權，他就不願意人家這麼做，因為這樣一來，他什麼也抓不到。

葛蘭德看出了債權人這些變化無常的空氣，他也看出弟弟的債權人是逃不出這計算的一部分人生了氣，乾乾脆脆的反對這存放。

「妙，辦得妙，」葛蘭德一面說，一面摩擦着手，念着國拉桑給他寫的關於這個問題的信。

有的人只能够在某種條件之下贊同這存放，就是：必須證明清楚不放棄他們的權利給任何的人，甚至於保留宣布破產的權利。重新通信之後，蘇穆爾的葛蘭德接受了一切的要求。利用了這個退讓，使人承認和善的債權人比強硬的債權人有道理。存放算是實行了，不過不是沒有怨言恨語罷了。

「這位好好先生，」人們對國拉桑說：「他給您，給我們都開了一個大玩笑。」

葛蘭德·威廉死後二十三個月，很多的商人都因為受了巴黎商業市場的牽扯已經忘記了這筆款項，他們只想到：

「我開始相信我只能得到百分之四十七了。」

這木桶匠已經計算出時間的力量，他說時間是一個良善的魔鬼。

第三年年底，國拉桑給葛蘭德寫信，說是用了葛蘭德商店所欠的二百四十萬佛郎的百分之十，他就能夠引誘債權人把證券交回來。

葛蘭德回信說那兩位因為破產而使他的兄弟自殺的法律公證人和經紀人現在還活着，他們應當是很

不壞的，現在應當控告他們，希望能夠榨出一些東西，減低虧空。

第四年年底，這虧空算是減到十二萬佛郎了。在清算員和債權人之中，在葛蘭德和清算員之間有了六個月的談判。總之，當人們強烈的逼着他執行的時候，蘇穆爾的葛蘭德就在這一年的九月左右回答清算員說他的姪兒在印度諸地致富，並且曾經表示過要整個的還清他的父親的欠債，他不能沒有經過姪兒的同意擅自拍賣；他得等一個回信。

第五年年中，債權人還是對於「整個的還清」這句話毫無辦法，這句話漸漸被卓越の木桶匠放鬆了。木桶匠躲在鬍鬚裏發笑，而且從來沒有缺乏一個精巧的微笑和一個褻瀆的口氣而說一句：這些巴黎人呀！

但是這些債權人都在商業記錄中倒了一個空前的大響。當這篇故事還要使他們露面的時候，他們還是在葛蘭德所給他們排布好的境地裏。

當公債到達一百十五的時候，葛蘭德伯就賣出，從巴黎抽回將近二百四十萬佛郎的金幣，和登記證所給他弄到的六十萬佛郎的複利一同放在他的錢桶裏。

國拉桑留在巴黎，下面是原因：第一，他被選為議員；其次，雖然他已是一家之父，他卻厭倦蘇穆爾的煩膩生活，溺愛於夫人劇院的一個最美麗的女伶佛羅林，他的軍人故態又發作了。我們也用不着來敘述他的行為，蘇穆爾人都認為他的行為是非常不道德的。他的妻子非常高興能夠和他分產，能夠有相當的力量來支配蘇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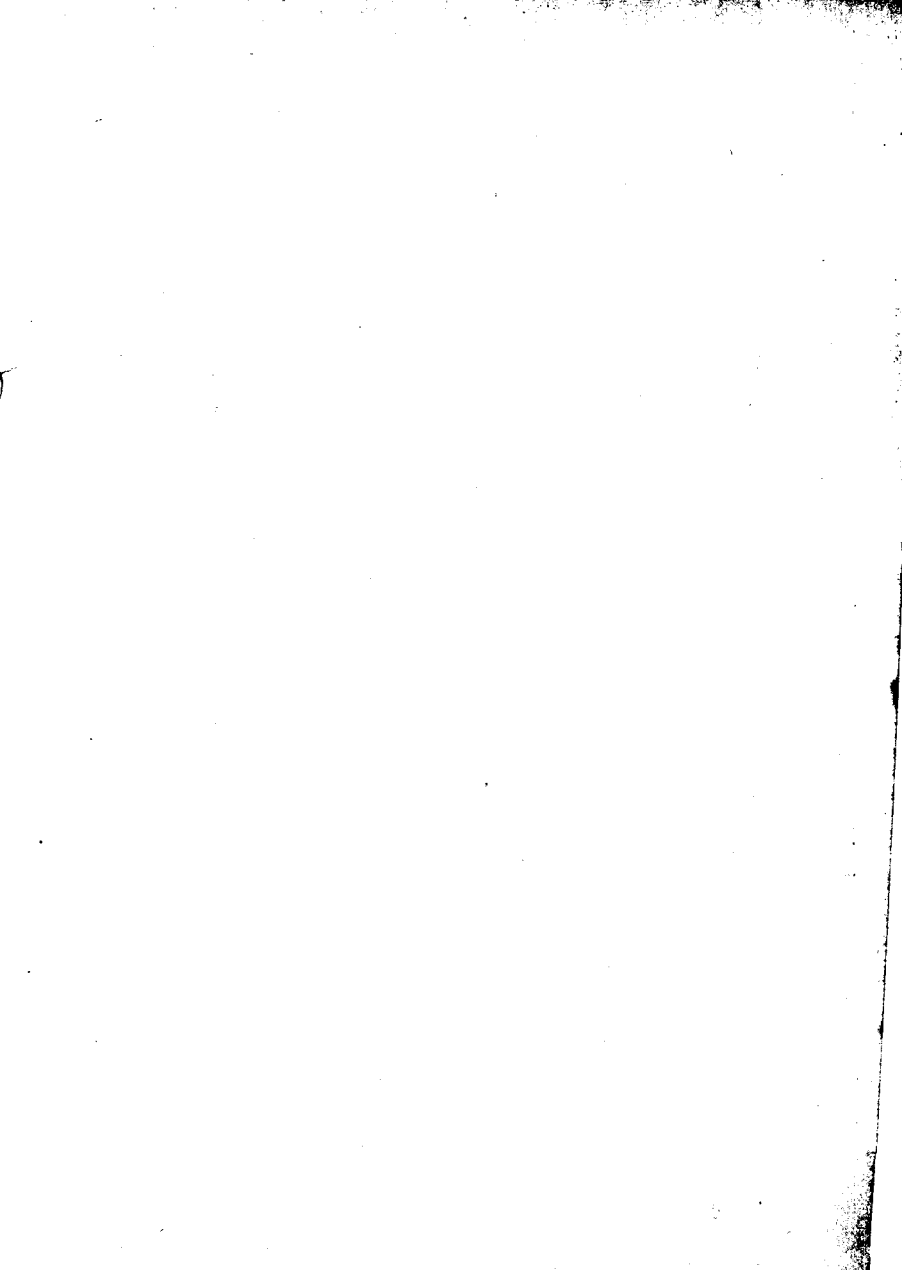
爾行裏的事務，因而能够彌補國拉桑先生的瘋狂對於他的財產所做下的損失。這行裏的事務現在是在她的名義之下進行着的。諸位古慮曹更加下井投石，使這位活寡婦的倒霉的情景日趨惡劣。她把她的女兒嫁得太壞，並且也不得不放棄了爲她兒子結親葛蘭德·歐琴妮的野心。阿寶甫到巴黎去找他的父親，人們說他在那兒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壞的傢伙。諸位古慮曹算是勝利了。

「您丈夫沒有什麼好念頭，」葛蘭德借給國拉桑夫人一筆款，跟她討好，這樣說：「我很替您抱怨，您是一個好太太。」

「啊！先生。」可憐的婦人答：「誰相信那天離開您家到巴黎去的時候，他就跑到毀滅的路上去呢？」

「上天爲證，太太，我是從頭到尾都是用盡我的力量阻止他去的。院長曾經想盡方法要代替他；然而他卻堅持要去，現在我們明白是什麼道理了。」

於是，葛蘭德對於國拉桑也沒有任何的責任了。



第五章 家庭的悲哀

無論在那一種環境之下，使女人們苦惱的原因都比使男人們苦惱的原因多，女人們所受的苦痛也比男人們所受的苦痛大。男人有他的力氣和發揮力量的訓練；他動作，他行走，他忙碌，他思想，他計畫將來，獲得安慰。查禮就是如此。但是女人卻固守着，面對着她的悲哀，怎麼樣也不能夠排遣；她一直墮落到男人所給她挖掘的地獄的深底，常常用她的願望和她的眼淚來測量，來填滿這地獄。歐琴妮就是這麼幹。她開始走進她的命運。感覺，愛戀，苦痛，委身，這些總是女人生活的課程。歐琴妮應當是整個的女人，除了沒有安慰她的東西以外。她的幸福，正如包斯埃所說的，就好像是釘在牆上的一大堆螺螄釘，總有一天不能夠填補她親手挖開的孔洞。悲哀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要降臨到她的身上來。

查禮動身的第二天，葛蘭德家中一切的人都恢復了本來的姿態，只有歐琴妮忽然覺得家裏很空虛。瞞着她的父親，她提議要查禮的房子保守他臨走時的樣子。葛蘭德夫人和拿囊也願意當同犯者，保持這房子的既

定的狀態。

「誰知道他不曾比我們所想的還要早回來呢？」她說。

「啊！我希望能夠再看見他在這兒。」拿囊回答：「我跟他很熟啦！他是一個很溫和，很完全的青年，幾乎和女人一樣的好看，一樣的溫柔。」

歐琴妮瞪了拿囊一眼。

「聖母小姐，您那一對眼睛真是太迷人啦，別這樣的瞧人罷。」

自從這一天起，葛蘭德小姐的美麗又變更了一個新的性格。侵略她靈魂的沉重的愛情思想，被人愛慕的女人的尊嚴使她的面紋發出一道光彩，就是繪畫家所謂的頂上圓光。在她堂弟未來之前，歐琴妮好比是沒有懷胎之前的聖處女，在他走了之後，她就好像是做了母親之後的聖處女；她已經懂得愛情了。這兩個瑪利亞，這兩個這樣不同，這樣被西班牙的畫家表現出來的瑪利亞實在是基督教中所有的一個最光明的面像。

查禮走後的第二天，她又到禮拜堂去，並且發誓要每天去。做完了彌撒回來的時候，她在城裏一間書舖裏買來了一張世界地圖，把他釘在靠近鏡臺的地方，希望能夠跟隨着她的堂弟到印度諸地去的路線，能夠早晚把自己置身於船中，去看他，去給他發出成千的問題，去對他說：——你好嗎？你不苦嗎？當你看見那彩雲的時候，（這彩雲的美麗和其對愛情的用處是你教給我的，）你想到我嗎？

然後，清早的時分，她總在胡桃樹下沉思，坐在那被蟲子蝕毀而滿佈青苔的木凳子上，在這裏他們曾經說過不知道多少甜蜜而幼稚的話；在這裏他們曾經爲他們的美妙的小家庭建築過西班牙式的宮殿。她窺視着圍牆所拱抱的小小的天空，想到將來；然後，又看着牆壁和蓋住查禮的房子的屋頂。這是一種孤寂的愛情，永遠存在的真實的愛情，這愛情溜過一切的思念，變成一個本體，或如我們祖宗所說的，變成一個生命的元素。

當那些所謂葛蘭德伯的朋友晚上來酬應的時候，她很快樂，裝做高興的樣子；但是整個的早晨，她總是跟母親和拿囊談到查禮。拿囊知道如何能够憐憫小女主人的痛苦而不至於妨礙她對於老主人的責任；她對歐琴妮說：

「如果我有一個男人，我一定要……跟着他到地獄裏去。我一定要……要什麼……一句話，我一定要爲他拚命；但是……沒有呀。我一定要到死還不知道什麼是人生的滋味。小姐，您相信不相信？老高爾諾瓦爾總算是一個好人，您相信他在我的裙邊給我圍些什麼，他給我帶些什麼東西；他就好像來這裏嗅聞先生的暗庫而逢迎您的人一樣。我看得出這些事，因爲我還仔細，雖然我和塔一樣的粗大；唉，小姐，這使我很高興，雖然這不是愛情。」

兩個月就這樣的過去了。這家庭的生活，本來是很單調的，現在卻活潑起來了，因爲有一個極大的祕密的興味把三位女人親切的聯結在一起。在她們心目中，查禮仍然是在這大廳的灰色天花板底下生活着，走來，走

去。早上，晚間，歐琴妮都開了梳裝匣，默默的打量着她的嬌母的肖像。一個星期日早晨，正當她忙着在這肖像的面上尋找和查禮相似的面紋時，她突然被她的母親驚嚇了。自此之後，葛蘭德夫人纔知道這位旅行家和歐琴妮交換寶物的祕密。

「你把一切都給了他！」大為懼嚇了的母親說：「那麼，新年正月初一，你父親要看你的金子，你要怎麼跟他說呢？」

歐琴妮的眼睛呆定了；這兩位女人在這早晨的下半時間都生活在極大的恐怖之中。她們害怕極了，甚至於就誤了大彌撒，只趕上參加軍隊的彌撒。

三天之後，一八一九年就結束了。三天之後就有一個可怕的事態發生，一個沒有毒藥，沒有拳頭，沒有流血的中產階級的慘劇就要產生了。依照腳色來說，這慘劇是比著名的阿提里德家庭所演的把戲還要殘忍。

「我們怎麼辦呢？」葛蘭德夫人把編織的東西放在膝上，對她的女兒說。

可憐的母親這兩個月以來感受到非常的麻煩，甚至於冬天所需要的毛衣袖頭還沒有織完。這種家庭的瑣事，在表面上看來，是極乎渺小的，然而在她方面卻有許多悲慘的結果。沒有衣袖的話，當她的丈夫發怒，使她滿身流汗的時候，寒冷是要更殘酷的打擊她的。

「我想，我可憐的孩子，如果你把你的祕密早告訴了我，我們還有時間給巴黎國拉桑先生寫信。他可以給

我們寄來一些和你的金子相似的錢幣；雖然你父親認識清楚，也許……」

「然而，我們到那兒去拿這些錢呢？」

「我有我自己的體己；況且國拉桑先生跟我們有……」

「時間來不及了，歐琴妮的聲音啞了，變調了；她打斷了母親的話，這樣回答她：『明天早上我們不是得到他的房子給他拜年去嗎？』」

「可是，我的女兒，我爲什麼不去看看古慮曹他們去？」

「不，不，這就是把我送給他們，把我們弄成他們的附屬品了。況且，我已經決定了。好漢做事好漢當，我不後悔。上帝能够保護我。願上帝的旨意能够施行。啊！如果你看到他的信，你就不能够不爲他設想，我的母親。」

第二天早晨，一八二〇年的一月一日，打擊母女兩人的可怕的季节氣候給她們貢獻了最自然的借口，不到葛蘭德的房子裏來。一八一九至一八二〇間的冬天是這時代中最寒冷的一個冬天。雪壓積着一切的屋頂。葛蘭德夫人聽見她丈夫在房子裏轉動，就對他說：

「葛蘭德，叫拿囊到我房子給弄一點兒火來罷。天氣太冷啦，我在被窩裏都凍僵啦，我年紀够大啦，我得提防提防。——並且，」她歇了一歇，又說：「歐琴妮也要到這兒來穿衣服。這個天氣，她在房子裏梳裝可不要凍病了嗎？然後，我們就要到大廳的壁爐旁邊來給你拜年。」

「噠，噠，噠，說什麼話！這個大年頭，葛蘭德夫人！你向來沒有說這樣多的話。然而，我想，你也並沒有吃過浸
酒的麵包罷。」

一會兒的寂寞。

「好罷，」好好先生又說，無疑的他的妻子的提議使他同意了：「你要什麼我就給你弄什麼，葛蘭德夫人。你真是一個好女人，我不願意你到了這個年紀還受罪，雖然拉柏爾特里爾家裏人都是水門汀倒成的。——喲，不是嗎？」他歇了一歇，又叫了起來：「總之，我們卻繼承了他們的，我原諒他們。」

於是，他就咳嗽了。

「今天早上，您很高興，先生，」可憐的女人沉着的說。

「永遠高興，我……」

快樂，快樂，真快樂，這個木桶商，

請您修理修理您的大腳盆！」

他穿好衣服，走進妻子的房子，一面加上這一句說：「——真的，糟糕，還是冷得很呀。我的太太，今天早飯，我

們有好東西吃啦。國拉桑給我寄一隻茯苓肥肝餅來！我要到馬車站去找去——他一定還給歐琴妮寄來一個雙拿破崙，木桶匠走來，朝着她的耳朵說，「我已經沒有金子了，我的太太。我還有幾個老金幣，我可以告訴你，但是得把這些錢拿去做些事情呀。」

隨後，爲着慶祝新年，他就吻了她的額頭。

「歐琴妮，」這位慈祥的母親叫她：「我不知道你父親在那一邊睡，但是今天早上他真是一個好人，哈，我們逃得開啦。」

「我們的主人到底怎麼回事啦？」拿囊說着，到她的女主人的房子裏來生火：「他先對我說：『今天好，新年好，大傻瓜！到我太太房子去生火去罷，她冷啦。』然後，他就伸出手來給我一個一點兒都沒有倒梭的六佛郎的厄古，真把我呆住了，就像鹿豕一樣！瞧他，太太啊！好人嗎？總是一位有身分的人。有的人越老心越硬，可是他卻變成軟和和的，就像你的芥侖子酒一樣，變得越來越好。他真是一個頂完全頂和善的人喲……」

葛蘭德所以這樣快樂的祕密，就是因爲他的投機事業的成功。國拉桑先生結算了木桶匠短他的十五萬佛郎荷蘭券和購買十萬佛郎公債的支票之後，給他從郵站寄來三萬佛郎的厄古，是葛蘭德的半年的公債利息所剩下的。國拉桑又告訴他公債的價格上漲了。當時公債的價格是八十九，然而一些最有名的資本家都用九十二的價格購買一月底的期貨。兩個月以來，葛蘭德已經賺了資本的百分之十二。他已經清了賬目，從此之

後，他可以每半年拿到五萬佛郎，用不着納稅，也用不着修理費。他想出了外省人最覺得討厭的公債買賣，他看出，不到五年，他就要不費力量的變成一個六百萬的富翁，再加上他的地產，他就有一個龐大的財富了。給拿囊的六佛郎也許就是這位女僕在不自知中替她主人効過大勞所得到的微賤的酬金。

「喂，喂！葛蘭德伯到那兒去呢？清早以來他好像是失了火一般的到處奔跑。」正忙於開店門的商人們互相說。

然後，當他們看見他從站裏回來，跟着有一個轉運公司的驛夫在小車上給他運來一些滿滿的口袋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說：

「水總流到江河裏，這位好好先生也總是朝着他的厄古跑。」

「這些錢都是從巴黎，從福羅瓦風，從荷蘭來的！」另外一個說。

「他將來總會把整個的蘇穆爾都買到手！」第三個叫着說。

「呃，呃，葛蘭德先生，如果您覺得不方便，」他最親近的隣居，一個布商對他說：「我可以替您把他消放起來。」

「嗯！這些是些銅蘇，」葡萄種植人說。

「是銀子，」驛夫低聲的說。

「如果你要我照顧你，就請你別多嘴。」好好先生一面開門，一面說。

「啊！老狐狸！我以為他是聾子哩。」驛夫心裏想：「好像天氣冷，他就聽得見。」

「這是二十蘇，給你送年禮，別張聲。快點走罷。」葛蘭德對他說：「拿囊會把小車送還給你。——拿囊，女人們是不是到禮拜堂去做彌撒去呢？」

「是的，先生。」

「好，提起腳！我們工作罷！」他把口袋委託給她，大聲的喊。

一會兒，這些厄古就被運到他的房子裏，他就把自己鎖在裏邊。

「早飯得了，你就給我在牆上敲幾下。把小車送到轉運公司去好啦。」

一直到十點鐘，一家人纔吃早飯。

「這邊來，你父親不會要你的金子啦。」葛蘭德夫人做完彌撒回來的時候對她的女兒說：「還有，你得裝做怕冷。等到你的生日來了，我們卻有時間把你的金子補上……」

葛蘭德走下扶梯，一面想着要把這巴黎的銀厄古趕快變成金子，又想到做到火候的公債的投機生意。他決定要把他的收入都拿來買公債，一直等到公債漲到一百佛郎。這是給歐琴妮一個致命的計畫。

他一進來，兩位女人就給他說了一聲「新年好。」他的女兒跳上抱住他的頸項去詭媚他。葛蘭德夫人則

是沉重而嚴肅的。

「啊！我的孩子，」他吻着女兒的兩頰，說：「我是爲你工作，你知道……我要你幸福。要幸福就得有錢。沒有錢可就難啦。這是一個鏽新的拿破崙，我是從巴黎把他弄來的。我可以發誓，這裏一點兒金子也沒有。只有你有金子。給我瞧瞧你的金子罷！女——女兒。」

「哎，太冷啦，我們吃早飯去罷，」歐琴妮回答。

「好，等等再瞧，是不是這可以幫助我們消化。國拉桑那個胖傢伙到底給我們送了這個來，」他接着說：「好，吃罷，孩子們，這是不用花錢的。國拉桑很不錯，我很滿意他。這位胖鬼給查禮做了許多事情，一個錢也不要。對於這位可憐的已故的葛蘭德的事情，他辦得很得體——唔唔！唔唔！」他歇了一歇，滿滿的吃了一口，做着這聲音：「這真好吃！我的太太，吃罷！這至少可以補養兩天。」

「我不餓，我是多病的人，你知道。」

「啊！你儘管多吃，不用怕吃破肚皮；你是拉柏爾特里爾家的一位女人，你很結實。你是淺黃色種的後裔，但是我就喜歡黃種人。」

一個死囚等待着當衆的不名譽的死刑還沒有葛蘭德夫人和歐琴妮等待着這頓飯後所發生的事態所有的恐懼。這位老葡萄種植人說得越高興，吃得越痛快，這兩位女人的心也就越縮得緊。不過，女兒總還有一

個依賴，她能够從愛情裏吸取力量。

「爲着他，爲着他，我可以忍受一千個的痛苦，」她對自己說。

想到此，她就給她的母親投去幾個滿充着勇氣的燦爛的眼色。

「都給這拿走，」十一點鐘左右早飯吃完的時候，葛蘭德對拿囊說：「只給我們留下棹子。——我們更有清閒來瞧瞧你的小寶庫，」他瞅着歐琴妮說：「小，不，一點兒也不小！你有五千九百五十九佛郎的實價，再加上今天的四十佛郎，合計六千佛郎差一個好罷，我就給你這個佛郎，給你湊成整數，因爲你知道，女——女兒……」

——唉，你爲什麼聽我們說話呢？你走開罷，拿囊，幹你的活去罷。」好好先生說。

拿囊溜走了。

「聽，歐琴妮，你得把你的金子給我，你不會拒絕你的父——父親罷，我的小女兒？」

兩個女人裝啞吧，一聲不響。

「我已經沒有金子了，我，以前我有，現在可沒有了。我還你六千佛郎的現款，你可以依照我的話拿他來投資。別想什麼「十二」。你結婚的時候，這也是不久的事了，我會給你找到一個可以給你全省中從所未曾有過的大「十二」的未婚夫。聽我的，女——女兒。現在有個好機會；你可以把你的六千佛郎放在政府裏，你就可以每半年得到將近二百佛郎的利息，你不必納稅，不必修理費，不必怕電，不必怕凍，不必怕潮水，對於收款，一點兒

也不用着擔心。你也許不肯放手你的金子，是不是，女——女兒！無論如何，請你給我拿來罷。我可以把你的金幣、荷蘭金幣、葡萄牙金幣、蒙古盧比、熱內瓦金幣都湊在一起，加上我要給你生日的那些錢，三年之內，你就可以在你的小金庫裏添上一半了。你要說什麼，女——女兒？仰起你的鼻子罷。去，去找他去，找這小玩意兒去。你應當吻我的眼睛，因為我會告訴你金錢的生命是怎麼回事，金錢是如何的死亡。真的，金錢和人一樣，他活着，他蠢動，他能去，能來，能勞動，能生產。」

歐琴妮站了起來，但是當她朝着門口邁了幾步的時候，她忽然回轉身來，瞧了瞧她的父親的面，對他說：

「我已經沒有我的金子了。」

「你已經沒有你的金子了！」葛蘭德喊道，他蹬着腿跳起來，就好像一匹聽見六步之外有鞭響的馬似的。

「沒有，我已經沒有了。」

「但是，你弄錯了罷，歐琴妮。」

「不。」

「用我父親的修樹刀發誓！」

當木桶匠這樣發誓的時候，地板都顫動起來了。

「好上帝！太太面色都發白了，」拿囊叫着說。

她。

「葛蘭德，你這樣的發怒，要把我嚇死了，」可憐的女人說。

「噠，噠，噠！你們這些人，你們總不會死在你們的家裏！——歐琴妮，你拿你的錢幹些什麼去？」他叫着，奔

「先生，」女兒跪在葛蘭德夫人膝前，說：「我母親太痛苦了……您瞧……請您不要殺死她。」

葛蘭德夫人那已經發黃的臉色又變成蒼白了，葛蘭德頗爲驚愕。

「拿囊，扶我去睡覺去罷，」母親聲音低弱的說：「讓我死掉……」

拿囊伸出手臂扶她的女主人，歐琴妮也來扶她；她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扶她走上扶梯，到了她的房子，因爲她一步一步的發昏。葛蘭德一個人單獨的留在那裏。一會兒之後，他就走上了七八層扶梯，叫道：

「歐琴妮，你母親躺下，請你就下來。」

「是的，我的父親。」

安慰了她的母親之後，她也不敢不馬上就來。

「我的女兒，」葛蘭德對她說：「告訴我你的寶庫在那兒。」

「我的父親，如果你送給我禮物而不讓我有自由支配的權利，你就拿回去罷。」歐琴妮冷淡的回答，在壁爐上找到那個拿破崙，獻出還給他。

葛蘭德強烈的握住這個拿破崙，把他扔在褲袋裏

「我相信我此後絕不會再給你了！不但這個！」他說着，用指甲敲着門牙：「你就輕蔑你的父親嗎？你對他就沒有信任嗎？你就不知道父親是什麼嗎？如果在你看來他並不是一切的話，他就什麼都不是了。你的金子在那兒呢？」

「我的父親，我愛你，我尊敬你，雖然你發怒；但是我很謙虛的請求你想：我已經活過二十二年了。你常常對我說，讓我知道我年紀大了。我用我的錢做我喜歡做的事，你得相信我的錢是好好的存放在……」

「在那兒？」

「這是不可侵犯的祕密，」她說：「你難道沒有你的祕密嗎？」

「我不是家主嗎？我難道不能有我的事情嗎？」

「這也是我的事情。」

「如果你不能夠對你父親說的話，這事情總是壞事情，葛蘭德小姐。」

「這是再好沒有事情，我不能夠對我的父親說。」

「至少，你得告訴我，你什麼時候給了你的金子？」

歐琴妮搖搖頭不說。

「你做生日的那一天還有，是不是？」

歐琴妮因爲愛情而變成狡猾，這和她的父親因爲吝嗇而變成狡猾是一樣的。她還是搖搖頭。

「人家就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執拗，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偷竊！」葛蘭德說的時候，聲音越來越大，一直漸漸的回響在全家中。「怎麼！就在這兒，就在我自己的家中，有人拿走了你的金子！家中惟一的金子！而我還不知道是誰？金子是貴重的東西。最老實的女孩子也可以做些錯事，送給人家什麼東西在大貴族家裏可以看得見，甚至於在大資本家家中，但是送人家金子？你把他送給人家，是不是？」

歐琴妮鎮靜無言。

「人家也見過這樣的女兒嗎？我是不是你的父親呢？如果你把他存放在那裏，你應當有一張收據……」

「我是不是可以自由拿他來做我所認爲好的事？是不是他不是我的所有物嗎？」

「但是，你是一個孩子！」

「一個大人。」

女兒的邏輯使葛蘭德不知道怎麼辦，他一臉發白，頓足大咒，然後又找到一些話，他就叫着說：

「該死的長舌婦！你真是無賴！你知道我疼你，你還要反過來胡鬧。她要謀害她父親！天老爺！你把你的財產都扔在那個穿摩洛哥皮鞋的叫化子手中。用我父親的修樹刀發誓！我不能够不認你做女兒，但是我發誓，我要

咒你，你的堂弟和你的子孫！你這麼幹什麼也沒有，你懂了沒有？如果是查禮……不，這簡直不可能。什麼！這個壞蛋花花公子偷了我的東西嗎……」

他瞧着他的女兒，她還是一聲不響的，冷冷淡淡的。

「她一動也不動！她一點兒神色也不變！她比我還要葛蘭德，吓！你沒有白給了你的金子罷，至少到底怎麼回事，你說！」

歐琴妮瞧着她的父親，給他投去一個嘲弄的叛逆的眼色。

「歐琴妮，你是在我家裏，在你父親的家裏。你要住在這裏，你就得服從我的命令。教士們要命令你服從我。」
歐琴妮低下頭。

「你在我最寶貴的東西方面來觸犯我，」他接着說：「我只要看着你投降。到你房子去罷。你就住在那裏。一直等到我的允許纔能出來。拿囊可以給你拿麵包拿水。你聽明白了，走！」

歐琴妮淚如雨下，躲到她的母親身邊去。

葛蘭德在雪後的花園中走了幾個圈子，他不覺得寒冷。然後，他忽然懷疑他的女兒是在他妻子房裏，他想要在她違反命令之中抓住她，就爬上了扶梯，如同一隻貓一樣的敏捷，他發現在葛蘭德夫人的房裏，那時候，她正在撫摩着歐琴妮的頭髮，歐琴妮的臉就沉埋在母親的懷中。

「放心罷，我可憐的孩子，你父親會平靜下去的。」

「她已經沒有父親了！」木桶匠說：「不是你和我，葛蘭德夫人，我們生了這麼樣一個叛逆的女孩子嗎？好家教！好宗教的教導！——好，你不在你的房子去罷，到監獄裏去，到監獄裏去，小姐。」

「你要奪走我的女兒嗎，先生？」葛蘭德夫人說着，她的臉發燒得通紅了。

「如果你要留她，帶她走。兩個都請走開我的家……天雷！金子在那兒？金子怎麼回事？」

歐琴妮站了起來，給她的父親射去一個驕傲的眼色，走進自己的房子，好好先生就把房子鎖上了。

「拿囊，」他叫着：「給我把大廳的火滅啦。」

然後，他就來到他妻子的壁爐旁邊，坐在一張靠椅上，對她說：

「她一定把他送給那窮光蛋查禮，他只是要我們的錢。」

葛蘭德夫人因為感覺到女兒的危險和她對女兒的同情，就壯着膽，表面上維持着冷淡的樣子，不聞不問的態度。

「這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她回答着，一面從床上轉過臉來朝着街中，去躲避她丈夫的怒眼。「你這麼暴燥，給我苦也受够了，如果我的預想沒有錯的話，恐怕我也只能夠兩腳朝前擡着出去。現在饒了我罷，先生，我，我向來沒有給你痛苦過，至少，我這麼想。你的女兒愛你，我相信她和初生的嬰兒一樣的無罪。不要讓她苦吃，收回

你的拘禁令罷。天氣太冷了，你要讓她生大病。」

「我不見她，也不跟她說話。她要留在她房子裏吃麵包喝水，一直等到滿意了她的父親爲止。什麼魔鬼！一家之長應當知道家裏的金子到那兒去。她有幾個在法蘭西獨一無二的盧比，她還有熱內瓦金幣，荷蘭金幣……」

「先生，歐琴妮是我們的獨生女，而且，她反正已經把錢扔在河裏……」

「扔在河裏！」好好先生叫道：「扔在河裏！你發瘋啦，葛蘭德夫人。我說一句話就是一句話，你知道。如果你要家裏和平，你就得勸她懺悔，叫她吐出實話；對於這種事情，女人們是比男人們善於互相了解的。不論她把錢做了什麼事情，我也不會把她吃下。她怕我嗎？如果她把她的堂弟從頭到腳都用金子塗上的話，他已經在重洋之中了，哼，我們也沒有法子追着去……」

「不錯的，先生……」

因爲神經的發作，因爲溫和而智慧的女兒的不幸的刺激，葛蘭德夫人的慧眼使她看出了正在她回答的時候，丈夫的肉瘤上有一個可怕的動作，她就改變了話鋒，雖然口氣還是一樣的：

「不錯的，先生，難道我對她的權威還比你大嗎？她對我什麼也沒有說；她叨你的情。」

「天老爺，你今天的舌頭真長！噫，噫，噫！你要冒犯我，我想，你和她也許有了解。」

他釘着眼看他的妻子。

「真的，萬蘭德先生，如果您要殺死我，您就這樣繼續下去好啦。這是我說的，先生，並且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要重複的告訴您：您對您的女兒太不對啦，她比您更有道理。錢是屬於她的，她只能夠好好的用他，只有上帝有權力來知道我們所做的事。先生，我懇求您寬恕歐琴妮……這樣一來，您可以減少您的憤怒所加在我身上的打擊，也許能夠救我的命。我的女兒，先生，把女兒還給我。」

「我纔管哩！」他說：「家裏再也住不得了，母女兩人都是這麼辯，這麼說……波嚕！波啊！——你送給我一個好殘忍的年禮呀，歐琴妮！」他叫着說：「對的，對的，哭罷！你是自作自受！你聽見了沒有？如果你把你父親的金子，你唯一所有的東西送給那個會吃你的心的懶漢，那你每三個月吃六次聖餐有什麼用處呢？你知道在禮是什麼東西，他穿着摩洛哥皮鞋，連動都不肯動這鞋的神氣。他沒有心，沒有靈魂，因為他敢拿走一位可憐少女的寶庫，而且沒有經過她父母的同意。」

當朝衙的大門關上的時候，歐琴妮走出她的房子，走到她母親的身邊。

「您爲您的女兒，真有不少的勇氣，」她對她的母親說。

「你瞧，我的孩子，我們所做的不法的情事！你叫我扯了一次謊。」

「啊！我要禱告上帝只責罰我一個人。」

「真的，」拿囊很驚惶的走來說：「難道小姐就這樣的下半世關了起來吃麵包喝白水嗎？」

「這有什麼要緊，拿囊？」歐琴妮冷靜的問她。

「啊！我能够常常吃福利舖，讓小姐吃乾麵包嗎……不，絕對不！」

「一句話也不要你提這個，拿囊，」歐琴妮說。

「我要閉嘴的，但是您瞧好啦！」

二十四年以來，這是第一次葛蘭德一個人吃飯。

「您這不是嫁夫嗎，先生？」拿囊對他說：「家裏有兩個女人，還做嫁夫，真不是事兒！」

「我沒有跟你說話，沒有跟你說話！請你綁住你的嘴巴，不然的話，我就要叫你滾蛋。你鍋裏裝些什麼東西呀？我聽見爐上煮東西的聲音。」

「我熬豬油……」

「今天晚上有客人來，把火生起來罷。」

諸位古盧曹，國拉桑夫人和她的兒子八點鐘來，他們很奇怪沒有看見葛蘭德夫人和歐琴妮。
「我太太有點不舒服，歐琴妮陪着她，」老葡萄種植人回答，他的臉色沒有洩露任何的情感。
談了一個鐘頭不相干的話之後，國拉桑夫人上去看葛蘭德夫人，下來的時候，大家都問她：

「葛蘭德夫人好嗎？」

「一點兒也不好，一點兒也不好，」她說：「我很發愁她的健康。她這樣的年紀，應當特別的小心，葛蘭德伯。」

「以後再看罷，」葡萄種植人不在乎的回答。

大家都給他說聲晚安。諸位古慮曹走到街中的時候，國拉桑夫人對他們說：

「葛蘭德家裏又有什麼新聞啦。母親病得很重，只是她自己還不知道。女兒的眼睛紅極啦，好像哭了很久似的。是不是他們要強迫她結婚呢？」

葡萄種植人睡覺了，拿囊穿着短襪子一聲不響的走到歐琴妮房裏來，給她打開鍋裏煮好的燒肉。

「拿去吃罷，小姐，」這位好心的女人說：「高爾諾瓦爾給我送一隻兔子來。您吃得很少，這塊燒肉可以給您維持一星期，並且凍了起來，也不會壞。至少您也不至於老吃乾麵包。吃乾麵包一點兒也不衛生。」

「可憐的拿囊，」歐琴妮握住她的手說。

「我做得真好，真精細，他一點兒也沒有看出來。我就用我的六個佛郎買豬油，買肉桂，我的確是東家。」

說着，這女僕就跑開了，她以為聽見了葛蘭德的聲音。

幾個月的時間，葡萄種植人常常一天之中來了好幾次來看他的妻子，然而他卻並沒有提到女兒的名字，又不去看她，沒有洩露任何的暗示。葛蘭德夫人一步不離房門，她的病一天比一天的沉重。老木桶匠怎麼樣也

不退讓。他還是和花崗石那樣的堅固，硬澀，和冰冷。他還是那樣的走來走去；然而他卻不再口吃了，說話說得很少，辦起事情來比什麼時候都強硬。在他的賬目裏常常有些錯誤。

「葛蘭德家裏一定有些什麼事兒，」古慮曹派和國拉桑派都這樣說。

在蘇穆爾城的一切夜會中，人家一碰着就是問：「葛蘭德家裏出了什麼事情呢？」

歐琴妮都是在拿囊的領導之下到禮拜堂去祈禱的。當她走出禮拜堂時，如果國拉桑夫人跟她說幾句什麼話，她總是支吾的回答，一點兒也不能夠滿足國拉桑夫人的好奇心。

然而過了兩個月，歐琴妮被拘禁的祕密卻不能夠再保守了，不論是在三位古慮曹，或是在國拉桑夫人方面。到了一個時期，什麼借口也沒有法子解釋她的長期的隱蔽。後來，也不知道是誰洩漏了祕密，全城的人都知道自從新年第一天起，葛蘭德小姐就在她的父親的命令之下被人鎖閉在她的房子裏，只吃麵包和白水，不給她生火；大家都知道拿囊給她做了許多好吃的東西，夜裏給她送去；大家甚至於知道這位年青的少女只能夠在她父親出門的時候來看她的母親，來伺候她的母親。

於是，葛蘭德的行爲就受到了極乎嚴刻的批評。全城的人都說他是違反教法的人，大家都回想到他的出賣同行，他的殘酷，大家都不跟他來往。當他走過的時候，大家都互相耳語的指着他。

當他的女兒伴着拿囊，走下蜿蜒的街道去做彌撒或是晚禱的時候，一切的居民都跑到窗口很好奇的研究

究着這位有錢的女承繼人的舉止和她那帶有愁容的溫和的臉孔。她的被禁，她的失寵，在她看來並不算是什麼回事。她不是可以看見世界的地圖，那小小的糞子，那花園，那堵牆嗎？她不是可以重新嘗到愛情的接吻給她留在嘴唇之上的香蜜嗎？在相當的時期之內，她不知道全城的人是以她為談話的資料，正如她的父親一樣。她是熱心宗教的，她在上帝面前很純潔，良心和愛情幫助她忍受父親的憤怒和報復。

但是，最沉重的苦痛會使其他的苦痛斂跡。——她的母親，她那溫和而慈祥的母親的臉上忽然發出了一道將要走進墳墓的迴光反照；她的母親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歐琴妮常常自責，認為她自己是將要吞沒她的母親的虐病的原因，不過是無罪的原因罷了。這些懊悔，雖然經過她的母親的解慰，卻使她把母親看得比愛情更為重要。每天早上，父親一出門，她就來到母親的牀頭，靜靜的指着母親的臉給拿囊看，哭着，不敢說到她的堂弟。還是葛蘭德夫人第一個禁不住對她說：

「他到那兒啦？他為什麼沒有信來呢？」

母親和女兒都完全不知道地理上的距離。

「讓我們想到他，母親。」歐琴妮回答說：「別談到他。您太痛苦了！您比一切都要緊！」

一切，「一切」就是「他。」

「我的孩子們，」葛蘭德夫人說：「我並不愛惜我的生命。上帝保護我，他使我很快樂的面對着我的苦難。」

的終結。」

這位婦人的說話總是神聖的，帶有基督徒的精神。當她在床上吃早飯的時候，她的丈夫來到她的房子，她就對他重複的申說幾個月來所說的同樣的話，不過更爲沉着，更爲沉毅罷了，她生平缺乏勇氣，這回卻是臨死的情況給她生了勇氣。

「先生，我謝謝您關心我的健康，」當他照例的問她的時候，她就對他說：「如果您要減輕我最後一刻鐘的苦痛的話，請您好好的寬恕您的女兒。請您表現您做基督徒，做丈夫，做父親的精神。」

聽了這些話，葛蘭德就坐在床邊，好像一個看見驟雨來而靜靜的躲在車門底下的人一樣的動作：他靜靜的聽着她的妻子，一句話也不回答。當最動人，最溫慈，最帶有宗教性的懇求對他發來的時候，他就說：

「今天你的臉色有點不好，我可憐的太太。」

對於女兒的完全的忘却好像是刻在他那沙土一般的額頭和緊閉着的嘴唇上。他那漠然的回答，使眼淚橫流在妻子的蒼白的臉孔上；但是，就連這眼淚也不能夠感動他。

「願上帝寬恕您，先生，」她說：「正如我寬恕您一樣。有一天您會需要赦宥的。」

自從妻子病倒之後，他已經不敢再說他的「噓，噓，噓」了。但是，他的專橫並沒有被這溫柔的天使給解除武裝，這位天使的醜陋一天一天的消散，被她臉上所表現的道德的性格驅走了。

她完全是靈魂了。禱告的精神似乎是淨化了，減除了她的臉孔上的粗陋的紋路，使其發出光彩。那一個沒有看見過這種改變面貌的現象？那一個沒有看見過靈魂的習慣結果總要戰勝最粗糙的紋路的輪廓，給他印出高貴的性格和高尚的思想所產生的特殊生氣呢？這個由於消費人類肉體的苦痛而完成的變化對於木桶匠也有他的反響，雖然是薄弱的，不過這木桶匠的性格還是和鐵石一般的堅硬。如果他的言語已經沒有那樣的傲慢的話，他的行為總還是沉著而鎮靜的，這麼一來，才能够保持他的家長的權威。

忠實的拿囊常常到市場上去，她總耳聞到人家對於她的主人的諛諛，人家對於她的主人的怨語；但是，一般的輿論雖然對葛蘭德伯大加責難，這女僕卻總為着家庭的尊嚴給他辯護。

「好啦！」她對責罵好好先生的人說：「我們難道不是老了就心腸越變越硬嗎！爲什麼您不願意他這個人變硬一點呢？別胡說八道囉。小姐就像皇后一般的活着。她一個人；而且，是的，這是她的脾氣。况且，我的先生和太太都是有理性的呀。」

最後，暮春的一個晚上，與其說是被病魔不如說是被悲愁所吞蝕的葛蘭德夫人，因爲連祈禱都沒有效果來和解歐琴妮和她的父親，她就將這痛苦的祕密漏洩給諸位古慮曹。

「把一位二十三歲的女兒關鎖起來，只給她麵包和白水……」彭風院長大叫起來說：「而且毫無目的；這是犯了虐待罪；她可以抗議，而且可以向……」

「算了罷，我的姪兒，」法律公證人說：「不要再說那些法院裏的雜話。——請您放心，太太，我明天就要讓這拘禁結束。」

聽見人家說到她，歐琴妮就從她的房子裏走了出來。

「諸位先生，」她很驕傲的走向前，對他們說：「請您們不要管這件事情。我的父親是他家裏的主人。只要我住在他家裏，我就得服從他。他的行為用不着人家來稱讚，也用不着人家來責難，只有讓上帝來判斷。我以後的友誼請求您們對於這樁事嚴守緘默。毀壞我的父親就是打擊我們自己的體面。諸位先生，我知道您們如何的關心我，但是，如果您們能够制止街上流行的謗語，我更要感謝您們。我是無意中知道這些謗語的。」

「她說得對，」葛蘭德夫人說。

「小姐，免除人家批評的最好辦法就是恢復您的自由，」法律公證人甚為驚訝這被幽禁，悲愁和愛情所釀成的美麗的臉孔，他恭恭敬敬的回答歐琴妮。

「好罷，我的女兒，讓古盧曹先生佈置這件事情罷。他認識你的父親，他知道如何處理。如果你願意看見我在我活着的這幾天裏快樂的話，無論用什麼代價，你都得和你的父親和解。」

第二天，依照歐琴妮拘禁之後的習慣，葛蘭德到這小花園來繞了幾個圈。他選好歐琴妮梳頭的時候來散步。當好好先生走到大胡桃樹下的時候，他就躲在一顆樹幹背後，停留一些時間，默默的欣賞着他的女兒的長

頭髮無疑的，在他執拗的性格所產生的思念和接吻女兒的欲望之間有相當的摩擦。

他常常坐在小破木凳上；這木凳是查禮和歐琴妮宣誓永久愛情的所在。她也在暗地裏或從鏡裏來偷看她的父親。如果他站起來開始散步的話，她就和悅的坐在窗口，細察懸掛着最美麗的花朵的堵牆，那兒，在裂隙之間，長出了許多「愛神之髮」，許多牽牛花和一棵黃色或白色的小濃樹，一棵蘇穆爾和杜爾葡萄園中所常有的瓦松。一個六月的美麗的天氣，古慮曹法律公證人很早就來，他看見葡萄種植人坐在小凳子上，背靠着界牆，正在瞅着他的女兒。

「古慮曹公證人，您有什麼事啊？」他看見法律公證人，這樣說。

「我來跟您談些事情。」

「啊！您有金子來跟我換厄古嗎？」

「不，不是，我不是來講錢，我是來講您的女兒歐琴妮的。大家都在議論她和您。」

「這跟人家有什麼相干？」在他家裏，炭商就是主子。」

「贊成，炭商也能够自主意的自殺，或者更壞的，也能够自主意的把錢從窗口扔了出去。」

「這怎麼講呢？」

「呢！您太太病得太重了，朋友。您應當請柏爾齊林先生來瞧瞧，她有死的危險。如果因為看護不周而至於

死去的話，我想您也不會太安心罷。」

「噫，噫，噫，我知道清楚我的太太。這些醫生只要一次腳踏您的門，他們就要每天來五六次。」

「總之，葛蘭德，您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好啦。我們是老朋友，全蘇穆爾再也找不到一個比我還要關心您的人；所以我應當跟您說明白。現在無論出了什麼事體，您都是有責任的，你知道怎麼做，做您的去好啦。我並不是因為這個而來的。這叫我來的是一樁對您非常嚴重的事情，也許無論如何，您總沒有殺死您的太太的意思；她對您極有用處。您無妨想一想：如果葛蘭德夫人死了的話，您在您的女兒面前所有的是什麼地位。您得給歐琴妮製出會計的報告書，因為您和您太太的產業是公有的。您女兒有權利要求分產，售賣福羅瓦風。總之，她要繼承她的母親，那卻是您所沒有法子承繼的。」

這些話是好好先生的半天霹靂；他在法律方面並沒有他在商業方面那樣的內行。他從來就沒有想到拍賣房產。

「所以，我勸您好好的對待她，」古慮曹結束了他的話說。

「然而，您知道她所做的事嗎，古慮曹？」

「什麼事呀？」法律公證人說着，他很想聽到一些葛蘭德體的體己話，同時知道這次爭執的原因。

「她把她的金子送給人了。」

「那末，金子是她的嗎？」法律公證人問。

「他們都對我這麼說！」好好先生說着，慘淡的放下他的手臂。

「爲着一樁小事，您難道就要防阻她的母親死的時候您所要向她要求的讓步嗎？」

「啊！您管六千佛郎的金子叫做一樁小事嗎？」

「呃！老朋友，您知道如果歐琴妮要求的話，尊夫人的財產清單和承繼分攤要值多少錢嗎？」

「什麼？」

「二十，三十，四十萬都說不定！難道得真的拍了賣或是賣掉了才可以看出實在的價值有多少嗎？除非先

有諒解……」

「用我父親的修樹刀發誓！」葡萄種植人臉色發白的坐着，叫着道：「以後再看罷，古盧曹。」

一陣的沉靜或苦惱之後，好好先生嗽着法律公證人，對他說：

「人生真是困難！人生不知道有多少的苦痛。——古盧曹，」他嚴肅的接着說：「您不要欺騙我，請您給我

發誓，說您跟我說的這些話都有法律的根據。請您拿法典給我看看，我要看看法典。」

「可憐的朋友，」法律公證人說：「我難道不知道我本行的事嗎？」

「這是真的嗎？那末，我就要被我的女兒剝奪，出賣，殺死，活吞下去了。」

「她繼承她的母親。」

「那末，兒女有什麼用處呢？啊！我的太太，我喜歡她！幸虧她的身體很結實，她真是拉柏爾特里爾家的人啦。」

「她再也活不了一個月。」

木桶匠打了打自己的額頭，走去，走來，向古慮曹投去一道可怕的眼色，而對他說：

「怎麼辦呢？」

「歐琴妮可以簡簡單單的放棄了她對她的母親的繼承權。您可不能够不讓她繼承，是不是？然而，要得到這一種繼承，您就別虐待她。老朋友，我跟您所說的都是違反我的利益的。我是幹什麼的呢……清算家產，製造家產目錄，拍賣，分產……」

「我們再瞧瞧看，我們再瞧瞧看。不要再談這個了，古慮曹。您要割斷我的五臟。您得了金子嗎？」

「沒有，不過我有幾個老路易，十個左右，我要送給您。好朋友，跟歐琴妮和解去罷。您瞧，全蘇穆爾的人都要向您投石子哩。」

「那些混蛋！」

「算了罷，公債漲到九十九了。您這一輩子又可以快樂一次啦。」

「九十九嗎，古慮曹？」

「對的。」

「呃！呃！九十九啦！」好好先生一面說着，一面送法律公證人走到朝衙的大門。

然後，被剛才所聽見的事情的煩擾，他有點坐立不安，就上樓到他的妻子的房子裏來，對她說：

「哎，歐琴妮的媽，你可以跟你女兒一塊兒過日子啦，我要到福羅瓦風去。你們兩個人要和和氣氣的待着。今天是我们結婚的日子，好太太，拿這去罷，這是十個厄古，給你聖體瞻禮日預備休息祭壇用的。你不是好久就想做一個休息祭壇嗎？請你快活一下罷！你們好好的開心，你們快快活活的，你們康康健健的，快樂萬歲！」

他向妻子的床上扔去十個六佛郎的厄古，又抱住她的頭，吻着她的額。

「好太太，你好了一點兒嗎？」

「你怎麼能够把您的女兒從您的心中趕出去，您怎麼能够把那寬恕人的上帝接到您的家裏來呢？」她很感慨的說。

「噠，噠，噠！」這父親用諛媚的聲音說：「我們以後再瞧罷。」

「天可憐見！歐琴妮，」母親快樂得滿面發紅，叫着道：「來，跟你父親接吻來，他寬恕了你啦！」

但是，好好先生卻不見了。他用一切的腿快步躲到他的小園地裏去整理他那蓬亂的思想。那時候葛蘭德已經開始他的七十二歲的年齡了。特別是兩年以來，他的吝嗇日益增長，猶如一個人所有的一切的欲望的增

長。根據一般對於守財虜，對於野心家，對於一切用整個的生命來實現某種意念的人的觀察，他的感情特別是他的欲望的象徵。注視黃金，佔有黃金，這已經變成了他的奇癖。他的專橫和他的吝嗇是在同一的比例中發展的。在他看來，妻子死了之後，放棄了一釘點兒支配她的產業的權利那是反自然的。宣告她的財產屬於女兒，公開的製定她的動產和不動產的清單，公開的拍賣……

「這是自己砍掉自己的咽喉。」他一面在園中細究葡萄根，一面高聲的叫。

最終，他下了決心了。晚飯的時候，他回到蘇穆爾來了。他決定在歐琴妮之前退讓，阿諛她，討好她，希望能夠光榮的死去，能夠一直到最後的氣息時還可以統治着他的幾百萬。當好好先生拿了她的公共鑰匙，跟狼一樣的上了樓，到他的妻子的房子裏來的時候，湊巧歐琴妮正帶着那美麗的梳裝匣來，放在她的母親的床上。葛蘭德離家的時候，她們兩個人很高興的查禮的面像，拿他來跟查禮的母親的面像相比較。

「這完全是他的額頭，是他的嘴，」歐琴妮正在說的時候，葛蘭德開着門進來了。

丈夫看見這金匣子，葛蘭德夫人就喊叫起來：

「天哪，憐憫我們罷！」

好好先生好像老虎猛撲睡覺的兒童一樣，撲去搶住金匣子。

「這是什麼？」他一面說着，一面拿着這寶貝，走到窗口：「是些好金子！金子！」他喊了起來：「很多的金子！」

還有兩磅重。——啊！查禮拿這個跟你換你的金幣，是不是？爲什麼不告訴我呢？這是一樁好事情，女——女兒！你是我的女兒，我承認你。」

歐琴妮四肢發抖。

「不是嗎，這是查禮的？」好好先生接着說。

「是的，父親，這不是我的。這是一個神聖的寄存物。」

「噫，噫，噫！他拿了你的財產，應當補上你的小寶庫。」

「父親！」

好好先生想用刀子切開一塊金片，他不得不把梳裝匣放在椅上。歐琴妮奮身跑去，想要奪回；但是一眼看着女兒一眼看着梳裝匣的木桶匠卻拚命的伸臂把她推回去，跌倒在她的母親的床上。

「先生！先生！母親從床上起來，喊道。」

葛蘭德拔出了刀子，預備去剝取金子。

「父親！」歐琴妮跪到地下，爬近好好先生，向他伸出兩隻手，說：「父親，看一切的聖人和聖母的面上，看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面上，爲着您的永遠的得救，爲着我的生命，請您不要動他！這個梳裝匣既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這是一位不幸的親人寄存在我這裏的，我應當原樣還給他。」

「如果是人家的寄存物，你爲什麼要拿出來瞧呢？瞧比動還要壞。」

「父親，別弄壞他，不然的話，您就讓我不名譽了。父親，您聽見了沒有？」

「先生，饒了她罷！」母親說。

「父親！」歐琴妮大叫一聲，拿囊被她嚇壞了，馬上上樓。

歐琴妮跑去拿了自己的一把刀，朝着自己的頸項，也就武裝起來了。

「你要怎麼啦？」葛蘭德靜靜的冷笑着對她說。

「先生，先生，您就殺死了我罷！」母親說。

「父親，如果您的刀碰落了一些兒金子，我就用這把刀來自殺。您已經讓我母親病得半死，您還要殺死您的女兒。現在就用傷痕來回報傷痕好啦！」

葛蘭德拿着刀子朝着梳裝匣，一面看着女兒，一面猶豫。

「你真的幹得出嗎，歐琴妮？」他說。

「是的，她幹得出，先生。」母親說。

「她怎麼說就怎麼幹。」拿囊叫着說：「先生，希望您一輩子也有一次的理性。」

木桶匠輪流的看着一會兒金匣子和他的女兒。葛蘭德夫人昏過去了。

「您瞧那兒，親愛的先生！太太快要死了！」拿囊叫着說。

「好，女兒，我們不要爲着這個梳裝匣爭吵了。拿着去罷！」木桶匠大聲的叫，把梳裝匣扔在床上。「你，拿囊，請你找柏爾齊林先生去罷。——唉，母親，」他吻着妻子的手，說：「這沒有什麼，唉，我們已經和解了。——不是嗎，女兒——女兒？不再給你乾麵包吃了，你可以吃你所要吃的的一切……啊！她睜開眼睛了。——好啦，母親，母親，好啦，您瞧，我吻着歐琴妮了。她愛她的堂弟，如果她願意的話，她可以嫁給他，她可以保守他的梳裝匣。可是，你要長活着，可憐的太太。好啦，動一動罷，你可以有一個全蘇穆爾人都沒有做過的休息祭壇。」

「我的上帝，你能够這樣的待遇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嗎！」葛蘭德夫人聲音低弱的說。

「我再也不這樣做了，我再也不這樣做了！」木桶匠叫着說：「你等着看，可憐的太太。」

他到事務室裏去，帶回一把路易，散在床上。

「唉，歐琴妮，太太，這是給你們的，」他撫摸着路易，對她們說：「唉，太太，你快活一下罷，你身體要康康健健的，你不能够缺乏東西，歐琴妮也不能够缺少東西。這是給她的一百路易金子。你不會再把這些金子送給他罷，歐琴妮？」

葛蘭德夫人和她的女兒兩個人互相對視，大爲驚愕。

「收回去罷，父親，我們只要你的溫愛。」

「唉，對的，」他一面把路易收進口袋裏，一面說：「我們大家要跟好朋友一樣的活着。我們大家都到大廳下面去吃飯去，每天晚上打兩個銅幣的羅多牌。請你們隨隨便便玩玩笑笑好啦，是不是，太太？」

「唉！我也希望這樣，因為這樣可以使你和悅，」這瀨死的人說：「可是我起不來了。」

「可憐的母親，」木桶匠說：「你不知道我怎麼愛你——你也一樣，我的女兒！」

他拉着她，吻着她。

「啊！吵架之後再來吻女兒，這是多麼好啊！女——女兒！——唉，你瞧，母——母親，我們現在是大家一體了。」

——你去，把這個收起來罷，」他指着梳裝匣對歐琴妮說：「去罷，什麼也不要怕。我不會跟你談到這個，我絕不再說，你去罷。」

蘇穆爾最著名的醫生柏爾齊林先生一會兒就來了。診視之後，他就直接的對葛蘭德說他的妻子病得很重，但是，如果精神上能够大大的安靜，如果吃東西特別的小心，如果細膩的看護她，她的死期可以延長到秋天。

「這得花很多的錢嗎？」好好先生說：「要不要吃藥呢？」

「少用藥，多點看護，」醫生忍不住微笑着回答。

「唉，柏爾齊林先生，」葛蘭德回答說：「您是一個有名的人，不是嗎？我信任您，無論什麼時候，您覺得方便的話，都請您來看我的妻子。請您設法維持我妻子的健康；我非常愛她，雖然，您知道，表面上不見得如此，因為在

我家裏，一切的事情都是存在心裏，並且使我的靈魂煩惱。我痛苦。自從我兄弟死了之後，痛苦就來到我的心中，我爲他在巴黎花了不少的錢……費了一筆大款，而且這還沒有完哩。再見先生。如果能够救我的妻子，救了她罷，無論如何，得爲她花上兩三百佛郎。」

雖然葛爾德是用最熱心的願望來祈求妻子的健康（因爲她死後的繼承問題對他是第一個致命傷），雖然他對於驚愕的母親和女兒盡量的乘機獻媚；雖然歐琴妮是用最大的小心來看護她的母親，葛爾德夫人總是很快的走上了死亡之路。她一天一天的衰弱，一天一天的萎謝，正如這年齡的多數病婦一樣的衰萎。她就好像是秋天的樹葉一樣的脆弱。天上的光輝使她迴光返照，就好像這些樹葉被太陽所穿透而呈現黃金的顏色一樣。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死，一個完全的基督徒的死。難道不能說是卓越的死嗎！

一八二〇年十月，特別表現她的德性，她那天使一般的忍耐，她對女兒的愛護，她就絲毫沒有怨恨的熄滅了。她是沒有污點的羔羊；她上了天堂，只惋惜着活在這世界上的她那冷酷的生活的溫和的伴侶，這伴侶的最後的注視好像是預言着一千個的不幸。她戰慄的把這和她一樣潔白的絲羊孤孤單單的扔在這自私而要除拔她的嫩毛搶奪她的寶庫的世界中。

「孩子，」她在斷氣之前對她說：「除在天上以外，沒有別的幸福，將來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母親死後的第二天，歐琴妮又覺得有許多原因可以使她對於這所房子生起感情，她是在這裏生的，在這

裏受過無數的痛苦，她的母親剛在這裏死去。她不能夠默視着這大廳中的十字窗，還有踏板的椅子而不墮淚。她自己覺得有點不大明白爲什麼變成了她的父親的最溫和的衛護的對象；他扶她下樓去吃早飯；無論什麼時候他都給她投射可以說是溫柔的眼色；總之，他羨慕她，好像她是金子做成的一樣。這老木桶匠不大像他自己，他在歐琴妮之前發抖，發抖得使拿囊和幾位古盧曹都以爲是他年紀的關係，只怕其他的機能也有這衰弱的現象。但是，在全家掛孝的那一天，惟一知道他主顧的密祕的古盧曹也被請去吃晚飯，晚飯之後，好好先生的行爲就自己解釋出來了。

「親愛的孩子，」當棹子撤去小心關好各處的門戶時，他就對歐琴妮說：「你是你母親的繼承人了，我們有一些事情要在我們之中規定清楚。——對不對，古盧曹？」

「對的。」

「今天就得管這些事嗎，父親？」

「是的，是的，女——女兒。我不能夠不明白清楚我的地位而活得下去。我不相信你要讓我痛苦。」

「啊！父親……」

「好罷，今天晚上就得把這樁事辦清楚。」

「那麼，您要我怎麼啦？」

「可是，女——女兒，這跟我沒有關係。——請您跟她說一說，古慮曹。」

「小姐，尊大人不願意分產，也不願意售賣他的產業，也不願意給他所能夠佔有的現款繳納重稅。所以，爲着這個道理，應當免除開寫今天您們父女兩個人所公有的財產的清單……」

「古慮曹，您認爲在一個孩子之前這樣的說到這問題沒有錯嗎？」

「讓我說，葛蘭德。」

「對的，對的，朋友。您和我女兒都不願意剝奪我的。是不是，女——女兒？」

「可是，古慮曹先生，我得做什麼呢？」歐琴妮忍不住問。

「好罷，」法律公證人說：「應當簽這張契約，放棄您對您母親的承繼權，讓您父親對於您們之間所共有的產業有使用收益的權利，但是您父親得給您保證這財產的虛有權……」

「我一點兒也不懂得您給我說些什麼，」歐琴妮回答：「請您給我這張契約罷，請您指給我看得在那兒簽字。」

葛蘭德們輪流的看着契約，又看着他的女兒，看着女兒，又看着契約，他的情緒太興奮了，他拭了拭額頭上流出的汗珠。

「女——女兒，」他說：「如果你只要簡簡單單的放棄你對你已故的母親的承繼權，不要簽這張花大錢

去登記的契約，將來一切任憑我處理的話，我一定還要覺得喜歡。我就要每月給你一百佛郎的巨款的收入。那末，你就可以盡量的開付彌撒的費用……嗯！每月一百佛郎，現錢，行不行？」

「能够讓您快樂的事情我都做得，父親。」

「小姐，」法律公證人說：「我有責任告訴您這是您自己剝奪了自己……」

「呃！老天爺，」她說：「這對我有什麼要緊呢？」

「不要再說啦，古盧曹——這已經說好了，這已經說好了。」葛蘭德拿着女兒的手，用自己的手在上面拍着，一面說：「歐琴妮，你不要食言，你是個忠厚的女兒，不是嗎？」

「啊！父親……」

他很衷情的吻着她，他緊緊的把她抱在懷中，甚至於使她吐不出氣。

「唉，孩子，你給你父親一條生命，不過你是把他所給你的東西還了他。我們誰也不欠誰的債了。事情應當這樣辦。生命是一樁事情。我祝福你！你是個有德性的女兒，你很愛你的爸爸。現在你要做什麼事情就隨便做罷。」

——明天見，古盧曹。」他看着發楞了的法律公證人說：「您瞧着好好的預備一張放棄繼承權的證書，送到審判廳的書記室去。」

第二天中午，歐琴妮簽定了完全剝奪自己的宣言。

然而，老木桶匠卻顧不得自己所說的話，一直到第一年年底，他連一個蘇都沒有給過她，雖然他曾正式的允許過他的女兒每月給她一百佛郎。當歐琴妮帶笑的問到這問題的時候，他也不能不紅着臉，他就趕快的登上了樓，走到自己的事務室裏去，再給她帶回來差不多從姪兒處拿到的飾物的三分之一。

「唉，小孩子，」他滿充着嘲笑的口調說：「你要這些東西來補充你的一千二百佛郎嗎？」

「啊！父親，您真的要給我這些東西嗎？」

「明年我再還給你這個。」他把這些東西扔在她的圍裙中，一面說：「這樣一來，不久的時候，你就可以得到他所有的飾物了。」他說着，擦着手，以為能夠猜透女兒的心緒，覺得很得意。

可是，這老頭兒雖然還很健旺，他卻覺得有開始教導女兒處理家務的必要了。連着兩年，他已經叫他在她面前分發家中的食糧，接收佃租。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告訴她葡萄園和田產的名目和面積。將近三年的時候，他已經使她習慣於他的吝嗇生活，把他整個的傳授給她，他也就放心把家裏的消耗的鎖鑰都交給她，叫她當家庭的女主人了。

五年過去了，在歐琴妮和她父親的單調的生活裏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態發生，這是和一個老鐘擺依照一定時間而生的有規則的動作一樣的行爲。葛蘭德小姐心中的憂愁是誰也知道的；雖然每一個人都能夠猜想到這憂愁的原因，可是她口裏所說出的話卻不能夠證明全蘇穆爾的社會對於這富裕的女承繼人的心

緒的揣測。她的惟一伴侶就是三位古慮曹和漸漸由他們介紹到家裏來的幾位他們的朋友。他們教導她打獵斯特牌，每天晚上都來跟她一塊兒玩。一八二五這一年，她的父親因為感覺到衰老的重壓，不得不開始告訴她地產的祕密，告訴她困難的時候應當找古慮曹法律公證人，因為他的廉潔是大家所知道的。最後，在這年年底，高齡七十九歲的好好先生終於得到了瘋癱症，很快的日趨嚴重。柏爾齊林先生宣告了葛蘭德的危險。想到不久就要一個人單獨的留在世上，歐琴妮就緊緊的跟在父親的身邊，更用力的緊握着這感情的最後的連鎖。正如一切沉溺在愛情之中的女人一樣，在她的思想中，愛情是整個的宇宙，然而查禮並不在那裏。她用最大的謹慎，最大的關心來看護她的父親，這位父親的機能一天一天的衰弱，他的吝嗇則本能的保持着。所以這樣的死和他的生並沒有什麼相反的。

清早以後，他就坐在轉輪靠椅上來往於他的臥房的壁爐和那滿堆着黃金事務室的房門之間。他一動也不動的呆着，很憂慮的一個一個的瞧着來看他的人和那扇釘着鐵皮子的門。他聽見到極乎微小的聲音；他居然聽到了庭院中那條狗的打呵欠聲，這卻使法律公證人大大的驚愕了。

當他應當接收佃租和農民算賬，分發收據的時候，他就從癡呆的神色裏醒了過來。於是，他就推動着他的轉輪靠椅一直轉到事務室的門口為止。他叫他女兒開了事務室，監視她祕密的把一袋一袋的錢幣堆在那裏，看她關好了門。然後，當女兒把鑰匙交還給他的時候，他又靜靜的回到了原來的地方。這鑰匙總是放在背心的

口袋裏，是他不時時要探手摸觸的。另一方面他的老朋友，老法律公證人覺得：如果葛蘭德·查禮不回來，話，這位富有的女承繼人一定會嫁給他的兄弟院長先生，也就加倍的看護他，關心他。他每天都來聽從葛蘭德的命令，受他的指揮到福羅瓦風去，到田裏去，到牧場去，到葡萄園去，替他售賣收成，替他把一切都換成黃金或白銀，祕密的把他加在事務室所堆的錢袋上。他要老坐在他的壁爐旁邊，在他的事務室門口。他把人家所給他蓋上的一切的被單都拉在身邊，捲了起來，對拿囊說：

「好好的收起來，好好的收起來，別讓人家偷了我的。」

他的一生都躲避在他的眼睛裏頭，當他睜開眼睛時，他就馬上轉過來去看那滿堆着寶具的事務室房門，用恐懼的聲調對他女兒說：

「都在那兒嗎？都在那兒嗎？」

「沒有錯，父親。」

「留意金子呀……把金子放在我的前面好啦！」

歐琴妮替他在棹子上陳列了許多路易，他的眼睛就整個時間的死死的釘住這些路易，好像一個小孩子剛開始瞧視的時候，呆呆的默視着一件東西似的；還有一點像小孩子的，就是他也發出了一陣可怕的笑聲。

「這使我暖和過來了！有的時候，當他在臉上露出一個全福的表情時，他就這樣說。」

當教區的教士來給他施行臨終的洗禮時，他那表面上已經死去幾小時的眼睛又重新被十字架章，被燈火，被他眼睛所癡視着的銀製的聖水瓶所激動而復生了，他的肉瘤也就發出了最後一次的轉動了。當教士拿着朱紅的苦像按進他的嘴唇，讓他同基督接吻時，他就做出了一個非常的舉動，想要把他捉過來，這最後的努力就使他結束了他的生命。他呼喚歐琴妮，雖然她是跪在他的前面，用眼淚來浸洗一隻僵硬的手，他卻看不見她。

「父親，請您祝福我罷！」她問。

「對於一切都得特別注意！你要到那裏把這些事告訴我的。」他說着，似乎要用這最後的言語來證明基督教是守財虜們的宗教。

葛蘭德·歐琴妮就孤孤單單的存在於這所房子裏頭了，只有拿囊可以了解她。拿囊是惟一爲她而愛她的人，她能够跟她談論她的悲哀。在歐琴妮看來，大拿囊是一位救主。所以她已經不是女僕，而是一位謙虛的朋友了。父親死了之後，歐琴妮從古慮曹法律公證人那裏聽到她在蘇穆爾區內有三十萬佛郎的地產的收入，她有六十佛郎的百分之三的利息的公債六百萬佛郎，現在的價格是七十七佛郎；另外還有二百萬價值的金幣和十萬佛郎的厄古，還沒有計算到拖尾的收入。她的財產的總數是一千七百萬。

「我堂弟到底在什麼地方呢？」她自己對自己說。

古盧曹法律公證人給她送來繼承清單的那一天，歐琴妮孤孤單單的和拿囊兩個人，每人坐在這大客廳的壁爐的一角。這裏的一切都是值得回憶的，自從她母親所坐的有踏板的椅子起到她堂弟所喝過的盃子止。

「拿囊，我們太孤單了！」

「是的，小姐；如果我知道這位小先生在什麼地方，我一定要走着去找他去。」

「我們之間，隔有重洋，」她說。

正當這可憐的女承繼人和她的老女僕一塊兒在這清冷而黯淡的房子中（這房子就是她的整個宇宙）痛哭的時候，自南特一直到奧黎昂爲止，大家都沒有別的可說，只是討論葛蘭德小姐的一千七百萬。

她的第一個動作就是給拿囊一千二百佛郎的養老金；加上她另外所有的六百佛郎，拿囊也就變成了一個富有的人了。不到一月，她就從小姐的身分在高爾諾瓦爾·安杜恩的保護之下變成了一位太太，高爾諾瓦爾剛剛被委爲葛蘭德小姐的土地田產總管事。高爾諾瓦爾夫人和她同時代的女人比，佔有極大的上風。雖然她已經有了五十九歲，但是看過去還不到四十歲。她的粗肉紋曾經抵抗過氣候的襲擊。謝謝她那修道院式的生活，她是用黑色的皮膚和鐵一般的健康來反抗衰老的。也許她從來就沒有過結婚那一天的痛快。她有一切因爲醜陋而生的好處，她很粗，很胖，很壯，在她面上有一種不可毀滅的幸福的神氣，使一般人對高爾諾瓦爾的

運氣不禁起了羨慕之心。

「她的臉色好，」賣布的商人說。

「她一定會生孩子，」賣鹽的商人說：「對不起你，她被保全得很好，好像是用鹽醃過似的。」

「她很有錢，高爾諾瓦爾這孩子這一炮打得真不錯，」另外一個隣人說。

出了老房子，這被一切隣居所喜歡的拿囊就在她從蜿蜒的街道走到教堂的路中，到處得到人們的慶賀。歐琴妮送他三打食具，作為結婚的禮物。高爾諾瓦爾出乎意料之外的得到了這樣的大禮物，感激得眼淚掛在眼睛上，到處說着他的女主人。做了歐琴妮的心腹，從此之後，高爾諾瓦爾夫人又得到了和得到一個丈夫的幸福相等的幸福了。

她到底能够和她那已故的主人一樣開關食櫥，每天早上分配食品。其次，她有兩位女傭護她使喚，一位女廚，一位整理房子的阿媽，給她縫補家裏的衣服，給小姐做衣裳。高爾諾瓦爾兼掌衛士和管理員的職務。我們也用不着說拿囊所選擇的女廚和阿媽都是真正的「寶珠」。於是，葛蘭德小姐就有四位絕對忠實的家臣了。佃戶們因此也就感覺不到好好先生的死，因為他的管理習慣是在高爾諾瓦爾夫婦的小心繼續之下極乎嚴厲的建立了起來的。

第六章 如此世界

三十歲的年紀了，歐琴妮還不知道任何生活中足以慶祝的喜事。她那悽慘的憂悶的童年是在她的母親身邊過的，這位母親那被人蔑視，被人冷眼相待的心腸無時不是痛苦的。當她很快樂的離開人世的時候，這位母親曾經哀憐過她的女兒的生命，給她的心靈留下輕微的悔恨和永久的惋惜。這最初的唯一的愛情在歐琴妮看來卻只是一個悲愁的根源。幾天和愛人會見之後，她已經在兩次偶然接受偶然回報的接吻之中把她的心交給他了。後來，他就走了，在她和他之間給放下了一個隔離的世界。這愛情是她的父親所咒詛的，差不多是犧牲了她的母親的生命，只給她種下無數雜有微弱希望的痛苦。所以，一直到現在為止，她之奮身追求幸福只給她損失了力量，得不到代價。精神的生活和物理的生活一樣，那裏都有一個吐氣，都有一個吸氣；心靈需要吸收另一個心靈的情感，去同化這些情感，使其變成更豐富的。如果沒有這優美的人間現象，心靈就沒有什麼生活；於是，他就缺乏空氣，他就憂悶而滅亡了。

歐琴妮開始痛苦了。在她看來，財富既不是力量，也不是安慰；他只能夠為愛情，為宗教，為將來而存在。愛情就是永生。在她看來，她的心和基督福音只是兩個互相等待的世界。她每天每夜都沉溺在兩個無限的思路之中，這兩個思路在她看來也許只能夠算是一個。她退隱在自己身上，愛他人而自信同時是被人所愛。七年了，她的感情到處的侵佔着。她的寶庫並不是利上生利的幾百萬，而是查禮的梳裝匣，而是掛在床頭的兩張肖像，而是從她的父親處重新購買回來的那些驕傲的堆放在大櫃抽屜裏的褶層上的飾物，而是她的母親所用過的嬌母的頂針；這個頂針是她每天嚴肅的拿來刺繡永遠做不完的女工的，目的不過是要把這富有回憶性的金品套在指頭上面而已。

葛蘭德小姐不像要在孝期之內結婚。她的孝心是誰也知道的。因此，在老教士指導下的古慮曹一家也就很滿意的用最動人的衛護來包圍這位女承繼人了。

每天晚上，她家裏的大廳都被最熱心最忠實的一羣古慮曹派填滿着，他們拚命的用一切的腔調來恭維公館的女主人。她有她的御醫，她的宮內祭司，她的內臣，她的化裝室女侍，她的首相，她的司法大臣，尤其是一位要和她說一切的話的司法大臣。如果女承繼人要一個牽衣侍從，人家就給她找到一個。她是一個皇后，一個最受人阿諛的皇后。諂媚從來就不是出自偉大的心靈的。她變成了許多精神所要集中爭搶的養料，這些精神居然能夠裝出自卑的樣子而成功的侵進了她的生活範圍之內。諂媚包含有利欲心。所以每天晚上來圍繞葛蘭

德小姐（他們管她叫做福羅瓦風小姐）大廳的人們居然能够非常成功的給她堆來無數的稱頌。這種歌頌的音樂，在歐琴妮是個新鮮的玩意兒，最初使她臉紅；但是在不知不覺之中，不論這些頌揚是多麼的粗野無禮，她的耳朵也就習慣於傾聽誇耀她的美麗的話語了，甚至於，如果有新來的人覺得她醜，這種責罵則比八年前更容易被她覺察。結果，她就喜歡這些秘密安放在她這偶像腳根的柔媚。她漸漸的慣於讓人家把她當做君王看待，讓她的宮庭每天晚上塞滿着人衆。

彭風院長是這個小團體中的英雄，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他的和藹是在這裏被人極口稱讚的。其中有一個就特別的提及七年以來他是大大的增加了他的財產，彭風至少有一萬的年收，而且和古慮曹家的財產一樣是在女承繼人的龐大的田產之內被包圍着的。

「知道嗎，小姐？」一個熟人說：「古慮曹他們也有四萬佛郎的收入啦！」

「他們還有貯蓄哩。」一個古慮曹派的老太婆過里包古爾夫人接着說：「一位巴黎的先生最近來給古慮曹先生送了二十萬佛郎，要買他的事務所。如果他能够被委為治安法院的審判官的話，他一定要把他賣掉。」

「他要繼彭風先生當法院的院長，小心的佈置着，」鐸爾桑發夫人回答說：「因為院長要當中央評議官，再接着就要當部長，他有太多的方法，不會做不到的。」

「對啦，他是一個非常特出的人才，」另外一個說：「您看不出來嗎，小姐？」

院長先生盡量的用方法想把自己和他所要演唱的脚色相調和，雖然他是四十歲的人了，雖然他的面貌是棕色的，嚴厲的，憔悴的，和大部分的法官一樣，他卻裝得很年青，拿着一條藤手杖，做出滑稽的樣子，在福羅瓦風小姐面前不聞任何的鼻煙，總是打着潔淨的領帶，穿着有大摺胸飾的襯衫到這裏來，這襯衫使他呈現出一種和愚笨的人相類的神氣。他很親熱的跟這美麗的女承繼人接談，叫她做：『我們的親愛的歐琴妮。』最後，除了這些人物，除了用魏斯特紙牌來代替羅多紙牌，除了沒有葛爾德夫婦的臉孔外，這房子中的情況和先前差不多是完全相似的。一大羣狗都在追逐着歐琴妮和她的幾百萬；不過狗的數目比較的多，叫得機巧一點，大家都在包圍着同一的目標而已。如果查禮從印度諸地回來的話，他一定可以找到同樣的人物，同樣的利害關係。認為歐琴妮是全美全善的國拉桑夫人總要挖苦諸位古慮曹。但是，正如從前一樣，歐琴妮的面貌總要統治全幕景，查禮也總要在那裏當他的君王。不過，其中也有一個進步。那天院長先生所送給歐琴妮做生日的一束鮮花卻已變成週期的禮物了。現在，他都每天晚上給富裕的女承繼人帶來一大束鮮花，是高爾諾瓦爾夫人當衆插在一個花瓶裏，暗裏當大家走了的時候扔在院子的一角上的。

初春的氣節，國拉桑夫人曾經想出一個法子來擾亂諸位古慮曹的快樂。她對歐琴妮說到福羅瓦風侯爵，說是如果這女承繼人願意經過結婚的手續把地產還給他的話，他的家望也就可以復興了。國拉桑夫人高聲的說到這位貴族的封邑，侯爵的銜頭。等到歐琴妮對她輕蔑的一笑表示她的「讚頌」時，她就走去告訴歐琴

妮和古慮曹院長說結婚並沒有人家所想像的那樣的有好處。

「雖然福羅瓦風先生是五十歲的人了，」她說：「他看過去也並不比古慮曹先生老；當然他是寡夫，他有孩子，但是他是侯爵，他是將來的法蘭西世卿；在這個時代，應當找這一種的婚姻。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葛蘭德伯所以把他的一切家產都併在福羅瓦風地產上的道理，他有意要接續福羅瓦風的家統。他常常對我說到這個，他很調皮，這位好好先生。」

「怎麼，拿囊，」一天晚上歐琴妮臨睡的時候說：「七年了，他連一封信也沒有給我寫過……」

當這些事發生在蘇穆爾的時候，查禮在印度諸地發了大財。一開始，他的船貨就賣到善價。他一下子就變賣了一筆六千金元的大款。海上生活的洗禮給他失掉了很多的偏見；他看出最好的發財方法，無論是在熱帶地方或是在歐洲，都是以買賣奴隸為最妙。於是，他就到非洲沿岸來販賣黑奴，另外還帶了些在各市場上最容易交易最易得利的貨品。他在生意中的活動不能夠使他有片刻的空閒。他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以大量的財產重新出現在巴黎，並且要得到比他本來所有的還要光榮的地位。流轉在各種人羣，各種國度之中，他觀察到各種相反的風俗，使他的思想起了變化，使他變成了一個懷疑論者。他對於是非曲直已經沒有固定的觀念，因為他看見在一個國家中認為罪惡的在另一個國家裏卻是一種道德。不斷的和利益相接觸，他的心變成冷酷的，收縮的，枯萎的。葛蘭德的血統一點兒也沒有斷絕，查禮變成硬心腸的貪婪人。他販賣中國苦力，販賣黑奴，

販賣燕窩，販賣兒童，販賣藝術家；他做了大規模的高利貸，偷漏關稅的習慣使他對於人權也不尊重了。因此，他又到聖湯姆斯去用賤價收買海盜搶來的貨物，把他帶到缺乏這貨物的地方去售賣。如果在他的初次旅行之中，歐琴妮的高雅的純潔的面貌，這個類似西班牙水兵帶到船上的聖母的肖像的面貌，曾經陪伴着他的話，如果他認為他的初次成功是這位溫柔的少女的祝願和禱告所生的結果的話，後來，黑種女人，黑白雜種的女人，白種的女人，爪哇的女人，埃及的舞妓，和其他跟他一同吃喝玩樂過的女人，以及他在各地所經歷的冒險，卻整個的把蘇穆爾的堂姊，那所房子，那條凳子，那次在走廊中所接的蜜吻的記憶拭得乾乾淨淨了。他只記得那個老圍牆中間的花園，因為那裏是他的不幸的命運的開始，然而他卻否認他的家庭；他的伯伯是一條老狗，他騙去了他的飾物；歐琴妮並不存在於他的心中，也不存在於他的思想之內，她只以六千佛郎「債權人」的資格存在於他的事業之中。這種行為，這種思想可以解釋為什麼葛蘭德·查禮毫無消息。在印度諸地，在聖湯姆斯，在非洲沿岸，在里斯本，在美洲合衆國，這位投機者爲着避免妨礙他的名譽起見就取了一個假名塞皮漢·卡爾可以到處不停的大膽的，貪婪的奔走於生財之道，趕快的結束他的不名譽生活，用正人君子的資格來過他的下半世。

用了這種辦法，他很快的奇異的得到了他的財產。所以，在一八二六年，他就乘了一個保王黨的商行所有的小巧玲瓏的雙桅帆船馬利卡羅林號重新回到保爾都了。他帶有價值一百九十萬佛郎的沙金，是用三隻木

桶好好的包着的。他計算要從這裏在巴黎想方法賣成現錢，得到百分之七八的贏利。在這同一的船中有一位查禮十世陛下的內侍烏皮里昂先生，一位忽然發瘋娶了一個時髦女郎的老頭兒；他的財產是在島上，爲着要彌補烏皮里昂夫人的浪費，他就到島山去變賣他的產業。烏皮里昂先生夫婦是布希·烏皮里昂家的後人，這一家的最後的爵士是在一七八九年之前死去的，他們只剩下兩萬佛郎左右的年收，而有一位相當醜陋的女兒，她的母親很想不用嫁妝把她嫁出去，他的財產才勉強够得他在巴黎維持生活。這是什麼人都覺得難辦的事情，雖然時髦的女郎有她的才幹。所以，烏皮里昂夫人，看着她的女兒，就覺得無論是什麼人，甚至於迷醉貴族街頭的人也可以，想把她打發出去，也是難有希望的事情。

烏皮里昂小姐是一隻蜻蜓一般的長姑娘，她的聲音沒有高低的分別；瘦瘦的，脆虛的，輕佻的嘴，在嘴上座落着一隻太長的鼻子，鼻尖是粗大的，平常是黃色的，但是吃完飯之後，就整個的發紅，這是一種植物的紅色，生在慘白臉孔的中央比生在任何地方都難看，都厭膩。總之，她的面貌剛剛好可以使一位三十八歲還很美麗的母親對她尙有希望，尙有野心。但是，爲着補償這些缺點，烏皮里昂侯爵夫人曾給她的女兒養成一種非常優雅的神氣，叫她履行一種衛生的措置，可以使她的鼻子暫時維持合理的肌肉組織，她知道如何審美，給她培植一些悅人的姿態，教她做出那些可以使男人感覺興趣，可以使男人認爲是碰到久尋不得的天使的眼色。她又教她在鼻子不顧禮貌要發紅的時候得如何的演習脚步，如何的向前走，使人嘆賞她的嬌小；總之，她很滿意的

利用了她的女兒的身上的一切。寬大的衣袖，妄稱的上衣，膨脹而特別加飾的袍子，高壓的束胸衣，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奇怪的女性用品，只要是母親們的訓示，她一定會把他們放在博物院去展覽。

查禮和烏皮里昂夫人很有聯絡，烏皮里昂夫人也特別要結交他。很多人都甚至於說：在渡洋的時候，這位美麗的烏皮里昂夫人沒有忽略過任何的技術來擒獲這麼富裕的一位女婿。

一八二六年六月在保爾都上岸的時候，烏皮里昂先生，夫人，小姐和查禮一起住在同一的旅館裏，一塊兒動身到巴黎去。烏皮里昂的房產已經抵押得一塌糊塗了，查禮應當替他贖回來。這位母親都已經說到：她願意把房子的地面樓讓給她的女婿和她的女兒。不同意烏皮里昂先生對於貴族的偏見，她已經答應查禮去求得和善的查禮十世的一道飭令授權葛蘭德改姓爲烏皮里昂，襲取烏皮里昂家的徽章，用構成收入三萬六千佛郎的貴族的世襲財產來繼承烏皮里昂家，接收布希貴爵和烏皮里昂侯爵的銜頭。把他們的財產合在一起計算，用最聰明的方法來生活，再弄到一兩筆乾薪，烏皮里昂家就可以湊成十幾萬佛郎的收入了。

「並且當您有十萬佛郎的收入，一個銜頭，一個貴姓的時候，您就可以走到王宮裏邊去，因爲我可以想法子給您弄到一個王室客卿的官職，您要做什麼，就成什麼，」她對查禮說，「這麼一來，您就可以隨意當參政院的話願委員，知府，大使館的祕書，大使。查禮十世非常喜歡烏皮里昂，他們從小就認識。」

被這位女人弄得野心勃勃的，查禮一路上摩撫着這些希望。這些希望是一個能手用心相印的方式給

他呈奉過來的。他相信他的伯伯已經清理完畢父親的事情，他好像馬上就停留在一切的人都願意去的聖日爾曼鎮上，在馬提德小姐的藍色鼻蔭下用烏皮里昂公爵的資格出現，正如諸位德盧有一天重新出現於柏里西一樣。被他臨走時還在搖動的復辟的繁華所誘惑，被貴族的思想所籠罩，他在船上所開始有的醉夢就在巴黎繼續着；他決定不顧一切的要爬到他那自私的岳母所說的高地位。他的堂姊在他這光耀的圖景中不過是一個黑點而已。

他重見了小安那。這世故已深的女人小安那很強烈的勸她的舊交訂立這個婚約，答應幫助他去完成一切富有雄心的事業。小安那希望查禮娶一位醜陋煩厭的小姐，印度諸地的生活已經使這位小姐變成非常感人的。她的臉色發棕，她的舉止已經變成堅毅的，大膽的，和那些喜歡鑽營，喜歡統治別人，喜歡成功的男人一樣。查禮看到他能够在巴黎娶他的把戲，他的呼吸也就比較的舒適了。

聽到他的回國，他近期的結婚，他的財產，國拉桑就來看他，要給他談到：再用三十萬佛郎就可以清理他父親的債務。他看見查禮正和珠寶商人討論他給烏皮里昂小姐送采禮所要的珠寶，商人正在給他指示許多的花樣。雖然偉大的金剛鑽是由印度諸地帶回來的，但是手工和年青夫婦所要的銀器跟結實的細碎的珠寶還得用上二十萬佛郎。國拉桑認不得查禮了。查禮用時髦年青人的無禮的態度接見國拉桑。這位年青人曾在印度諸地前後在幾次決鬥中打死過四個人。國拉桑已經來過三次了。查禮冷淡的聽他說話，隨後他就懂都沒有

十分懂的回答說：

「我父親的事情並不是我的事情。我感謝您的關心，先生，但是我得不到您的好處。我不是用血汗換來的二百萬來贖我父親的債權人的頭。」

「如果在幾天之內令尊被宣告破產呢？」

「先生，幾天之內，我就被封為烏皮里昂公爵。您知道清楚這和我是毫不相干的。並且您比我知道更清楚。有十萬佛郎年收的人，他的父親絕不至於被宣告破產。」他加上說，一面很有禮貌的把國拉桑先生送到門前。

這一年的八月初，歐琴妮坐在那條小木凳上，這裏是她的堂弟給他訂立永遠愛情盟誓的地方，天氣好的時候她都到這裏來吃飯。在這最新鮮，最快樂的清早，這位可憐的女郎默默的回想着她的戀愛史中的大小的事故，和跟着而來的慘劇。太陽照耀着那段破裂而幾乎完全毀壞的牆壁。這道牆是在奇癖女承繼人的命令之下不許人們改動的，雖然高爾諾瓦爾常常對他的妻子說總有一天有人會壓死在底下。正在這個時候，郵差敲打着門，給高爾諾瓦爾夫人交來一封信，高爾諾瓦爾夫人就叫着走到花園裏來：

「小姐，一封信呀。」

她轉交給她的女主人，對她說：

「這就是您所等待的信嗎？」

這句話劇烈的回響在歐琴妮的心中，正如他回響在院牆和花園之間一樣。

「巴黎……他回來了！」

歐琴妮臉上發白，拿着信，呆呆不動，過了一會兒，她的心跳得太利害，一時不能夠開封念信。

大拿囊站着不動，兩手插在兩臂上，快樂好像一縷青煙似的從她那棕色的臉孔的裂隙間冒了出來。

「您念罷，小姐……」

「啊！拿囊，爲什麼他從蘇穆爾去，卻從巴黎回來呢？」

「您念罷，念了就知道。」

歐琴妮戰慄着打開信封。從信中掉下一張蘇穆爾國拉桑銀行的匯票。拿囊檢了起來。

親愛的堂姊……

「我已經不是歐琴妮了，」她想着，心臟緊縮起來。

您……

「他以前叫我做你呀。」

她又着手，不敢再念下去，粗大的淚珠湧到她的眼睛。

「他死了嗎？」拿囊問。

「那他就不會寫信了，」歐琴妮說。

她念了整封信，如下：

親愛的堂姊，

您一定很高興的聽到我在事業上的成功，我想。您給我帶來幸福，我已經發財回來了，我都是按照我伯父的勸告進行的。我剛剛從國拉桑先生處聽到他和我伯母的去世的消息。我們的父母的死亡那是自然的事，我們應當繼續他們。我希望您現在已經得到安慰了。什麼東西也抵抗不住時間，我已經試驗過。是的，親愛的堂姊，不幸，在我方面，幻想已經成爲過去的事了。毫無辦法！遊歷各地的時候，我曾經細細的想過人生。走的時候，我是一個孩子，回來的時候，我已經變成一個大人了。現在我想到很多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您是自由的，我的堂姊，我也更是自由的；在表面上，沒有東西可以阻礙我們的小計畫的實現，但是如果

我瞞着您的事業地位，我就算是不忠實了。我一點兒也沒有忘記我不能夠屬於他人；在我的奔波生活中，我常常回想到那條小木凳……」

歐琴妮好像坐在熱炭之上，她站了起來，走到庭院的一個臺階，坐下……

……我們曾經在那裏發誓要永遠相愛的那條小木凳子；我常常回憶走廊，回憶那灰色的大廳，回憶我所住過的屋頂房，回憶用您的至誠使我的將來容易成功的那一夜。是的，這些回憶曾經支持着我的勇氣，我常常對我自己說，您一定在我們定約的時刻，常常想到我，正如我想到您一樣。您看了沒有九點鐘的飛雲？一定的，不是嗎？所以，我並不願意出賣對我這樣神聖的友誼；不，我一點兒也不應當欺騙您。現在的問題是一種可以滿足我對於婚姻的一切理想的結合。結婚的愛情是謊謬的。現在我的經驗告訴我，應當服從一切的社會律則，應當結聯一切結婚人所需要的條件。本來在我們之中已經存在有年齡上的差異，這對於我們的將來所生的影響，親愛的堂姊，恐怕是比我一個人的將來還要重。我還沒有說到您的風俗，您的教育，您的習慣；這些都不能夠和巴黎的生活相配合，更不能夠和我的將來的計畫相調和。我的計畫就是要保持大家的風度，接見很多的人，可是我相信我還記得您是喜歡一個溫和而平靜的生活的。不，我還應

當更坦白一點，要您來裁判我的情況；您應當知道，您有批制的權利。現在我有八萬佛郎的年收，這財產使
我能够和烏皮里昂家結婚，這一家的女承繼人是一位十九歲的小姐，結婚了之後，她就可以給我帶來我
的姓，我的爵位，我在王宮當聖上客卿的位置和一個最光榮的地位。我可以跟您發誓，我的堂姊，我一釘點
兒也不愛烏皮里昂小姐；但是，由於這個結婚，我可以給我的子孫保證一個社會的地位，他的益處是有無
從計算的一天的。君主的思想一天比一天的強盛起來。所以，幾年之後，我的兒子就可以變成烏皮里昂侯
爵了，他有四萬佛郎的年收，作為他的貴族世襲財產，他就可以在政府裏抽選一個合式的位置。我們對於
我們的兒子，是有責任的。您可以看得出來，我的堂姊，我是多麼誠懇的對您吐露我的心情，我的希望，我的
財產。說不定七年的相別，在您的方面，您還沒有忘記我們的幼稚的舉動；但是，我卻並沒有忘記您的仁慈，也
沒有忘記我所說過的話；一切我都記得，甚至於極小的事；這些小事是一個沒有我有良心，沒有我天真，沒
有我純淨的年青人所不會想到的。告訴您我只是做了一個條件的結婚，我還回想到我們那小孩子一般
的愛情，（不是整個隨您的意把您變成我的命運的主人翁嗎？）如果我應當放棄我的社會野心，我就願
意接受這單純潔淨的幸福，這幸福就是您那動人的面貌所給我的……

「當打打！——當打底。——丁打打。——冬！——冬打底——丁打打……」葛蘭德·查禮按着 Nom pin

andrai 的調子唱着，一邊簽下他的名字：

您的忠實的堂弟，

查禮。

「好傢伙！做得真不錯，」他對自己說。

然後，他找到匯票，加上了下面的幾句話：

再者：我另外附上一張國拉桑銀行的匯票，計八千佛郎，是在您的名下支取的，是按金子計算的。這是承您的好意所借給我的本錢，加上利息之後的總數。我正在等着保爾都來的一個箱子，那裏有一些送給您的東西，可以表示我對您的永遠的謝意。您可以把我的梳裝匣由公共馬車寄到希勒林——柏爾登街烏皮里昂公館葛蘭德先生收。」

「由公共馬車寄去！」歐琴妮說，「一千次幾乎爲他損失我的生命的這一件東西！」

可怕的完全的慘劇呀！在希望的大洋中，船是整個的沉沒了，沒有留下任何的繩索和木板。

眼看着她自己被擯棄，有的女人會跑到情敵的手臂中去奪取她們的愛人，殺死她，逃到天邊海角，上了斷頭臺，或是跑到墳墓裏。毫無問題的，這是美麗的；這罪犯的動機是人類公理所允許的高雅的情感。其他的女人會低着頭，沉靜的痛苦，她們慢慢的死亡，忍耐着，涕泣着，寬宥着，祈求着，回憶着，一直到最後的嘆息為止。這是愛情，真正的愛情，天使般的愛情，驕傲的愛情，這愛情是生活在痛苦之中，死在痛苦之中的。這是歐琴妮念完這封可怕的信之後的感覺。她瞅着天上，想到母親的最後的話語，這母親正如其他臨死的人一樣深刻而敏悟的一眼看透將來；然後，回憶到母親的死和這先知一般的生命，歐琴妮就一眼測量着她自己的命運。她只有展開翅膀，伸向天空，在祈禱之中生活到解脫的一天。

「母親說得對，」她揮淚的說：「痛苦着而死呀。」

她慢慢的從花園走到大廳。和她的習慣相反，她沒有經過走廊；然而她又在古老的灰色客廳中安放她每天早飯所用的一個茶托的壁爐上，舊西維爾的糖罐中找到回憶堂弟的材料。

這一個早晨對於她應當是很儀式的，滿充着事故的。拿囊告訴她教區教士的來臨。

這位教士是古盧曹的一位親戚，是為彭風院長的問題而來的。幾天以來，老教士已經決定叫他跟葛蘭德小姐談話，用純粹宗教的立場勸導她訂立婚約。看見牧師來，歐琴妮還以為他是來討每月捐給窮人的一千佛

郎，她叫拿囊去取錢；可是，這位教士卻微微的一笑。

「今天，小姐，我是來跟您講一位可憐的女子的事體，全蘇穆爾的人都很關心這位女子，但是她對自己卻缺乏仁慈，違反基督的教義生活着。」

「我的上帝！教士先生，您剛剛好碰到我絕對不能夠想到旁人的事情的時候來了，我很忙於自己的事體。我是個不幸的女人，除了教會以外，我並沒有其他的避難所；教會有宏大的懷抱，可以容納我們的一切痛苦；他有豐富的情誼讓我們盡量的汲取，不至於乾涸。」

「唉，小姐，當我們關心這位女子的時候，我們也要關心您。請您聽！如果您要拯救您自己，您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離開這世界，就是服從律法；聽從您的人世命運或是聽從您的上天命運。」

「啊！您正是在我需要聽見一種聲音的時候用這聲音跟我說話的。對啦，一定是上帝命您來這兒的，先生。我要和人世辭別，爲着上帝而孤單的生活在寂寞和退隱之中。」

「您應當長時間的考慮這個問題，我的女兒。結婚是生，出家是死。」

「唉，我要死，立刻的死，教士先生！」她非常激烈的說。

「死嗎？但是，您對於社會還有許多應盡的責任，小姐。您不是給許多窮苦的孩子衣服穿，冬天給他們木頭燒，夏天給他們工作做的母親嗎？您的大財產其實是應當還清的借款，您也很神聖的接受了這責任。隱匿在尼

姑庵裏，這是自私的思想；至於獨自當老小姐，這更不是您所應當的。第一，您能够一個人管理您的大財產嗎？也許您會整個的弄掉您的財產。您馬上就得打一千次的官司，您也要墮入許多理也理不清的困難中。相信您的牧師：丈夫對您是有用處的，您應當保守上帝所給您的東西。我是把您當做教會的一個愛女來給您說話的。您非常誠懇的愛您的上帝，您在人世間也不會得不到拯救。您是這世界的一個美麗的點綴，是其中的神聖的榜樣。」

正在這個時候，國拉桑夫人宣告來臨了。報復的念頭和極大的失望催促着她來。

「小姐……」她說，「——啊！教士先生在這兒……我不說話了，我是來跟您說事情的，我覺得您們好像在開大會哩。」

「太太，」教士說：「我護您自由。」

「啊！教士先生，」歐琴妮說，「等一會兒請您再來罷，這時刻我需要您的幫忙。」

「是的，可憐的孩子，」國拉桑夫人說。

「您要說些什麼話？」葛蘭德小姐和教士一同問。

「我難道不知道您堂弟的回來和他跟烏皮里昂小姐的結婚嗎？……沒有一個女人在她腦袋裏是有心裏的。」

歐琴妮紅着臉，不說話；但是她已經決定在將來的生活中實行她父親所有的鎮靜的舉止。

「唉，太太，」她諷諷的說：「在我的腦袋裏一定有心靈。我不懂說罷，就在教士先生面前說好啦，您知道他是我的導師。」

「唉，小姐，這是國拉桑給我寫的信，請您念一念罷。」

歐琴妮念着下面一封信：

親愛的妻子：

葛爾德·查禮從印度諸地回來了，他已經回到巴黎一個月了……

「一個月！」歐琴妮垂下手，說。

歇了一會兒，她又接着讀信。

……他讓我白等了兩次，然後纔使我和這位未來的烏皮里昂公爵說話。雖然全巴黎都在談論他的結婚，雖然一切的結婚公布都已經發表出來……

「所以，他給我寫信的時候是……」歐琴妮對自己說。
她沒有說完，她不是像巴黎女人那樣的喊叫一聲「這個混蛋！」但是，雖然沒有表達出來，她的不滿意並不是不完全的。

……這結婚還遠着哩；烏皮里昂侯爵纔不把他的女兒嫁給一個破產者的兒子哩。我很細心的來跟他說過他的伯父和我，我們兩個人如何的曾經費過不少的力氣，用過不少的心機來勸解債權人，一直沒有事到現在為止，平安無事。這位小畜生卻無恥的只對我這五年日夜為他的利益，為他的光榮而奔走的人說道他父親的事並不是他的事！一個商事訴訟代理人有權利向他追索三四萬佛郎的酬金，差不多是債務總數的百分之一。但是，等着聽罷，他在法律上還欠了債權人一百二十萬佛郎哩，我也要去宣告他父親的破產。我所以獻身於這一件事的原因完全是受了老畜生葛蘭德的囑託，我都是用家庭的名義給人家許諾的。如果烏皮里昂公爵不大想到他的名譽的話，我卻得大大的顧慮到我的名譽。所以，我要給債權人解釋去。不過，為着我對於歐琴妮小姐的尊敬，我們曾經在最隆盛的日子裏想到和她結親，我不能夠在你沒有告訴她以前開始我的行動……」

念到此處，歐琴妮就冷淡的送還這封信，不再繼續念完他。

「謝謝您，」她對國拉桑夫人說：「我們以後再看罷……」

「您此刻的聲調就和您父親完全一樣，」國拉桑夫人說。

「太太，您還得算給我們八千一百佛郎的金子，」拿囊對她說。

「這也是真的，勞駕您跟我一塊兒來罷，高爾諾瓦爾夫人。」

「教士先生，」歐琴妮要表達她的思想，這使她態度非常鎮靜，她就說：「結婚而保守童貞，這是不是有罪？」

「這是良心的問題，我還不知道解決這問題的辦法。如果您要知道著名的桑志斯在他的婚姻論中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我明天可以告訴您。」

教士走了。葛蘭德小姐上樓走到父親的事務室來，在那兒一個人過了一天，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還不願意下來，雖然拿囊懇切的叫過她。晚上，當她的當來的客人到了的時候，她就出現了。這一天的晚會，葛蘭德的客廳卻比任何的時候客人都多。查禮的回國和他的背約已經傳遍了全城。可是，不論客人是怎麼樣的注目，他們的好奇心卻並不能夠滿足。他們所等待的歐琴妮並不讓任何激動她的殘暴的表情顯露在她那沉靜的臉上。她知道用笑臉去回答那些要用愁苦的眼色或話語來表明對她關心的人們。她還知道把她的不幸遮蓋在禮

貌的布幕之下。將近九點鐘的時分，娛樂結束了，打牌的人們都離開了他們的棹子，算了賬，爭論着最後的幾牌。魏斯特，一邊參加到談話者的堆裏來。全體閉幕，大家即要離開客廳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幕舞臺面的急變，這幕戲震動了全蘇穆爾，震動了全州，又震動了四圍的隣州。

「請您留步，院長先生，」歐琴妮看見彭風先生拿起手杖，就對他說。

聽到了這句話，全體的人沒有一個不受驚動。院長臉色發白，不能夠不坐下來。

「這幾百萬的家私是院長的了，」過里包古爾小姐說。

「這是很明白的，彭風院長要娶葛蘭德小姐，」鐸爾桑發夫人喊道。

「這纔算是打了一張最好的牌哩，」教士說。

「完全打贏了，」法律公證人說。

各人說各人的話，各人說各人的雙關語，一切的人都看着女承繼人昇在她的好幾百萬上面，好像昇在石基座子上面一樣。九年前開始演的一幕戲現在是收場了。在全蘇穆爾之前叫院長留步，不是說她要他當丈夫嗎？在這些小城市裏，人們是很拘謹的，這種違反風俗的舉動已經最正式她表示她的允諾了。

「院長先生，」當他們只剩下兩個人的時候，歐琴妮很感動的對他說：「我知道您所喜歡於我的是什麼。請您發誓讓我一輩子自由，不要叫我給您任何婚姻所給您的權利，如果這樣的話，我就嫁給您。」

啊！當她

看見他跪在她面前時，她又繼續着說：「我還沒有說完哩。我不應當欺騙您，先生。在我的心中，我有一個不能夠熄滅的情感。我所能夠給我丈夫的唯一情感就是友誼。我既不能夠攻擊他，也不能夠違背我的心律。但是，要我

做您的妻子，要得到我的財產，您就非給我辦一樁大事不可。」

「您看，我都預備好了，」院長說。

「這是一百五十萬佛郎，院長先生，」她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一百股法蘭西銀行的股票：「請您到巴黎去，不是明天，不是今天夜裏，是立刻就走。請您到國拉桑先生處，問他我叔父的一切債權人的名字，請您把他們全體都召集來，付還他們一切的債務，除了本錢之外，再給他們利息，自從欠賬到還賬之日為止，給他們百分之五的利錢；最後，請您叫他們給您開一張合法的登記的收據。您是一個法官，我只能信託您這樁事。您是一個忠實的人，正直的人；我相信您的話，用您的話當輪船，在您的名字之下，渡過一切生命的危險。我們應當彼此的互相寬恕。我們互相認識太久了，我們差不多就是親人，您別讓我變成不幸的女人。」

院長貼伏在富裕的女承繼人的脚前；又是快樂，又是憂慮的只是心跳。

「我願意當您的奴隸！」他對她說。

「等您得到收據的時候，先生，」她說着，給他投去一個冷冷的眼色，「就請您把他和一切的債券都帶給我的堂弟葛爾德，再給我轉交這一封信。回來之後，我就履行我的約言。」

院長懂得葛蘭德小姐因為愛情而憂憤，所以，他就馬上用最快速率來執行她的命令，希望這兩位愛人不至於再行和解。

彭風先生走了，歐琴妮躺在靠椅上，浸埋在熱淚之中。一切都是慣了的。

院長乘了郵車，第二天晚上就到了巴黎。到達後第二天的清早他就到國拉桑家裏來。法官根據了債券的記錄召集了債權人，沒有一個債權人沒有應召而來。雖然他們是債權人，我們也應當公平的批評：他們的確很準時。在那裏，彭風院長就用葛蘭德小姐的名義，還清了他們的本錢和應有的利息。利息的付還是這時代巴黎商業中最驚人的一件事。

收據登記完畢，國拉桑收到歐琴妮所給他的五萬佛郎的酬金之後，院長就到烏皮里昂公館來了，查禮正好受着岳父的氣回到房裏來。這位老侯爵剛剛對他說他的女兒只能夠等葛蘭德·威廉的債權人都清了賬之後才可以嫁給他。

院長先給他交上下面的一封信：

我的堂弟：

彭風院長負責給您轉交上我叔叔所短的款項的收據，和我承認會由您處收到這筆款的收據。人家

告訴我關於破產的事情，我想一個破產人的兒子恐怕不能夠娶烏皮里昂小姐。對的，我的堂弟，您的確對我的精神，我的舉止批評得很恰當的，確，我不懂什麼世故，我不會計算，也不知道世俗，所以，我不能夠使您得到您所要得到的歡樂。高興高興罷，根據社會的習俗而犧牲我們的初期的愛情，您應當高高興興的。爲着使您的幸福更加完全起見，我沒有別的方法，只能夠使您的父親恢復名譽。別了，您會永遠在您的堂姊身上發現一個忠實的朋友。

歐琴妮。

這位野心家收到這張正式收據之後所鎮壓不住的讚嘆使院長微微的一笑。

「我們可以互相宣告我們的婚事了，」他對他說。

「啊！您娶歐琴妮嗎？我很滿意，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子。——但是，」他忽然被一個光明的思念所打擊，就接着說：「她一定很富罷？」

「四天以前，」院長用輕侮的神氣回答：「她差不多有一千九百萬；但是現在只有一千七百萬了。」

查禮呆呆的看着院長。

「一千七百……萬……」

「一千七百萬，沒有錯，先生。我們，葛蘭德小姐和我，我們一結婚，合在一起就有七十五萬佛郎的年收入。」

「親愛的堂姊夫，」查禮又覺得安堵，就說：「我們可以大家互相提攜呀。」

「贊成，」院長說：「這裏還有一個小匣子我也只好轉交給您。」他加上說，一面在椅子上放下一個匣子，裏面是梳裝匣。

「唉，親愛的朋友，」烏皮里昂侯爵夫人說着，走了進來，沒有注意到古慮曹，「剛才烏皮里昂先生說的話，請您不要介意，楚瀏公爵夫人就對他轉過頭，不理他。我再重複的說，沒有東西可以阻礙您們的婚姻……」

「對的，沒有東西，太太，」查禮回答：「我父親從前所欠的三百萬昨天已經還清了。」

「用現錢還嗎？」她說。

「完全還清，連本帶利都還清，我要恢復他的名譽。」

「多傻！」她的岳母嚷着說：「這位先生是誰？」她看見古慮曹，就朝着女傭的耳邊說。

「我的代理人，」他低聲對她說。

侯爵夫人很驕傲的向彭風先生行了禮，出去了。

「我們已經互相提攜了，」院長拿起帽子，說：「再見，堂弟。」

「他笑我，這蘇穆爾的流氓，真想給他肚皮插進六寸鐵。」

院長走了。三天之後，彭風先生回到蘇穆爾來，發表了他和歐琴妮的結婚。六個月之後，他被委爲安幾爾王家法院的評議官。離開蘇穆爾之前，歐琴妮把她久視爲珍貴的金飾物和堂弟的八千佛郎合在一起熔化了，打成一個金的聖體盒，獻給會在那裏爲他祈求過上帝的教堂。

她往返的生活在安幾爾和蘇穆爾之間。她的丈夫，因爲在政界中的努力，當了局長，幾年之後，又當了全省的首席局長。他很急燥的等待着普選，希望能够在衆議院得到一席。他已經在羨慕着世卿的位置……於是……於是……

「於是，國王就要變成他的表兄弟啦，」拿囊，這大拿囊，這高爾諾瓦爾夫人，這蘇穆爾的女中產階級這樣說。

收場

彭風院長（他終於放棄了他的家姓古慮曹）並沒有實現任何的野心。任命爲蘇穆爾議員之後的第八天他就與世長辭了。

全知的上帝向來沒有錯罰過，上帝責罰他的計算，他的法律本領。就是這法律本領使他在他的婚約上起草了這條文，說明兩位未來的夫妻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結婚的：如果他們沒有兒子的話，他們的公有財產，動產和不動產，沒有例外的，都得依照財產的清單互相遺贈，這清單的製作亦得省略，這省略不得成爲兩人的承繼人或受權人提出抗議之口實，至這贈與……等等。

這條款可以解釋清楚爲什麼院長對於彭風夫人的心向和孤獨總是不斷的尊敬。女人們都說院長先生是一個最具細心的男人，她們同情他，甚至於責備歐琴妮的悲苦和情熱，這責備而且是最殘酷的。

「彭風院長夫人讓她的丈夫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她該是有大病。這可憐的小婦人！她馬上會好的嗎？她到

底是什麼病呢？胃炎嗎？癆腫嗎？她爲什麼不聽醫生呢？她近來變黃了；她應當到巴黎去請教高明的醫生。她怎麼不願意生孩子呢？人家說她很愛他的丈夫，她怎麼能够不給他生一個後裔呢？您知道這未免太滑稽了；如果這有私意的話，那就該受罰啦……可憐的院長……」

歐琴妮賦有寂寞生活的長期的默想，和環境事物的明察所訓練而生的敏銳的機智，她慣於不幸的生活，最後的教訓她猜透一切。歐琴妮知道院長要她死，因而能够佔有這份龐大的財產，將這由於承繼他被上帝一高興就召至身邊的當公證人的叔叔和當教士的叔叔的遺產而更加增大的巨大的財產，擁爲己有。這位可憐的隱居者很憐惜院長。對於把歐琴妮所懷抱着的沒有希望的熱情當作有力的保證而尊敬妻子的這位丈夫的計算和卑劣的無情，上天是給歐琴妮報了復了。給一個孩子一條生命，這不是殺害自私主義的希望嗎？這不是殺害野心的快樂嗎？

上帝給他的女囚投去一大堆的金子，在她看來，這金子是漠不相關的，她要敬虔的，良善的，生活在神聖的思想之中，她要祕密的不斷的援助不幸的人衆。

彭風夫人三十七歲就守了寡，她有八十萬佛郎的年收，她還很美麗，但是和將近四十歲的美人一樣，她的臉孔是蒼白的，休靜的，沉着。她的聲音是柔和的，深沉的，她的舉止是單純的。她有一切的高貴的苦痛的性格，她有一個與世接觸而不污穢靈魂的人的神聖的性格，但是她同時也有一個老小姐的堅硬和外省人的小器

量的習慣。雖然她有八十萬佛郎的年收，她的生活還好像是葛蘭德·歐琴妮小姐時代她所有的生活一樣。她只在從前她的父親允許她在客廳裏生火的時節給房子生火，撤火的時期，也是依照童年的規程。她和她的母親一樣的穿着。蘇穆爾的房子，沒有太陽的房子，沒有熱氣的房子，永遠遮蔽着的房子，慘淡的房子，就是她的生活的寫照。她最小心的積蓄她的收入，如果她不是有一種高尚的用途來抵禦誹謗，她就好像是一位吝嗇的女人了。慈善的捐款，一個養老院，幾所兒童學校，一個富有的圖書館，每年都給她證明一部分人所責罵她的吝嗇的不確。蘇穆爾的許多教堂都由她出錢來修理。彭風夫人，或如人家用嘲笑的口吻所叫的小姐，使一般人感覺到一個宗教的敬重。這個只為最溫柔的情感而跳動的心應該是人類的利慾的打算的對象了。金錢應當是把她那冷酷的臉色和上天的生活相交通，而給一位滿充着情感的女人對於情感的不信任。

「只有你一個人是愛我的，」她對拿囊說。

這位女人的手給一切家庭的祕密的傷痕擦上藥膏。歐琴妮是用她的慈善事業來做僕杖而步上天國的。她的靈魂的偉大減輕了她的教育和她的粗野生活的渺小。這是這位不屬於人世而生存於人世的女人的歷史。這位女人是十分合式，特別生來做人家的妻子，人家的母親的，然而她卻沒有丈夫，沒有孩子，也沒有家庭。

幾天以來，她的重醜又成為傳誦的問題了。蘇穆爾的人都在忙着討論她和福羅瓦風侯爵，侯爵的家庭正如當日的古慮曹家庭一樣開始包圍這寡婦。人家說拿囊和高爾諾瓦爾是為侯爵而効勞的，然而這是莫大的

錯誤。拿囊和高爾諾瓦爾都不够聰明來了解這人世的腐敗。

這個結局一定要使好奇的人失望。也許一切真實的結局都是如此。用時髦的話來說，「悲劇和慘劇」在這自然界中是很少的。請你們回憶到我們的凡例。這個故事是一本世界大書裏被抄寫的人所忘卻的幾葉而加以不完註解的。這裏一點兒也不是捏造。全書是一個極細小的圖像，比藝術還要耐心去讀他。每一個地區都有他的葛蘭德。不過馬恩斯或李爾的葛蘭德沒有前任蘇穆爾市長那樣的富有而已。作者居然能够著上一筆，很壞的給他的地上天使畫上一個輪廓，在他的紙上著了太多或太少的顏色。也許他在他的瑪利亞頭上塗了太重的金色；也許他並沒有根據藝術的法則來分配光線；最後，也許他在他的老人那已經暗黑的面上塗了太多的褐色，完全物質的臉像。然而請你們不要不寬恕生活在修道院的小室中，謙卑的崇拜玫瑰的嘴，崇拜一切女人中之最美麗的圖像瑪利亞，修道士的女主人，基督徒的第二夏娃的這個忍耐的修道士。

如果他繼續相信，雖然有許多加在女人身上的批評，他這年青人，他還認為女人是一切物類之中的最完全的物類，認為由造物主宰最後製造出來的女人能够比任何東西都純潔的表達出神聖的思想。女人不是像男人一樣，是由上帝的指頭使他變成軟泥的花崗石製造出來的；不是，她是由男人的脇骨中抽拔出來的，是一種柔軟而可以拉長的材料；她是隔乎男人和天使之間的造化。所以，您可以看出她是堅強和男人一樣的，同時

又有天使的精細的智慧和情緒。難道不要在她身上聯合這兩種性質使她能够永遠在她心中傳種嗎？在她看來，一個孩子難道不是整個的人類嗎？

在女人之中，葛蘭德·歐琴妮可以說是一類，她的忠誠是歷盡人世的風濤而保持着的，她在人世之中就好像是從沙岸之旁拔除出來而在運輸途中失落在海中永遠被人忘記的高貴的塑像那樣的消滅了。